判語録存

〔清〕李鈞　撰

序

夫聽訟而使民咸惕然內訟，以幾於無訟，此守土者之責也。然或終日案牘勞形而獄訟繁興，豈必果由於無才哉？有其才矣，而非深之以學，則其失也罔。有其才，並有其學矣，而非濟之以仁，則其失也忍。罔與忍交譏，則上無以簡乎於有衆，下益將作奸而犯科，弊有不可勝言者。於此而思所以廓清之，奉行乎法，而實不拘於法；變通乎法，而究不背於法。念兩大好生之德，體九重恤衆之心。不以刻覈鍛煉爲能，而以慈祥愷悌爲念，其難其慎，兢兢然求得乎至當，則惟表率各屬，統領庶政，二千石之責爲尤重。余同年夢韶大兄，博學宏詞，違躒當代而醇謹自守，恂恂有古儒者風。以丙子丁丑聯捷，名馳藝苑，望重木天。戊子科膺粵東鄉試主司，秉公藻鑑，所獲皆一時名士。嗣復於己丑春恭膺巽命，典領東都。甫下車，即訪屬境民疾苦，革積弊，結疑案，嚴飭吏治，政聲遠聞，實深羨之。辛卯恩科，中州鄉試充闈中提調，余亦同與監試。公務之暇，出所判詞以質余。敬覽數過，或摘奸至伏，以英斷而見才識之精明；或據典援經，以曲喻而徵腹笥之淵博。要皆一本於勤慎之小心，忠厚之至意。遂使巧詐者輸誠，含冤者伸情，唆訟者斂迹。於此見大度過人，學歸實用，而人感父母之德，户平雀鼠之争，洵足以佐昇平於勿替也。爰請付之剞劂，以公諸同志，奉爲矩獲，勤求上理，其庶乎囹圄空虛，獄訟衰息。爲國家致刑措之休，而著明良之盛也歟。

年愚弟劉禮淞頓首拜序

序

天地以誠積也，萬物以誠應也，聖賢以誠感通也。古名臣安上全下，政通人和，使民服教畏神，而訟獄或幾乎息者其來有自。吾師夢韶先生誠者也。以實學律身，以實心應事，以實政蒞官，以實德孚衆。入值北門，舒文華國，躋班左墉，秉直記言，天子嘉之，命守東土。既下車，表正率屬，訪民間疾苦。慨然曰：「民生之安否以訟獄爲斷，訟獄之息否以讞鞫爲斷。」於是塵牘紛披，虛堂習聽，持衡乎情與法之平，神明乎寬與嚴之用。或眚災肆赦，而薄其辜；或摘伏懲奸，而盡其覆；或委曲勸諭，婆心一片以全恩；或震怒明威，約法三章以儆玩。每案必判，每判必允，不數月而疑者釋，難者解，積者清，庭有可張之羅，屋無或穿之雀。其樸而願者知耻不忍訟，其狙且偷者知懼不敢訟，其情真勢迫不能不訟者，爭赴愬焉，以訟而後將不復訟。雖日知當年何以踰此，夫片言折獄惟由也可。孔子奚信焉？信其無宿諾也。無宿諾，誠也。誠至則明，明則百世可知，千里可見，何有於訟之興。誠至則格，格則風雷可鑒，豚魚可孚，何有於訟之息。如先生者，其諸古名臣，安上全下，政通人和，而使民服教畏神者乎？壬辰冬判語成帙，命燕集序，以燕謝陋，何敢序先生之判。然既得大賢而師之，因得援門人序師文之例：如李漢爲昌黎作序，掛名簡末，與有榮焉。且以知求治之道，不惟其人，惟其誠，天地以誠積也，萬物以誠應也，聖賢以誠感通也。夫聽訟其顯焉者也。

道光壬辰孟冬受業門人仁和鮑承燕謹序

序

道光己丑，郡公祖河間夢韶李公由史官來守是邦。鎮静老成，不事煩苛。郡之人始而安之，繼而信之，久而愛之。輶與公忝同館，又舊相識，今爲部下民。竊聞四境之内頌神明而歌父母者遐邇同聲，既爲吾郡慶而又思得公之所以致此於民者，以爲服官日取法焉。越癸巳洛侯馬君淳甫等録公聽訟判語若干首，彙爲一編，付剞劂氏。輶受而讀之，乃矍然興，喟然歎曰：嗟乎，我公之用心於民也，可謂至矣。小民愚昧無知，邂逅致訟，當其始，兩造證佐不過數人，而且事起倉猝，未受調撥，此中無趨避之機。集而鞫之，是非曲直不崇朝而立决。若訟之至郡者，率皆轇轕紛互，株連動數十人，兼之曠日持久，鬼蜮之徒復從旁而簧鼓之，趨避機生，譸張爲幻。故輶嘗謂郡守之聽訟，視州縣爲尤難。今讀公是編，事無巨細，必委曲推尋，以盡其情。剛不吐，柔不茹，用法而得法外意，蓋舉哀矜勿喜與使民無訟之道，一以貫之。郡之人茅簷蔀屋，受福無窮，而不知公之早作夜思，惟恐一夫之不獲者，固如是其周詳而篤摯也。且由聽訟而推之，凡公之施於政者，必爲吾民籌利弊、計長久，無一事不從寤寐中體察而出。然則吾郡人之安之、信之、愛之，父母而神明之，夫豈有私於我公也哉。獨是我公莅郡已踰四年，今者膺上上考，將入覲天子行見出典封圻，入躋台鼎，如漢之由二千石爲三公者。則公造福於斯民益大且溥，而竊念吾郡之不能久留公也。然使郡之人持是編而熟復之，曉然於何爲是、何爲非、何爲曲、何爲直，

情無可遁，法無可逭，彼此儆戒，勉爲善良，則我公之遺澤遠矣。輔將與郡之人奉是編與召伯蔽芾之章，共歌頌於不朽也。

道光十有三年七月治館愚弟洛陽張輔拜序

序

作史有三長：才、學、識是也。吾謂聽訟亦然。人情狙詐，機械百端，非才何以察其變，非識何以決其疑，非學何以運乎才與識而折衷於至當？故簿書而裁以史筆，文章、經濟一以貫之爾。余治申、韓之學，佐幕洛州者十有餘載，夢韶太守與余相得益歡。太守舊史氏也，歲己丑奉命來守是邦。未期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舉。其他善政載之口碑，指不勝僂。而於詞訟尤所究心，每斷一案必有判語一則。斑管生花，靈台懸鏡。出庶子家丞之筆，綴秋卿大理之文，其才敏，其識卓，其學贍，三者備而史法行乎其中矣。積久成帙，録以示余，余寶玩不能釋手。勸付剞劂以公同好，將見藏諸藝閣，依然玉堂清話之編；采入柏台，直同風憲宏綱之册。昔人以杜少陵詩爲詩史，讀斯集者，又何得不以史目之哉。

道光辛卯仲冬山陰莫鎮頓首拜序

序

聖人使無訟尚矣，聽訟亦豈易事哉。大易不廢天水之占，周官亦載金矢之入。是知民間户婚田土以及命盜各案，雖郅治之世不能無，非聽之者即其事以察其情，審其辭以度其理，虚心研究誠僞判别，亦安能由聽訟而幾於無訟哉。霽棗筆廿餘年，足迹半寰宇，求其平矜釋踈，摘伏懲奸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不屑屑乎刑名家言，而無不批郤導窾以中其要，未有若夢韶先生者。先生以名翰林入直史館，屢掌文衡，上邀帝契。己丑奉命出守東都，凡表正率屬，興利除弊，諸善政美不勝數。其聽斷一事，尤爲十城士民嘖嘖稱頌而不置者。蓋天下事，不外情與理而已。先生以通經達變之才，具脩己治人之學，遇事莫不體察乎情理而出。凡情之有幻者，窮理以詰之；理之不協者，用情以揣之。在乎情之中，於理有未盡者，權變之；出乎理之外，於情有可原者，矜恤之。禮云：「分争辨訟，非理不决。」况復以情參酌其間，於是情無不當，理無不真，必使疑者釋，枉者伸，暴者化，詐者服。體貼入微，毫無冤抑。又慮狡黠之徒復燃死灰，於事後故案必有讞以示鐵案如山，兩造無可復訟。其筆則洋洋灑灑，仍不啻史館文章。左宜右有，引伸觸類，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霽謂不屑屑乎刑名家言而無不批郤導窾以中其要者，職是故也。閲今四載，裒然成集。先生爲所當爲，並無存稿，而案牘中則班班可考。門下諸君，謀付黎棗以爲後來津梁。霽不才，濫竽幕中，竊見孜孜從事，寒暑不輟。用心之厚，時流露於晤談間。良工苦心，其裨益於吏治民生者，豈曰小補之哉。謹序。時道光十有三年季春月暨陽二鄉余霽拜撰

判語録存卷一

興販婦女事 道光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審得嵩縣客民韓德元控洛陽縣民李添成私賣髮妻等情一案。緣韓德元原籍安徽，流寓嵩縣，娶妻舒氏。於道光八年携赴汝州，探親不遇，回至洛陽李家寨。因無盤費，與舒氏商明，託房東李添成説合，賣於劉士乾爲妻，得價一百三十二千。又因湖北年荒人賤，欲興販取利，與添成明出價錢一百五十二千，買到穀城縣李姓孀婦岳氏，轉賣於徐殿魁爲妾，得價一百六十五千。因添成扣收賭債，心懷不甘，揑稱被添成誘至家中，乘伊外出，遽將伊妻私賣。控縣未及訊結，遂赴前臬憲桂行轅越控。奉批提訊，該原告狡執甚堅，其妻因後夫雙瞽，不願依隨，所供亦與暗合。詢之劉士乾兄劉士福，交價領人時，又未與德元謀面，事有可疑。及李添成供出夥買岳氏情由，復提岳氏到案。據供無異，並稱在添成家曾爲德元侍疾。使非買主，添成非其親眷，安肯以少婦奉伊湯藥乎？三面質對，德元始將興販一層招認。夫不有賣價，何有買價？岳氏既與添成夥買，舒氏便非添成私賣。以後證前，勢如破竹矣。再提舒氏少加刑嚇，即將原情供吐。詰以成契時，德元何未在側，則稱不忍分離，託故躲出。蓋陽作惺惺假態，而中情叵測，已伏圖賴之機。添成膽大心粗，適中其計。然使當夥販獲利之後，照數瓜分，不行訛扣，德元雖狡，釁端亦何自而開耶？訊讞及此，德元亦無可置辨。於是自始至終，盡情傾吐，案無遁飾。除韓德

元賣休輕罪不議外，與李添成均照興販例，各杖一百、徒三年。着即收禁，詳請定地發配。舒氏、岳氏並離異歸宗。舒氏所得杖罪，照例收贖。劉士乾、徐殿魁訊不知情，免其置議，財禮追還。其賭債衹係猜枚爲戲，並無賭具及同賭之人，亦免深究。無干省釋，取結附卷，即分別正控詳辦可也。此判。

謀毆斃命事 道光九年六月初二日

審得洛陽縣民郭祥控監生郭温謀毆斃命等情一案。緣郭祥父景太與郭温同族無服，鄰村居住。因借貸不遂，控温窩頓婦女。經縣傳訊，去歲七月十二日，温入城投訴，其子興魁糾素識之馬三雲、張合，謀毆景太泄忿。景太先與孟津縣民許三重商同在郡設肆，是日偕往北關尋房。遇興魁等於圈神廟後，彼此鬨争。馬三雲將景太推跌；張合用鐵擔鈎毆傷伊左右臂、右腕、左肘；三雲用鐵通條毆其左右臁肋、左脚腕，傷至骨損，興魁未及動手。經三重及徐復來勸散。擡送景太回家，因房門鎖閉，置於白衣廟内。三重恐受干連，乘夜逃遁。郭祥報縣驗傷，景太言語模糊，不能取供，延至二十七日身死。夫既無生供可訊其爲何人所毆，即伊子亦無從而知，推原禍首，自不能釋然於三重也。嗣經該縣緝獲，始究出興魁等截毆情事。以三雲下手傷重擬抵。親老丁單，聲請留養。興魁以原謀擬流，張合以餘人擬杖，俱援恩詔減免。由前府招解發回。詎郭祥以其父與郭温有隙，疑温主謀，預設伏兵，而以三重爲餌。三重無端亡命，又涉情虛。遂稱温行賄百緡，令其計誘，而三重亦曾加功，揑詞上控。提訊獲悉各情。查郭温是日赴縣，雖有訴詞可查，安知非預爲卸罪地步？且造謀何必在本日乎？誠不足據。但衹一原謀罪

名，不能連坐其父、其子，該縣又何擇焉。果使計出於温，豈肯故爲開脱！許三重以無干之人，抽身潛匿，洵足爲人口實？顧鄉愚畏累，胡可以情理測之？況全案人犯俱從伊口内供出，設或身入其黨，則出爾反爾，彼三人者，豈能嘿而息乎？且當景太被毆之後，興魁諸人祥固未嘗夢見，何一旦豁然而悟，不但賄項有數可稽，並知三重以布衫罩其父之首，而令衆人加毆，此等情狀，又從何處得來？昔何闇而今何明耶？信口誣扳，不中窾要。本府誠恐三雲恃爲孤子，代人認罪，反覆駁詰，無論該犯等供情如繪，即勸證徐復來亦稱下身實係三雲所毆，衆供僉同，自屬可信。惟是有正兇、有原謀、有餘人，罪犯之備無如此案。而正兇則留，原謀則減，餘人則免，罪名之虚，又無如此案也。然犯無佚刑，恩出曠典。順時安命，固無傷孝子之心。郭祥痛父情切，免其反坐。馬三雲監候，詳請留養；郭興魁所得徒罪，監候詳請定地發配；張合取保，與案證俱行開釋。取結存查，詳司行縣。此判。

離婚事 道光九年六月十八日

審得孟津縣民牛添財控賈孟川嫌貧悔婚等情一案。緣牛添財於道光二年十月，倩媒劉明向賈孟川父全仁説合，將孟川女羣姐許配其子牛林爲妻。換有庚帖。添財並給羣姐見面錢一百文。時孟川外出，迨十二月回家，始知其事。因聞牛林左臂殘廢，又未通啓受聘，隨將庚帖錢文交劉明退還寢事。次年，孟川憑媒辛萬森將女許字李耕莘子克起爲妻，添財並無異説。事隔六年，忽以嫌貧等情具控。查牛林身帶殘疾，當時並未講明，朦朧作合。即有婚書，尚准女家翻悔。況未通啓，其事原在兩可之間。雖原媒已

故，庚帖曾否退還無從查問，而當孟女改字李氏之時，添財近在鄰村，豈無聞見？果係經伊聘定，何能遲至今日始搆訟端？其爲恃無質證，藉詞訛賴，已屬顯然。姑以年老免責。羣姐着仍嫁李克起爲妻，並免到案。買、李二姓婚書，當堂發還。兩造取結省釋，行縣遵照。此判。

鬥殺事　道光九年七月初八日

審得洛陽縣民范顯才控李蘭等率衆攢毆羣兇漏網等情一案。緣范顯才有地一段，與李蘭地畝毗連。去歲七月間，顯才開渠放水，冲損蘭地禾苗。蘭與其胞兄李順斥阻，彼此争吵而散。是日傍晚，顯才糾其兄顯朝、侄煤堆復往尋鬧。蘭等與其侄法忠、法才出而禦侮。煤堆用防夜鐵鎗傷順左股；蘭奪鎗毆傷煤堆右股。煤堆手捉鎗頭，用力回奪，蘭順勢往前一搡，刺傷煤堆左脇，合面撲地，致將左膝擦傷。維時，法忠用棍將顯才偏左左額角毆傷；法才用棍將顯朝左脇毆傷，顯朝亦用棍將法才額顱毆傷；經劉全明等勸散。煤堆傷重，即於是夜殞命。經該縣驗訊成招。李蘭照鬥殺律論絞，業由前府審轉。其餘以毆人成傷，各科各罪，照律笞責完案。詎顯才以煤堆與伊等身受多傷，朦蔽刪減，助毆者尚有李明等，及不知姓名三十餘人，概行漏網，隨詳赴省翻控。奉批提訊，獲悉各情。查煤堆之倒，祇緣脇下一鎗，遂致拖腸瀝血。李蘭爲下手正犯，固已無疑。即腿膝兩傷，亦有着落。除此而外，別傷究在何處，該原告又不能指實。豈能因一餘人之罪，而憑伊游移揣度之詞遽行開檢？然究以未見屍身，尚可狡賴。該原告自稱曾受一十五傷，則一身現在檢視無難。何吹及毛疵，俱無確據耶？生者如此，死者可知。夫既無多

傷，焉有多人？不特勸證劉全明可訊，試思兩造午間一鬨，業已罷休。嗣後，乃顯才自往挑釁。蘭等何以逆知其來，而鳩集三十餘人戒嚴以待？否則倉卒之間，何能一呼響應耶？其虛又不待辨。范顯才本應坐誣，姑念身經受傷，且其侄已死於非命，從寬免究。餘俱照所擬完結，取結候詳。行縣知照。此判。

控爭廟地事 道光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審得洛陽縣民申五元、曹士秀等爲廟地互控一案。緣該縣申家嶺、高家嶺、郝家灣、李家寨、下磨村五村地方，有聖母堂廟一座，有香火地一百七十餘畝。下磨村地方，有法雲寺一座，有香火地二百一十畝。道光三年，曹士秀等以聖母堂住持傅文窩竊，控縣逐出，另請法雲寺僧源敬住持。申五元復以源敬包娼聚賭，控縣驅逐。諭村民另召戒僧焚修。五元因源敬遷延未去，更以霸產等事與士秀等互訟不休。經縣傳訊，五元以聖母堂、法雲寺均有伊祖所施之地，請將兩廟田產一併歸公，設立義學。該縣斷令每廟留地四十畝，餘如所請。地未丈清，而法雲寺僧源恒以無故牽累，心懷不甘，與各造人證節次赴府呈控。本府以事閱多年，批准提訊。查聖母堂僧人疊被控告，雖窩竊與娼賭等情俱無確據，而傅文、源敬私典地畝、不洽輿情則有成案可稽。至兩廟地畝，是否申姓施捨，毫無憑證。惟聖母堂曾經申姓重修，尚係山主。且寺僧種種不合，五元請將廟地歸入義學，尚係因公起見，合依縣斷。留地四十畝，爲另召戒僧香火之需。餘地一百三十餘畝，歸公設學。其應如何設立？建於何處？廟地尚有出典者，作何回贖？候飭縣勘丈妥議具詳。至法雲寺僧源恒，並無劣迹。五元既無施地確據，且寺建於下磨村，與申

家嶺無涉。五元呈請一併歸公，殊屬越俎，未便准行。仍斷歸該寺管業。倘下磨村民曹士秀等自願設立義學，着公同籌議，呈候批示。傅文、源敬被控各情，事閱多年，免其深究，俱不准再入聖母堂住持，並免到案。聖母堂現缺住僧，聽五村公同召募。申五元以申家嶺人妄干下磨村事，殊屬健訟。姑念兩造俱有不實，從寬免究。源恒着回法雲寺住持，不准復引源敬入廟。申五元、曹士秀、姬春榮、王國棟、郝九有俱發縣聽候丈地，無干省釋。取結附卷。行縣知照。此判。

嫡庶不明事

道光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審得洛陽縣佾生姚登山控王玉書等架妾奪嫡等情一案。緣玉書胞叔天鑑先有嫡妻沈氏，次妻馬氏。後於嘉慶十四年，復娶尚氏爲妻。十八年，又娶姚氏爲妻。其時沈氏已故。一國三公，勢如鼎峙；中原逐鹿，旗鼓相當。天鑑狎主齊盟，亦不問其誰執牛耳矣。姚氏生子丙午，六歲而夭。天鑑取其堂侄豹子之子王宿爲孫，以繼丙午。家務由豹子及玉書掌管。宿也既爲丙午之子，則南山之霧，自應袒覆姚墟，而顧爲人羽翼。姚氏積不能平。道光七年，天鑑物故。復取堂侄玉茗爲嗣，以撓其權。於是縱人橫人，各爲一黨矣。豹子妒其分產，玉書亦有偪處之嫌。陰使伊堂兄弟玉成等以鑽繼告。馬氏、尚氏亦以刁妾滅嫡，擅主家政告。該縣斷以尚氏爲嫡，而逐玉茗。姚氏兄登山遂以奪嫡逐繼上告。提訊獲悉各情。查天鑑好色吝財，徒以名器假人，而博貫魚之樂，羣雌煽處，星月朦朧，本無庶，安所謂嫡；均是嫡，又誰爲庶？而自公堂定斷，不能不正名分而統一尊。馬氏曾與沈氏同居，已服左驂，難爲上駟。至尚氏、

姚氏誰爲繼室，揔以入門時沈氏存歿爲定。乃問沈氏歿於何年，祖尚者曰：十三年也；祖姚者曰：十七年也。衆喙爭鳴，紛紛聚訟。即天鑑兩兄天爵、天彥，俱是八十老翁，亦復全無公道，憑何質究？姑以尚氏先來，又係室女，較再醮之姚氏爲優，斷爲嫡長。若丙午以殤子取繼，本不合例。而考其世次，玉茗實屬應繼之人，自應准其爲後。與王宿之親承飴愛者，並續宗祧。則公義、私恩，庶乎兩盡。雖然該氏等非爭繼也，爲爭嫡也，亦非爭嫡也，爲爭産也。蓋以尊號既膺，則大權獨攬，不但田園歸我掌握，若輩妾媵，吾亦得而魚肉之矣。其搆禍正未有艾然。則姚氏固不可遂其鯨吞之志，尚氏又豈可稱其虎視之心？爲之奈何？曰：「分土而治，畫疆而守可也。」着將天鑑遺産除變價還債外，該氏等與子若孫五股均劈。尚氏、馬氏撫王宿以長；玉茗奉姚氏以終。爲庶者，均霑實惠；爲嫡者，衹抱空名。各固籓籬，勿相侵越，則女戎之禍息矣。豹子等各予薄責。差役閔士魁等亦無押索情弊，一干取結省釋，詳司行縣。此判。

改繼事 道光九年十月初五日

審得鞏縣監生趙瑞龍控趙合龍等謀繼圖産等情一案。緣趙瑞龍與趙元龍本同胞兄弟。因瑞龍出繼，降服大功。元龍原配康氏身故乏嗣，命瑞龍次子榮清服孝成喪。繼娶劉氏身故，亦係榮清披麻，但未立約定繼。元龍復娶焦氏，亦未生子。元龍病故，焦氏因曾與瑞龍涉訟，不欲榮清承繼，議取元龍小功服弟合龍子二創爲嗣。瑞龍控府，提訊得悉前情。查榮清雖行嗣子之禮，究無嗣子之名。焦氏因有訟嫌，

別擇賢愛。查例載：「嗣子不得於所後之親，准於昭穆相當者，另行取繼。」是取定者尚准更易，矧未經取定者乎？焦氏此舉，雖保不出於私。然而其辭甚正，趙二創姑准承繼。惟榮清雖無嗣子之名，究行嗣子之禮。況不得於焦氏，非不得於元龍也。例本人情，酌於瑞龍昔年置給本生母養贍地內，撥出十畝給榮清管業。焦氏家務，專歸二創主持，不准焦氏父兄焦廷貴、焦黑干預。縣庫所存錢文，着趙瑞龍、趙二創公同領出，殯葬瑞龍嗣父母、生父母，並元龍夫婦各柩勿延。取結附卷。此判。

互爭房產事 道光九年十月初七日

審得洛陽縣千總李洛書與監生盧璞、盧瑾互爭房產，盧珍復控其兄盧璞等分家不清等情一案。緣李洛書係盧璞等母舅。璞幼失怙，貧無恒產，經洛書出資，與璞、瑾夥販糧食，懋遷二十餘年。璞於嘉慶十四年，借洛書本金，買王于氏房一所，約載李禹疇，即李洛書之名。言俟房價歸清，再行更約。故名雖洛書，約則歸璞收執。而璞兄弟析產之時，得將此房列入分單者以此。去歲，邀牙紀張天章更立文約一紙，請伊母舅書押。洛書不從，以致搆訟。至房價曾否交清，兩造各執一詞，無憑查核。惟念璞領伊母舅本金，生理多年，家計漸臻充裕。迨經辭退，復承洛書給銀六百兩。渭陽之恩，不爲不厚。即使房價交清，復有所贈，亦足酬曩日之情，並非虛擲。查該房原價四百餘兩，令璞酌給其半，洛書另立賣約，交璞等投稅管業，以絕葛藤。至盧珍控璞等分家不清一節，查璞等故產，僅有房一所，即與洛書控爭之房。歷册一本。璞、瑾分到房廬。珍承辦歷册，復經親族議令璞等幫給珍銀九十兩，當付二十餘銀爲

珍貲廡之資，各立文約，嗣亦各自清理。是其分家並無不清可知。至珍謂璞等領伊母舅買賣，獲利八千餘金，欲行瓜分，尤屬妄誕。查伊兄弟自嘉慶十七年析居以前，生意贏絀自宜分認，業經載在分單。此後各自營業。璞等雖有餘利，珍亦何得垂涎。且又何所據而謂獲利八千餘金耶？架詞訛控，已可概見。姑念珍赤貧無藉，斷令璞等助銀百兩，以全手足之情。嗣後，珍應自謀生理，不許再事訛索。所斷銀兩，俱限十日繳領完案。牙紀張天章年老昏憒，不堪着役，並行縣革退。此判。

違犯教令事 道光九年十月十一日

審得永寧縣監生韋佩與監生韋瑞興、武生程北來等互控一案。緣韋佩子監生韋占魁，出繼堂叔麟書爲嗣。經佩分給財產，計有二千餘金。詎占魁不務正業，屢教罔悛，同繼產一併蕩盡。嗣揭欠韋瑞興錢二百五十千，無力歸償，當給竹地六畝作抵。查此地雖係占魁分產，先因盜典伊祖母膳田，將地准折，即與公產無異，占魁何得私典？所有欠項，着占魁自行清理，其地仍歸伊父管業。占魁又借程北來馬匹乘騎，旋即私賣，得價三十五千。適佩僱工向佃户收租，得麥五斗五升，以騾馱載。北來瞥遇，因占魁欠伊馬價，牽騾作抵，並將麥子帶去。北來現將原騾呈案，交佩領回。着再將麥子清償，其馬價自向占魁追討。兩案均無重情，韋瑞興、程北來俱免深究。惟韋佩以伊子違犯教令，懇將監生詳革，以示懲儆。本府察其情詞，揔因占魁他債尚多，恐受波累，欲藉此杜將來之擾。不知功名雖去，恩義猶存，子債不能父還，是由官斷。至平時理討，難免牽連。若韋瑞興之誤典莊田，程北來之强扯頭畜，豈褫其衣

衿即能謝絕耶？何必自居敗地，徒快人心。當將占魁痛加掌責，以息其忿。而韋佩從旁睨視，毫無憐惜之情，再三開導，仍以前詞固請。是其平日踰閑蕩檢，大傷厥考心矣。候即弔取監照詳革。至占魁曾否私賣其弟永興地畝，着永興回縣申理可也。一干省釋，取結備查。此判。

共毆致命事　道光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審得永寧縣監生張師幹控程大璽率毆謀命等情一案。緣張師幹與程大璽兒女姻親。程女時欲歸省，師幹禁絕。去歲九月間，大璽曾往尋鬧，經馮書山等勸息。大璽先於道光二年借欠師幹分居胞兄師孟錢一百千，陸續歸清，尚欠利錢十九千。去歲十二月十八日，大璽赴陝西販馬。二十三日，師孟遇其子程長庚於河底鎮集，向索前欠，惡語相侵。長庚懷忿，糾其兄毛創、弟吉娃、生娃往尋師孟理論，在南河嶺相值。師孟仍前崛强，吉娃捽其仆地，毛創等擄按下身，長庚用鐵鈎毆伊兩肩甲、兩胳膊。因其遮護，並將手指帶傷。師孟叫罵，吉娃拾石將伊兩脚腕、兩脚面毆傷。長庚亦拾石毆伊右膝折骨；毛創等以傷重放手。師孟翻身掙起，愈加辱罵。長庚復用鐵鈎將伊脊背毆傷而散。適段國佐經過，見師孟委頓於地，詢知爲長庚等所毆，走告其家，舁回殞命。師幹以索欠被毆鳴縣。毛創、生娃聞風遠颺，大璽於本年正月十五日回家投案。經該縣驗訊成招，將首犯程長庚解府。詎師幹謂大璽因親情不睦，遷怒伊兄，率衆謀毆，有心致死，兼有程跟生等三人助勢，遂以首兇漏網，及删減傷痕，不追兇器等詞，與其長兄師孔次第由府上控。奉批提訊，本府詳加研鞫。除長庚等供詞無異，若師孟之爲長庚毆斃，現有段

國佐親聞死者之言可據。至大璽之出外販馬，一面之詞，容有捏飾。第長庚等往尋師孟之時，曾與李培娃路遇，此與國佐皆係師幹等所引切證。現經提質，祇稱見有四人，則大璽之未率毆明甚，而跟生等之未幫毆亦明甚。又稱兇器中尚有鳥鎗一杆，係毛創所執。不但該縣查起無獲，試問師幹等所開傷單，何處爲火器傷耶？既無此傷，何爲兇器？查各傷，惟脊背致命，已有下手正犯。其餘重疊傷痕，原係統算，故每一處爲一傷，師幹等分析臚列則一十三傷。安得不變爲三十四傷乎？間有原格所無，皆非要害。設或有之，在首犯爲輕罪不議，在餘人已有應得罪名，不能加等，刪之何益？況當場填格，衆目環觀，刑書又何能偷減耶？明係辨認不清，藉詞訛賴。至啓釁根由，在縣業已呈明，既而翻異。夫家庭瑣事，師孟既已析居，自由師幹爲政。大璽雖懷宿忿，則所欲得而甘心者，師幹也。何捨近圖遠，轉於阿兄有不解之仇，更非情理。以上種種，經本府再三曉諭，師孔已俯首無詞。獨師幹呶呶置辯，負固不服。同爲手足，豈愛兄之情切於愛弟乎？蓋以程姓爲伊至戚，乃兄適死於其手，叔嫂間實無顏相對。故切齒努目，亟欲自明。否則與大璽前嫌未解，必欲擠之入穽，藉公義以快私仇。前一層尚爲君子之過，後一層則爲小人之尤。揆厥由來，要不外此，姑以兄死非命，免其坐誣。程長庚一犯，下手致命，又屬原謀，仍依縣擬問絞，即行解勘。程吉娃照餘人律滿杖；程毛創以尊長助勢，加等擬徒。應與在逃之程生娃緝獲另結，無干省釋。取結候詳。此判。

訛婚事　道光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審得洛陽縣民郭德祥、宋成功等爲婚姻互控一案。緣郭德祥有女講娃，襁褓中許字袁東儒子爲室。嘉慶二十四年，郭戊辰復爲宋成功子執柯，德祥雖未允諾，但未言業已字人。戊辰遂擅過庚帖，並私取聘財四千。彼固模棱，此尤鶻突，均出情理之外。迨經查知，德祥、成功、東儒俱各不依。戊辰邀郭師張等講處，退還成功聘禮。成功亦將庚帖送回寢事。道光八年，袁子未婚而夭，戊辰復申前議。德祥不允，成功遂以賴婚控縣，未經訊結。本年三月間，德祥遽將其女許配岳至肅弟至嚴爲妻。成功申訴，該縣判與宋氏聯姻。經德祥控府准提。查郭、袁久訂姻盟，袁子於去歲始行物故，成功所稱二十四年媒定之語，不辨已虛。況本年八月間經該縣斷後，成功始立婚書，並以包頭、耳環等物爲聘。若謂先經媒定，何遲至十餘年猶未納采耶？亦足爲捏誣之證。講娃仍判與岳氏聯姻，德祥所存成功聘物着即退還。戊辰擅主他人姻事，肇起釁端，掌責示儆。成功圖婚搆訟，亦有不合，量予掌責。惟於堂訊時，訴其家貧，無力婚娶，情有可憫。德祥當訟案未結之時，率將其女別字至肅，亦不候官斷，遽行聘定，均有不合。罰德祥出錢十千，至肅出錢五千，幫給成功，爲其子另行聘娶。限五日繳領，取結存案。此判。

鑽繼架訟事　道光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審得澠池縣孀婦趙周氏控趙銀保等覬產斃命等情一案。緣氏夫趙振德有兄二人，長自德，次浴德。

振德子展道，娶妻張氏，身故乏嗣。次子成娃六歲夭亡。道光六年，振德取自德次孫狗吊爲展道承嗣，憑親族立有繼約。乃浴德孫銀保强令其弟福元與成娃爲嗣。八年，振德物故，銀保即在周氏家料理喪事，曾墊錢一百七十餘千。迨下葬時，族衆因成娃幼殤，骸骨無存，不容福元承繼，逐回本門。銀保未遂謀産之心，借討債爲名，架令族人逢道等將狗吊毆打，狗弔懼禍，亦回本門。張氏無依改醮。銀保復唆族人維道等控狗吊鑽繼悔繼，及盜賣嗣母重情。該縣訊悉前情，仍斷令狗吊承繼。維道等均予杖責。銀保所墊錢文，勒限追還。狗吊因病身死，周氏及狗吊本生母蕭氏遂以書役逼迫等情，來府呈控。查銀保墊費除收狗吊四十千外，先曾私典該氏地畝，得價九十千，及拉去車輛驢頭，並借用穀石等項。核算足以相抵，勿庸着追。惟銀保覬産鑽繼，架訟滋事，實屬無賴之尤。杖責示懲。户書劉萬吉、差役王文均無不合，周氏等控詞失實。姑念婦女無知，概免置議。取結附卷。此判。

鬥毆事 道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審得洛陽縣民張進福控晉明等挾控架毆等情一案。緣張進福弟進賢，去歲因僱工常赦糧竊伊棉花，在縣興訟，列晉明干證，未經訊結。進賢復上控捕役孫學明等嚴押詐贓，列段金田干證。經前府訊明，赦糧竊棉屬實，如數追償；學明無押詐情弊，取結完案。詎金田去臘回家，因進賢列伊干證，同晉明各向討盤費錢七千，託地方張天顧説合。進賢兄弟以金田不爲誣證，未經允許，亦未許給晉明。本年正月，金田復向索討，彼此説忿，被進福等毆傷。經天顧勸散。晉明因金田係伊戚誼，且因討要盤費起

釁，有干己事，心懷不平，率其侄丙貴、全貴羣至進福家，毆其兄弟多傷。進福遂赴藩憲衙門具控，復將學明等牽入。發審得悉前情。查金田因訛肇釁，實爲禍首，業已身死，應毋庸議。晉明始則隨同訛索，繼而率衆攢毆，殊屬刁横，重責示儆。丙貴等助毆，係於本年八月間復將進福毆傷，亦屬不法，各予杖責。進福等毆傷金田，亦有不合，姑念釁起於人，且被傷較重，從寬將進福掌責，以示薄懲。至學明舊案，雖經前府斷結，但事關衙役詐財，未便稍事姑容。提集學明及散役黄三、許相等嚴行質訊，不但學明等力辨其無，即進福等亦稱係架詞圖准，俯首乞恩。學明等既無押詐情弊，應免置議。進福等不敢始終誣執，亦從寬免究。晉奇、晉狗兑訊無幫毆之事，應與無干之張天顧概行省釋，取結候詳。此判。

虧東抗債事　道光九年十二月初七日

審得洛陽縣監生朱秉肅、宋寶善爲舖債互控一案。緣宋寶善父發科，於嘉慶七年，領朱秉肅本銀二千二百兩，開設合興糧坊。朱姓本分，宋姓人分。獲利，照本六人四均劈，舖夥勞金，在人分内支取，載在合同。十三年，發科病故，寶善接管舖務。至十九年，舖賬一年一算，絲毫無虧。嗣至道光元年，始行清算。秉肅存有本銀二千八百六十餘兩，又號内公存獲本銀六百三十餘兩。而寶善及舖夥閻均、張鳳儀已有長支款項。七年，寶善因生意賠累，揭用李廣和銀五百兩，王豐裕銀六百兩；張元泰錢一千五百串；立有字號借約。又陸續欠曾正興錢六百七十餘串，則係買賣交易，並無行息。未幾歇業，所欠各

賬，東夥互推未償。八年，經廣和、豐裕赴縣控追。該縣據伊東夥及中友凌翰儒等公算賬單，自元年至八年，號中僅獲利銀一千三百餘兩，俱支雜費，現只存錢八十餘千、銀數錢、房一所、地一段，及包皮家具等物，共作銀六百三十餘兩。秉肅除支銀一千六百餘兩，實折本銀一千二百餘兩；寶善長支銀三千三百餘兩；閻均等長支銀一千三百餘兩。斷令寶善認還外債，並繳還衆夥長支之半。秉肅所折本銀，免其追賠，實屬公允。寶善謂：有陸續寄存之銀，本息計有二千一百餘兩，伊雖有長支，除去此項，僅應繳銀一千餘兩，便可結賬。居心險詐，殊不可問。伊爲領本夥計，與東人誼共休戚，乃入貲以取東人之利，復無利而用東人之財，天下固無是理。且一出入間，儘可以長支之項爲寄存之項，挹注不窮，以矛刺盾。爲東人者，雖有金穴銅山，亦曷勝此蠶食耶。若無存項，此賬係出誣捏；若有存項，此事實屬奸謀。又謂人分四分內有秉肅六厘、閻均九厘，伊僅有二分五厘，衆夥長支，伊亦不應獨認。查合同所載，秉肅只有本分。若謂續改章程，何未更立合同？且該縣僅令繳還其半，以二分五厘計之爲數尚絀。彼秉肅人分之有無，又不足深辨矣。種種虛謬，百喙難解。乃抗不遵斷，遣子祥麟赴藩憲衙門具控。經縣覆鞫，所欠外債，斷令寶善認還其七，秉肅認還其三，舖夥長支之項，概免追償。實屬恩施格外。奈秉肅情有不甘，赴府呈訴。行縣覆斷，仍令寶善繳還衆夥長支之半。詎寶善仍不遵依，與秉肅互控到府。查該縣第三次斷案，酌理準情，已屬無可移易。惟伊舖中所存銀錢、房地、包皮家具等項，作銀六百三十餘兩，斷令均劈，固屬允當。但寶善應繳舖長支銀六百五十兩，急且未能歸款。酌將存項斷歸秉肅名下，長支之款免向寶善着追，以絕葛藤。況一轉移間，寶善又少出銀三百餘兩，貪夫殉財，亦息訟

之一道也。查所存各項，俱係寶善經管。着原差於十日內押交，至所欠四宗外債，着每宗按三七認還，限明年春三月歸清，利銀勿計。每月應繳若干，各以應出之數均勻扣算。又應收外欠，雖屬無多，如有進項，仍照四六分取。閻均等長支之項，着寶善自向討要，取具遵結及限狀保狀附卷。行縣知照。此判。

調姦未成事 道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審得永寧縣民吉長興控監生吉君輔滅倫强姦等情一案。緣吉長興有妻張氏，時常卧病；又娶邱、李二妾。其宅兩所相連，東所前爲客舍，後爲卧房。西所則係車院，臨街有門。本年四月三十日，長興與其僱工張姓赴地工作，別無厮僕。其無服族叔吉君輔往借刈刀，見邱氏在車院磨麥，自赴客舍尋取無獲。李氏出於厨下，前往代覓。君輔見其少艾，頓萌淫念，調戲求姦。李氏喊拒，邱氏聞聲往視。君輔向其賠禮，囑勿聲張，奪門而逸。長興當晚回家，查知其事。使果激於義憤，告官究理，可也。否則，登門厮鬧，可也。如以家醜難揚而開閣放姬，杜門謝客，小懲大誡，尤爲善處之方。乃於次日走告君輔妻侄黃金甲，倡言必訟，以示瑟歌，其意固自有在。詎黃氏親造其家，屈膝請和，金甲亦爲緩頰，而俱不言阿堵。藥未對症，疾何能瘳？長興於是打罵李氏，致懷刃赴君輔門尋死，自將喉下劃傷，奇貨可居，益爲乃夫錢樹子矣。金甲聞其入城，復浼伊表戚蕭世樂中途攔講。長興直言非錢一百五十千，不能息訟。奈黃氏僅許三、二十千，藥不及劑，疾仍弗瘳，遂於初五日控縣。夫藉事訛財，長興固爲無耻；

而背人漁色，君輔實屬不端。幸所調者，只係阿咸桃葉，風流罪過，尚可屈法原之。該縣善爲調停，但當嚇君輔以威。而又寬以時日，俾得從容解囊，以償欲壑。息詞一投，則小事化爲無事矣。乃惡其婪索，將長興痛打竹篦。而置君輔於不問，老羞變怒，有不爲瘐狗之噬者乎？提訊之下，本府亦恐長興設囮誣陷。反覆推鞫，獲悉各情。乃君輔謂：除邱氏外，別無見證，不足爲據。夫偷情何事，豈容衆人屬目耶，一變足矣。設彼時果以伊川面孔向之李氏，雖欲自薦，夫亦無隙可乘。況事後之服禮求情，許錢講息，俱出自伊內戚黃金甲之口，使非中餒，爲是擾擾者何哉？質之君輔，亦不能置詞，俯首認罪，阿侄既已重責，乃叔豈能輕放？利市襴衫，今番拋却矣。候吊取監照詳革。究之慕色者，既未得色；徇財者，亦未獲財。兩敗俱傷，從此各據所有，勿相侵犯可耳。取結行縣。此判。

買銀解糧事 道光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審得新安縣舖户李萬興等控庫吏張守傳短價勒買等情一案。查新邑徵收錢糧，除各大户完銀外，其餘零星小户，及攤徵加價，並田房稅契等項，向係聽從民便。以錢完納，官爲買銀傾解。該縣並無銀行，均係鐵門、磁澗、北冶、狂口四鎮各舖商，領價繳銀。其價按花户原完之數發給，由來已久。本年徵收下忙錢糧，所有小户完納錢文，經該縣飭發各舖户具領買銀。時值價昂，舖户李萬興等恐受賠累，請加未准。遽以庫吏短價勒買等詞上控。查糧銀每兩花户向完若干，歷有定數。即值銀價昂貴，絲毫不能加派，該縣又豈能代賠。各舖户衆擎易舉，少有吃累之處，亦屬義不容辭。揑詞刁控，殊屬不合。然

使發買過多，則賠累頭重，亦非恤商之道。本府再四思維，價雖難增，數則可限。統計該縣徵解之項，除完銀外，再買四千，足以敷用。每年買銀，着即以四千兩爲率。雖有賠累，亦屬有限。如數遵繳，勿許抗違。如係下火足色寶銀，該庫吏不得令其加色。若係碎白及青茬等銀，再令酌加，以示限制而昭平允。着各具結候詳。此判。

又　道光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該縣買銀，歲以四千兩爲度。本府前斷，原指在鄉各鎮而言。李萬興等乃與在城牽算，殊屬朦混。十年正月，該前縣買銀一票六百八十兩，係補足九年應買之數。該縣自閏四月至九月，前後買銀五票零二百四十兩，共計銀三千六百四十兩，是於原斷之數，並未違逾。李萬興等何得誣控？查詢到案各舖户，俱係資本經商，奉公守法。面諭之下，無不凛遵，斷非藐抗之徒。其爲李萬興一人勾串可知。劉聚義等俱着釋回，按年遵斷辦理。其十年未經買足者，即領價繳銀，以濟公需。至在城各舖户，另行承辦，不在此數。李萬興先予掌責，發交洛陽縣收管。仰該縣查明，萬興號是否該商人開設，抑係刁徒插訟？詳到核奪。庫書郭元訊無弊端，免其置議，取結附卷。先抄斷札知該縣可也。

錢債事　道光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審得宜陽縣民周景錫控喬理邦隱匿存項等情一案。據周景錫供稱：伊父在日，雙目失明。託其妻父

喬林經管家務。嘉慶十二年，喬林病篤，喚伊夫婦及其子喬理邦結算賬目，尚餘伊錢五百八十千，交理邦代存。嗣向索取，僅陸續給錢數十千，及麥石等項，作爲利息。去年，伊妻喬氏與理邦妻史氏口角，被其毆辱，因而控追。質之理邦，則稱並無其事，所給錢文，係當景錫地價，麥石又係借項。及閱粘呈當契，原中已故，真僞無從質究。查兩家雖係至戚，如果寄存錢項至五百餘串之多，亦應立有字據。況景錫彼時年將三旬，略涉世事，豈不知預防後患。乃既無文約，又無見證，且事隔二十餘年，始因婦女口角，牽連具控。索欠者，當不如是。蓋喬林當日以岳翁代司出納，沾其河潤，自所不免。若執定存錢五百八十千，有何憑據？該縣念係至戚，且理邦家計日豐，令其厚爲資助，飲水思源，尚屬情理。茲斷理邦於一月内措繳控數之半，計錢二百九十千，由縣飭領。嗣後，永不許再事訛索。至周喬氏並無被毆實據，其甥喬戊子等亦無干犯情事，案經訊結，概免深究，以全戚誼。取結附卷，行縣知照。此判。

判語録存卷二

按糧派差事　道光十年二月二十二日

審得洛陽縣民劉士貴等控地方楊俊等派差不公一案。緣劉士貴等所居劉家溝，與梁家村、王府莊、方家樓共爲一保。凡有差務，向係按村分派。梁家村認辦五分，王府莊、方家樓認辦二分五厘，劉家溝認辦二分五厘。嘉慶元年，辦理川楚兵差。劉家溝民劉士道等即以該村地瘠糧微，分派不公具控。該前縣未經訊結，歷年來仍係按村分辦。道光八年，西兵過境，地方楊俊仍照舊規分派。劉士貴以該村與梁家村等處糧銀多寡懸殊，勢難相埒。屢次上控，提訊得悉前情。查糧從地出，差隨糧派。地有肥瘠，糧即有多寡，差亦當有重輕。按糧辦差，實屬不易之法。至按村分派，雖係一保舊規，但今昔情形不同，不能泥守。嗣後該保辦理一切差務，均着按糧分派，以昭公允。所有八年用過差費錢文，飭縣查明。各該村實有糧銀若干，均勻攤認。劉士貴等所控尚無不實，免其置議。一干省釋，取結候詳。此判。

貪利主婚事　道光十年四月初十日

審得鞏縣增生張承西與張尚氏互控一案。緣張尚氏係承西弟妻，夫故改嫁張法科爲室。有女幼穉，經氏攜往長成。承西貪受聘財，未與氏商，私許賀紀堂之弟爲妻。該氏憑其父尚天命爲媒，亦將其女許

字杜狗妮。兩不相謀，以致互相搆訟。查例載：「夫亡攜女適人者，其女從母主婚。」況該氏改醮之時，曾憑族長議明：其女及笄，准由該氏遣嫁。是明有科條，私有約信。張承西身列膠庠，乃以嗜利故違，殊屬不合。從寬戒飭，所受賀紀堂財物，限十日內全數退還。承西答儀，紀堂亦即奉璧。氏女准與杜狗妮爲婚。尚天命亦不得干預其事。張承西及原媒崔飛隴交批差帶回，憑該縣勒追完案，無干省釋。此判。

自縊事 道光十年四月初七日

審得孟津縣武生梁建卯控監生雷昌威等攢毆斃命等情一案。緣建卯妹適昌威弟昌立爲妻。昌立貌寢，不當婦意。故自結褵以後，强半單棲。去歲八月間，因中饋之事與娣婦蔡氏口角，受夫朴責。噫！買大夫既無射雉之能，用博一笑，乃欲以威劫之耶？何不自鏡。詎該氏歸咎宛若，遽涉訟端。抱告則其兄建辰也。雀角之來，誰實主之？幸被親族講息，從此式好無尤，共敦雍睦可也。乃十月間，建辰省妹，復以前嫌與昌立互毆。語侵其母，經昌威等喝散。建辰具控。昌立母韓氏亦以串兄觸忤等詞送媳，經縣傳訊。噫！該氏方以天壤王郎，自傷薄命。又因劣兄搆釁，失愛萱堂。將使青衣對簿，菇酸飲痛，百慮交攻，婦女輕生，能勿自尋泉路耶？遂於初八日夜間，投繯殞命。然而憎夫怨母，自作之孽，於人何尤。該縣驗訊無故，飭屬領埋。昌立、建辰各予薄責完案。異哉建卯，乃以毆斃告也，且以昌威等攢毆告也。查昌威異母分居，各立門户。建卯等屢在縣案具詞，責其膜視，蓋同舟而秦越者。攢毆之控，

胡爲乎來。況毆之與縊，判若天淵。本府檢閱屍格，詢問刑仵，除縊死情形外，惟手腕有舊疤一塊，其以此爲被毆地乎？抑別有受傷之處，漏未填格？再三研詰，該原告俱不能指實。其詞囁嚅，蓋迫於母命欲責厚葬耳。此亦細事，乃夫伉儷情深，合允所請。況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或以喪儀之盛，弗致見擯於夜臺歟？建卯到案實供，免治誣告之罪。兩造取結釋回，詳司行縣。此判。

索欠被毆事　道光十年五月十三日

審得洛陽縣民孟廷兆控嵩縣民劉占魁負欠不償，反率劉占鰲將伊弟孟天成毆傷等情一案。緣占魁欠廷兆布價，經廷兆控縣追給完案。占鰲亦欠天成布價未清。適宋王賓家有喪，占魁等均往祭吊。天成即向占鰲索欠，彼此鬨爭。占魁等將天成毆有微傷。廷兆即架砌占魁等興販人口等情，赴縣具控。訊係子虛，將其責懲。詎伊添揑占魁曾犯紅鬍舊案等詞，來府翻控。集訊得悉前情。查占魁兄弟，固不應將天成毆傷，然喪家非索債之地，天成咎由自取，從寬薄予掌責。廷兆誣控，經縣責處，輒敢復揑重情翻控。即天成被毆一節，儘可自行申理。廷兆非其胞兄，平空插訟，再予杖責，以儆刁健。占鰲欠天成布錢，着即自行清理，取結附卷。無干省釋。此斷。

侄告伯事　道光十年五月十八日

審得嵩縣民王年控王月先謀產害命等情一案。緣王年係月先胞侄。道光十年四月，在臬憲衙門控月

先逼死其父，强賣其母，而又勒斃其弟也。如此奇冤，慘無天日，洵屬不共戴之仇。稍有端倪，能勿立爲昭雪乎？發審到府，其人雖語無倫次，狀類瘋顛，而切齒撫膺，痛陳悲苦。本府檢查舊牘，該民人歷控有案，屢斷屢翻。於是提集案證，詳加推鞫。而嘆其事雖有因，詞則無據。世無閻羅包老，孰能揭此覆盆也。蓋其父明先死於自縊，問其致死之由，月先曰：貧也。而考其遺產，則經月先賣去七畝，典去一畝七分。數口之家，有此薄產，夫豈不可以養生？何至自尋泉路？月先不能指出他故，而獨歸咎於貧，豈非矛盾？年曰：「伯伯將自己田產賣盡，又要賣父親田產，父親受逼，氣忿自盡。」斯言近是。觀其後之一手把持，而知前之多方吞併。惟係何威逼情形，彼時年尚孩提，不能確指。雖其母尚存活口，然既忍拋幼子，喪節偷生，已不能以貪受聘金，責人遣嫁。況歷時既久，舊恩早付東流。尚望其爲故夫修怨耶？事無左證，月先雖忍，胡能以殺弟坐之？至年有兩弟，曰雙、曰豹，母醮後仰食於伯。豹之死也，年謂：竊人莊稼，被月先用繩勒斃。伊欲有言，便以活埋嚇之。質諸月先，則曰死於痘耳。雖一抔難覓，豹死並未留皮，無從檢視。然試問王雙安在乎。駭鹿亡羊，久無踪迹。以彼證此，正不能無弓影之疑。總之，王月先刻薄少恩，不慈不友，雖無慘殺之據，而有虐遇之情。姑以掌責示儆，窮於法耳。並着出地五畝給付王年，從其繼父楊太順過活，行縣押交，年死仍歸原主。並諭年以所告情節，種種有因，種種無據，所以不能究詰之故。年於是轉悲爲喜，卒然曰：「小的明白了，今日見了青天，從此不再告了。」掉首下堂而去。生公說法，真能令頑石點頭也。不禁撫掌。賈安國訊無盜買情弊，一併取結釋回。詳司候示。此判。

爭繼事 道光十年六月二十一日

審得新安縣民游迪吉控游林子串弊誆斷等情一案。緣迪吉父兄弟五人，顯著居次無子。其妻孫氏物故，曾令迪吉服衰。道光九年，顯著患病，邀同族親議取迪吉爲嗣。因五門有子多人，又取其四子林子並繼，各立繼約。顯著病故。三門游劉氏覬產生妒，以林子不應並繼控縣。查迪吉等繼與顯著爲後，均屬昭穆相當。顯著因擇賢愛，多取一人，例所不禁。該前縣自應聽其並繼，而斥游劉氏妄控之非。乃無事自擾，轉以迪吉較顯著繼妻年長，將其逐回。令林子一人獨繼。迪吉不甘，遂以前情控府。夫繼配之妻，不必皆長於前室之子。設迪吉爲顯著親生，亦將以馬齒有加，而不得爲母子乎？該縣此斷，夫豈無故而然。顧情聯雁序，迪吉尚無偪處之嫌，而志切鯨吞，林子轉有摻戈之勢，殊屬可惡。極應將林子逐出，以懲奸貪。本府不爲已甚，着將迪吉喚回，仍准林子並繼，以從顯著之志可也。長門游崇子獲地十畝，係顯著在生所給。林子賣地十六畝，爲殯埋嗣父之費，均無庸議。游劉氏無端具控，致肇訟端，實屬不合。姑念婦女無知，從寬免其到案。一干釋回，取結附卷。此判。

公請輪充頭畜行總行頭事 道光十年六月二十六日

審得洛陽縣頭畜行總行頭金恒明即金玉振控牙紀趙臨堂等抗欠差費一案。緣洛陽頭畜行，共有十五鎮牙紀，向設總行頭一名，承辦春、秋祭祀等差。金玉振本係糧行牙紀，曾冒充頭畜總行頭多次。本年

復頂伊子金恒明之名，捏保鑽充。趙臨堂等因其向來辦事不公，與同行公議，稟請十五鎮牙紀按年輪充。經縣議詳批准在案。迺玉振因不遂其戀充之私，隨捏稱臨堂等負伊差費等情，在府呈訴。查玉振隔行冒充牙紀，已屬變亂成規。至所控欠項，毫無憑證，矢口妄陳，並牽砌縣中遠年採買騾頭舊案，實爲狡黠健訟。本應吊帖革究，從寬掌責示儆，永不准承充總行頭之役。趙臨堂等訊無抗欠差費等事，尚無不合，免其置議。所有頭畜總行頭，應照縣詳，以各鎮牙紀輪充，一年更代，周而復始。如有誤公及藉端浮派等弊，許同行具稟，即行革退，以次挨充。惟據稱十五鎮內，有三鎮無繩，其應以十五鎮，抑應以十二鎮輪充？並以何鎮爲首？即行縣妥議。挨定名次，出示曉諭報查。如此明定章程，庶可永息訟端。現在秋祭伊邇，將該牙紀等交批差帶回。聽候點充，以便辦公。此判。

抗欠捏誣事 道光十年七月初十日

審得洛陽縣民王文德控孫文等抗欠吞利等情一案。緣王文德父王傑，於道光八年九月間，憑孫文作中，揭用史益恒舖夥徐步雲錢一百千，期至九年五月，本利清還。立有約據，逾期未償。本年三月間，王傑交孫文錢十六千，令其付利。迨步雲在縣具控，文始轉交。文德弟九德，旋以李純學欠伊工價錢三十餘千，並因販鹽寄存賒旗鎮寧士彥廠內口袋四百三十條，作價二百十五兩，亦未清結。在縣續控。因純學等未到，該縣先將步雲欠項訊實，勒限清償。文德無力完繳，憶及孫文之父，曾於嘉慶年間，邀請三千文錢會。伊故本生祖承先上過半會，旋即停止，捏稱：欠錢一百四十千未償，並牽入純學、士彥等

欠項，及差役押索等詞，與其弟九德由府赴藩憲衙門具控。奉批提訊，得悉前情。查文德所欠步雲錢文，既有約中，着勒限一月清繳。孫文收到利錢，未即轉付，致啓訟端，掌責示儆。至王承先所隨錢會，孫文雖有蒂欠，久已抵償。況承先有子萬三，事與文德何涉？所稱純學欠伊工價，查九德在純學舖內生理，不及一載，每月身錢一千，伊已支用十五千，何爲負欠？至士彥霸存口袋一節，伊本車户，爲客商運載鹽觔，安有口袋寄存？即去冬，曾自販鹽四車，有士彥發單可憑。亦安有口袋四百餘條之多耶？文德、九德欠錢不償，架詞越控，牽累多人，實屬刁健，分別責懲。寧士彥供稱：九德欠伊錢七十餘千，亦無確據，無憑究追。差役管萬祥等訊無押索情事，應毋庸議。除詳覆藩憲，俟奉批飭遵外，先札知該縣可也。此判。

過載行發脚事　道光十年七月十六日

審得洛陽縣民劉登奇控孟津縣民孫天信違斷發長一案。緣劉登奇係洛陽過載行。洛邑舊有行户十三家，今存十二。凡有客貨投行，代僱長脚發運，謂之「發長」。該行户抽用納稅，兼支過往官差，此舊規也。孫天信係孟津過載行，津邑向無驛站，不須行户支差。若一體發長，則洛邑行户攬載少而應差繁，未免苦累。道光八年，因兩邑行户控争，前府斷令津邑行户，如遇發長，每車幫洛邑行户差費錢五百文。至白布、花包、金針菜三種貨物，永不准其發長。兩造各具遵依在案。乃九年九月間，孫天信暨侄孫念又將金針菜十一車，擅發長脚。經劉登奇控訴到府，提訊屬實。查案經前府斷定，未及一載，孫

天信等輒敢變亂舊章，殊屬藐玩。杖責以儆。嗣後，津邑行户，固應照斷奉行，不得抗違干咎。洛邑行户，尤不得藉差居奇，勒捐商旅。本府自有公道也。此諭。

受逼自縊事 道光十年七月二十三日

審得鞏縣民曹振控曹貴元架訛逼命等情一案。緣振父會元，與貴元及添元、根元等，皆從兄弟也。添元年逾八旬，又係雙瞽，老病龍鍾，蓋不待其向人拚命，而已當三舍避之矣。會元因欠根元地價涉訟，託添元講息，許酬以棺木之資，遷延未給。去歲十一月二十七日，添元命其孫丙辰扶往，並稱代墊地價錢三十千，一併坐索。倚老賣老，一派胡纏。會元何以當此，貴元同程夢周等從中調處，欲使給糧數斛，暫爲解紛。蜂蠆入懷，急思自掃，苟可紓目前之患，會元何惜指囷，乃區區者而不相畀也，其爲不智甚矣。貴元怪其鄙吝，逡巡而退。添元於是自磕血傷，撞頭拚命，坐卧其家，數日夜不去。老饕難饜，況無一臠之投，詐死佯瘋，恣行蹂躪。會元受逼不過，遂於初二日夜間自縊身死。忍拋七尺，不拔一毛，守財者，不應如是耶。添元威逼屬實，合當予杖。以就木之年，而預贖金之典例也。乃曹振謂其有心致死，且以貴元爲主使之人，是則何據？蓋添元索財捨命而非索命，會元偏捨命而不捨財，難弟難兄，實有相得益彰之美。第逼者自逼，而死者自死。逼死二字，可斷講，不可連讀也。貴元本思排難，猥以慳囊難解，遂抽身而爲局外之觀。顧犬教猱，實無其事。不特程夢周等供詞可據，即曹振此控，亦匪由衷。特以父命無償，妄思羅織，遂嫁禍於從旁袖手之人。姑以痛父情切，免其置議。一切俱照原擬

完結，取結釋回，詳司行縣。此判。

派差事 道光十年八月初四日

審得新安縣民傅曰恒等控刑書王自善等違規派差等情一案。緣該縣共五十一牌。尤彰等處六小牌，支車一輛至四輛，止如遞送紅犯。夕至朝發等項急差，係山上火蟲驛等三十二牌承應。遇有隔宿傳單等項緩差，歸山下官水磨等十三牌承應。此該縣辦理舊規。本年四月初三日，有陝州委員押解秋審紅犯進省，需車十輛。刑書因有傳單，循照舊章，令官水磨等牌承辦。傅曰恒等因初三日晚姑行奉票，初四日早即應趕至磁澗送差，相距八十餘里，勢有不及，執稱該牌向不支應夕至朝發急差，推延未辦。書役等謂其向辦隔宿緩差，代爲催備。曰恒等即由縣控府，提訊得悉前情。查夕至朝發，即係隔宿，該牌距縣較遠，既不支應此項急差，何又云支應隔宿緩差？縣中舊案實係兩岐，以致累年滋訟。今斷令無論何差，如係隔日傳單，今早奉票，明早用車，該官水磨等十三牌即行遵辦，毋許刻延。倘遇隔宿傳單，即係夕至朝發急差，仍歸火蟲驛等三十二牌支應。如此畫一辦理，初不失該縣舊規，而吏民既易於遵守，各牌亦毫無偏枯，方於公事無誤。傅曰恒等控出有因，刑書王自善亦無故違情事。差役郭登標等因恐誤公，代該牌催覓車輛，尚無別故。車價俱已給發清楚，均免置議，即行縣照斷，出示飭遵具報。此判。

一房兩典事 道光十年八月十一日

審得洛陽縣職員郭廷選控羅聚德一房兩典，及博士關篤行强霸市房等情一案。緣聚德開設煙房，道光七年九月，因乏資本，將市房作價五百千，典於廷選，仍賃回生理，按季出租。聚德又陸續借欠篤行銀錢無償。十一月，篤行向索，經聚德之戚王淑申説合，典地五十畝作抵。尚不足數，復將典給廷選市房作價四百千，立據押賬。因廷選承典在先，倒填月日。篤行即將市房收回，亦開煙坊生理。廷選錢房兩空，赴縣呈訴，斷令將房變賣，分償廷選典價，及篤行債項。因篤行占據，無人承買。廷選遂以前情控府，提訊得悉原委。查聚德業將市房出典，重行押質，殊屬欺詐。現仍延不到案，着將其弟聚中交縣看管，令速將聚德喚案，以便究懲。篤行重典霸房，亦有不合，據其子錦歧堅供先不知情，姑念年老博士，免其深究。該房仍依縣斷，變價分償兩家欠項。限篤行三日内騰房，召人售買。如敢抗延，定行提究。取結附卷，行縣遵照。此判。

呈批 道光十二年二月初八日

案經本府斷定，已閱年餘，乃羅聚德延不到案，該房亦無人承買，致兩家欠項尚屬虛懸，殊不成事。且該房自經封閉，無人修葺，恐未免日久傾圮。本府查閱原卷，關博士承典在後，且已得地五十畝，可以歲收花利；郭廷選承典在先，而原價五百千，至今毫無着落，未免向隅。該房姑着郭廷選收回

生理，俟羅聚德到案，有人承買，立即騰交，仍照原斷辦理。郭廷選如敢强霸，亦如前押交不貸。

争路事　道光十年十月初六日

審得洛陽縣民馬文成控李文舉造房阻路等情一案。緣馬文成與李文舉比鄰而居，文舉門南向，文成門東向。文成由文舉門首空地行車，由來已久。道光九年，文舉在空地建房，截斷舊路。文成控縣，該縣以空地在文舉界内，應聽建房。惟文成行車多年，且無别路可遶，斷令文舉於文成門首讓地一丈二尺；迤南往東，亦讓地一丈二尺，以爲車道。所有地内被掘坑壕，飭文舉修墊平坦，具結完案。嗣因文舉未肯修墊，文成暨子長來節次赴府暨道憲衙門具控。復經該縣暨委員勘訊，屢斷屢翻。本府提案集訊，獲悉前情。查文成等所争之地，彼此都無確據。既在兩家門首，即係兩家公地，自應照該縣初斷。除文舉修建房舍外，着於文成門首東西留地一丈二尺，迤南往東、南、北再留地一丈二尺，以便文成行車。其地内不平之處，在一丈二尺内者，飭文舉代墊平坦，以外者，文成自行修墊。至文成屢次瀆控，殊屬不合，業經該縣責懲，從寬免究。無干省釋，取結附卷。候詳覆道憲，先行縣知照。此判。

漂失木貨事　道光十年十月十六日

審得嵩縣民李俊控永寧縣武生邢允元等欺行抗價等情一案。緣邢允元販賣木植。本年四月初四日，與鋪夥李金花在嵩縣潭頭鎮憑牙紀李俊説合，買到董姓木筏一吊，價錢一百零二千六百四十文。同日又

憑牙紀尚廷建、惠永清說合，買到張永清木筏一吊，計貨一百八十九件，又三十一件，共價錢一百二十五千七百一十文。又於初七日，買到崔世魁木筏兩吊，計貨二百八十九件，外椽子二十五排，車軸兩根，共價錢一百四十千零五百八十五文。初九日，買到苗太木筏三吊，計貨五百三十一根，外椽子兩排，共價錢三百四十八千三百零五文。均係尚廷建等說合。除所買張永清木筏一吊，先經邢允元令水手鄭安運赴馬回鎮，賣於杜姓木廠外，餘筏六吊停泊水次，於二十八日夜，風雨交作，河水暴漲，全被冲散。經李俊、尚廷建、李金花三人持燈呼救，當有古城村民趙培成等撈獲木貨一百六十七件。經地方趙成瑞在各村查獲木貨五十七件。邢允元以失貨尚多，不肯收領。遂捏稱木筏係趙培成等砍散，被搶一空，在縣呈控。尚廷建亦幫同誣禀。邢允元臨訊逃脫，遽以前情控府。並稱貨物伊未驗收，圖累牙紀。李俊等亦以欺行抗價等詞來訴。提訊得悉前情。查木筏實係被水冲散，衆目共睹。不特李俊供詞可憑，至貨物成交在四月初旬計，至漂失之期已踰二十餘日，何云尚未驗收？且每根木植俱印有伊信成字號戳記，至於水中撈起皆識爲邢姓之物，又烏能諉卸於人乎？邢允元捏詞誣控，本應按律懲處。念其漂失多貨，情有可憫，姑免深究。除交過李俊木價四十一千五百文，張永清五千文，崔世魁二十三千文，下欠六百四十七千七百四十文，除將前後查獲木貨二百二十四件變價抵償，並將賣於馬回鎮木筏原價呈繳外，下欠若干，該縣即勒限追還具報。至漂失貨物，本與牙紀尚廷建無涉，因其幫同邢允元誣告搶奪重情，罰錢一百千，幫給邢允元歸還貨價，以示懲儆。邢允元、李金花俱由洛陽縣押發，餘交批差帶回。以便繳領完案。即行縣遵照可也。此判。

互控舖債事　道光十年十月二十四日

審得宜陽縣監生趙鳴傑與堂弟監生趙鳴鵾互控舖債一案。緣趙鳴傑與趙鳴鵾胞兄鳴鐸於道光元年，夥開二合號生理，存有外欠公賬一本，計錢三百二十千。五年，復合夥王振京，開三益號雜貨舖生理。將二合號欠項交振京討要作本，言明連前各兑足本錢五百千。振京只算人分，按本六人四劈賬，立有合同。嗣鳴傑兑錢三百千，連所討欠項，算入本錢四百六十千。鳴鐸僅兑錢二百千，連所討欠項，算入本錢三百六十千。經鳴傑屢催未能兑足。自八年算賬後，鳴傑向鳴鐸言明，將其多兑本錢一百千掣出，撥入統萬號，轉撥入舒泰號，仍寄存三益號内生息。其進本老賬，未經改正。並有二合號寄存公項三十二千，因鳴鐸用過鳴傑錢十五千，將此項全撥入鳴傑名下寄存，亦未改賬。九年，鳴鐸身故。十年二月算賬，鳴傑因二合號舊賬，僅討起錢三百千，進本老賬，仍多記錢二十千，並掣出移寄各賬，均行更正，同夥三面算明。連本共賠錢九百千，開有紅單。鳴傑連伊舒泰號寄存之項，並息錢貼入賠款，尚有贏餘。因同中將伊子來卿借用三益號錢二十九千之賬勾銷，號内買賣，鳴鵾情願接做。四月，同中人杜雲奇等書立合同，交代清楚。詎鳴鵾因賬内有改易筆迹，疑有弊端，不願接手。鳴傑亦以鳴鵾受唆翻悔等情，由縣互控到府。查買賣生理，必須一律兑本，方能公認賠賺。鳴傑多兑本錢一百千，鳴鐸既未能找齊，則鳴傑理應掣出，作爲存項，方屬公允。惟未眼同鳴鵾改賬，是其不合之處。姑念誼關兄弟，免其深究。餘無弊端，無庸置議。至鳴鵾誣控鳴傑代人作呈，經鳴傑懇恩免究，亦從寬典。惟該號買賣，鳴

鵾既不願接做，亦難勉强。斷令鳴傑、鳴鵾，同舖夥王振京邀同原中杜雲奇等，將賠賬按本六人四，三股公同劈認。欠外、外欠各項，配圖拈取。所有貨物，除鳴鵾接手賣去若干，應歸鳴鵾名下承認外，餘再抵兑分領。取結附卷，即行縣遵照。俟兩造核算清結，再行詳覆可也。此諭。

爭產事 道光十年十一月初一日

審得偃師縣民王月丹控王長庚滅祖背據等情一案。緣王月丹父林昇，與王長庚父允昇爲同胞兄弟。允昇居長，林昇居次。林昇出繼堂伯爲嗣，繼產僅有地六畝，莊基一所。其父以林昇繼產淡薄，仍令與允昇同居。並令日後析箸，將繼產併入本門產業，兩股均劈，立有遺囑爲據。其父暨允昇兄弟相繼而亡。允昇有子長庚等三人，林昇有子月丹一人。九年三月，邀同親誼李文俊等公議析居。合計兩門房產，除長庚生母劉氏私積，應得地八畝不計外，其餘共莊五處，地一頃五十五畝。查照遺囑，按兩股均劈。已立分單，內有地數畝，互爭未決，因而成訟。該縣以長庚等人丁較繁，僅得一股，未免偏枯。乃祖雖有遺囑，亦不過欲子若孫同享溫飽，既無外待次子之心，詎有岐視諸孫之意？月丹誠能恪守遺言，自當善承先志。除月丹應得繼產地六畝不計外，所有本門遺產，斷令四股均劈，以昭平允。詎月丹情有不甘，叠次由府上控道轅。奉批提訊。查子孫既經出嗣，自不得於本門財產再生覬覦。月丹所以尚得瓜分者，徒恃有乃祖之命耳。既以其祖之言而許其分，即當從其祖之議而許其平分。該縣所斷，固屬教民興讓，然而以君子之心測小人之腹，割宅讓產，正難望之椎魯愚氓也，既不能喻之以情，自不得不折之

以理。查其祖停柩未葬，着公除地二十畝，交長庚變賣爲營葬之費。再除地十五畝，爲長庚繼母史氏養老之資。餘莊五處，地一頃二十畝，並家具、糧食等物，着邀同原中，均按兩股公劈，以靖嚣争。一干省釋，取結附卷。行縣知照，並詳覆道憲可也。此判。

謀繼事 道光十年十一月初九日

審得鞏縣監生龐廷輝控龐有玲等朦斷改繼，及白全貴控龐廷輝霸地毀苗等情一案。緣有玲族侄廷魁病歿，與其兄廷亮均無子息。廷魁臨歿，邀有玲暨其甥傅善道等議取族弟廷世子小玉爲嗣，立有草約。廷輝以小玉獨子，欲取遠族廷友子吉德爲嗣。控縣未准，又串出廷魁女周龐氏，詞稱應取廷魁同曾祖弟，隨母改嫁嵩縣崔氏之廷澤子晚成爲嗣。廷輝遣子德潤與族人潤洛及氏夫周水成將廷澤父子喚案。該縣以晚成亦係獨子，且有啞疾，未允所請。廷輝又捏稱晚成有弟喜堪嗣。朦朧邀准，遂與廷澤將廷魁遺産賣於龐女地四畝。廷輝復霸種地十二畝，假稱契買。旋當與龐進地三畝。餘九畝，當與趙雨來、龐鐵成二人管業。又因水成曾稱廷魁欠錢三十千，令其子吉正立給信票二紙取執，以杜其口。奈龐喜實無其人，經有玲等查明，控府行縣。命族衆有傑等公議。斷取廷魁族弟廷祥次子吉昌爲廷亮、廷魁雙承宗祧，並令吉昌助給水成錢五十千，以敦親誼。廷輝見事敗，狡稱與廷魁同姓不宗，所有捏名圖繼等事，與伊無涉。該縣因其年老，未予深究。詎廷輝心仍不甘，並因廷澤歿於其家，晚成無歸，遂誣稱吉昌賄串水成朦斷改繼，以五十千爲行賄之據，使其子德潤暨族人潤洛等復控於府。行縣仍照原斷完案，德潤

等量予責懲。廷輝復以改斷冤責，並揑稱差役王天魁等詐贓六十餘千，赴司翻控。批府委訊。當吉昌定繼之後，不知所得遺產，已爲廷輝瓜分。將當與趙雨來等地九畝，憑牙中許正標等說合，賣與白全貴管業。經廷輝查知，率子吉正等犁毀所種花苗，並將全貴毆傷。全貴亦來府申訴。併案提訊，得悉前情。查廷魁兄弟，物故乏嗣。近支既無可繼之人，自應向遠房中秉公擇取。吉昌既符公議，且已持服行殯，仍照縣斷，准其承祧。至小玉，雖不應出嗣，然出自廷魁之意，有玲等不過泥守遺約。主持失當，情有可原，免其置議。若廷輝凱覦絕產，詭譎多方，結龐氏爲內援，挾晚成爲奇貨。一局不成，又設一局，子虛烏有，揑造詭名。逞其狙詐之謀，遂彼鯨吞之志。乃始則冒稱族長，繼則狡辯不宗，玩法逞刁，莫此爲甚。猶復牽綴支詞，上瀆柏府，其謂公庭上竟無三尺法耶？本應按律革究，姑念風燭之年，死期已迫，擊喙數十以當蒲鞭之辱。吉正、德潤不能匡救父過，而且架詞告賄，聚衆爭田，各予杖責，以示懲警。水成受人唆使，庸劣無能，從寬勿論。縣斷五十千，既已收訖，所受吉正三十千，當堂追繳。至廷澤父子，煢煢孤露，寄養他鄉。廷輝以其愚懦可欺，招之使來，操爲利柄，以致死無以葬，生無所歸。本應責令廷輝妥爲安置，念吉昌既經過嗣與廷澤，支派較近，着將廷澤速正首邱，晚成送回嵩縣。白全貴在吉昌名下買到地九畝，契明價足，准其管業。趙雨來等所出典價，在廷輝名下追償。龐女買地四畝，龐進典地三畝，雖係得自廷輝等之手，但未經吉昌重賣，姑准承種。至廷輝所告贓款，不但差役堅不承認，即指爲過付之周水成，亦力白其無。夫以水成與廷輝狼狽爲奸，度無不隨聲附和，處處袒劉。何乃於質對之時，反顏相向，已足徵公道難誣。且老革恃符，藐玩健訟爲能，又何懼此二役，而肯自破

慳囊，分與虎口中之一臠耶。王天魁、孟懷德既無受財實據，亦毋庸議。餘屬無干，概行省釋。取結附卷，一面行縣，一面詳司可也。此判。

欠鹽價事 道光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審得宜陽縣民杜子龍控張有經等指窰放債，越控飛訛等情一案。緣杜子龍胞兄子南，自幼出嗣，與子龍降服小功，久已析居。子南自道光五六年間，合夥趙成仁等開採煤窰，屢在韓城鎮周漢標西益和行店，賒買鹽觔，變價作本。經子南出名，立給漢標欠約爲據。屢欠屢還，未能清結。九年三月間，復由漢標行內買到山西猗氏縣監生張有經鹽五萬三千觔，每觔價錢二十七文，共合錢一千四百三十千，逾期未償。有經、漢標以子龍素封，稱其公同抗欠，先後赴縣具控。有經因在陝州生理，復就近控於道憲。案下訊明，欠項與子龍無干。特以誼關手足，令其協同清理。詎子龍因其兄夙累尚多，恐貽後患，復控藩轅，移道委訊前來。查此項鹽價，不但子南無片語牽及乃弟，即漢標所執欠約，亦祇子南一人之名。則責有攸歸，斷難越俎。所欠與子龍無干一語，已蒙憲案判明，無俟呶呶置辨。斷令子南於一月內先歸半價，再限一月，全行歸楚。如敢抗延，定予嚴比。但念時當歲暮，子南變產償債，急難出售。子龍同氣所關，理難坐視。責令子龍倍價承買，以清宿逋。如此辦理，則子龍既無代兄認債之名，他人固無所藉口，而陰有助兄償債之力，在己亦有以明心。且子龍雖出多貲，仍得厚產，亦非徒破己囊，實爲公私兩盡。至另欠周漢標之項，除趙成仁認還八百六十千外，尚欠一千零三十七千。或應子南獨認，或應按

窩分公攤，則人證卷宗未曾提案，無須空撥盤珠。俟此款清釐後，兩造自投縣案覆算可也。一干省釋，取結附卷。着原差帶同杜子龍回縣措款，杜子南交洛陽縣管候。即詳覆藩憲、道憲，並行知該縣遵照。此諭。

妻黨毆母事 道光十年十二月初六日

審得偃師縣民劉西方控韓振田串黨毆母等情一案。緣劉西方父天凝在生，爲西方聘振田女爲妻。天凝物故，其妻李氏欲訂婚母族，頓悔前盟，經振田控縣判合。嗣以遷延不娶，又涉訟嫌。是婦翁雖諧佔鳳之心，而子婿別有求凰之願。咎歸玉潤，實不能左袒於劉。迨去冬既成嘉禮，調羹諧性，琴瑟聲和，有婦宜家，似可一釋宿憾。迺今歲五月間，婦姑以針黹細故，偶涉勃谿，西方遂操杖以解母怒，此亦子道宜然，固非婦翁所得曲庇矣。詎振田魯劣性成，復挾舊忿，率其家男婦六人，登門用武。丈人峰陣起風雲，娘子軍兵驅草木。乃婿不免切膚之痛，阿婆遂罹傷股之兇。易姻婭爲寇讐，當局者怒欲裂眥，行路者笑真捧腹。西方初呈縣案，指控七人，語無歇後，乃事經浹辰，忽添控黃廷貴兄弟三人，及劉趙氏等兩婦在場幫毆。查廷貴等乃振田妻弟，於西方誼屬葭莩，斷無不相識之理。如果助勢揮拳，何不訟之於投牒之初，而乃控之於集訊之後？則有意株連，已可概見。且伊母子所受傷痕，業經振田等分別供認。添此男婦五人，又從何處下手耶？該縣不爲准理。將韓振田、韓二狗、韓八各予杖責，振田並荷校以徇；韓大狗因在場未經幫毆獲免，韓黃氏、韓郝氏、韓李氏罪坐夫男，依律勿論。情法胥平，足以蔽

斯獄矣。詎西方復以前詞，並砌入差役詐贓一款，疊控省垣。發審獲悉前情。查振田等雖有應得之咎，業經懲治，法無可加。若廷貴等之被誣，質之該原告，亦結舌無辭。至差役受財，事無左證，不過架詞聳准。查西方訟已得直，無端上控，實所不解。既非迫於母命，其爲人所嗾，固屬顯然。乃開諭百端，堅不吐露，未便刑求。總之，西方以宿願未酬，强諧伉儷，雖在東牀，實有不屑坦腹之意。幸有詞以藉口，遂欲得而甘心。然而既獲法究，已足報母。如此嘵瀆，意欲何爲？雖兵連禍結，與岳翁苦作冤家，詎能扭斷赤繩，別尋連理乎？種種虛謬，本應照例坐誣，姑念年少無知，到案伏罪。擊喙數十，以示薄懲。至與劉天建續控地畝一節，縣卷未曾解到，無憑質究，仍回縣申理可也。一干省釋，取結候詳。此判。

共毆成廢事　道光十年十二月十四日

審得嵩縣民史天元控縣役賀永太架毆成廢等情一案。緣史天元與其兄天湛及其兄子策素行兇暴，爲鄉人所切齒。先是道光八年，天湛向程桃討要會債，被毆成訟。經賀永太講息復悔。該役向斥，史策遽以架唆上控。訊無其事，惟該役不應私和詞訟，提府責革，是所控尚爲有因。迨去歲七月間，村社賽神會首薛永智醵錢演劇，策稱其浮派，肆出穢言。今歲正月，策買社中銅器，永智亦稱其派錢不公。策遂登門辱詈，終日叫號。次日，永智率其二子薛聚、薛敢意，邀同村首王懷往尋理論，策仍不遜。適朱林祥在側，亦斥其非。策愈加牽罵，薛聚兄弟摔其倒地，拳石交加。永智並用石灰擦其右目成瞽。林祥遂

從旁大言曰：「抉汝眸子去，從此不能執筆寫狀矣。」是特旁觀稱快之言，何足爲當場率毆之據乎？天湛出見其子受傷，向永智扭結拚命，復經薛聚等將其手指毆傷。是永智實此案罪魁，既與林祥無涉，更與賀永太風馬牛不相及也。然而永智年逾七旬，例得贖罪。史天元初鳴縣案，倉卒間慮不及此。所以首控永智，次及林祥。雖羅織朱、薛兩姓多人，亦未牽及賀永太一語。既而越控藩轅，則漸聞有收贖之例，欲使李代桃僵，於是首控林祥，次及永智。又恐不能邀准，並砌入永太架唆一層。使永太果架唆也，當興訟之初，固已名標牒首，何遲之又久，忽然追憶及之？況語未耳聞，事非目睹，烏得以杯弓幻影噀血噴人？其誣自不待辨。至孰爲下手正犯，提訊之下，本府亦深恐永智恃老誣認，爲林祥卸罪。反覆研鞫，不特永智供認不諱，即其二子亦不能代父解免。質之王懷等，亦無異詞。至林祥則擰耳跪鍊，熬審終日，極口呼冤。姑無論永智椎魯愚氓，未必知有納鍰之典。即深諳律例，朱林祥是其何人，亦安肯以暮景頹齡代受縲絏之苦，使竟瘐死圜扉，不已噬臍莫及乎。其傎當不至此，然則此案正犯爲永智無疑。照例科以滿徒。薛聚、薛敢意並予重杖。復因林祥多口召釁，亦予杖責。盡法懲治，毫無寬縱。天元等亦各輸服無辭。蓋見永智鋃鐺逮繫，忿焰已消。且不知果准收贖否也，未幾而永智出獄矣。於是死灰復燃，計圖株累天元，又以前詞具控撫轅，並稱天湛指節被傷成廢。查驗天湛右手二指，稍覺强直，並未折傷，何云成廢。至以前種種覆訊無異，詰之天元等亦不能置喙。總因永智年老免罪，情有不甘，故爾肆其狂吠。不知律有明條，案無疑竇，不能因年老而故坐之，令其代人認罪；亦安能因年老而强脫之，聽彼爲罪擇人乎？史天元本應照例坐誣，姑念穀觫乞哀，同其兄侄出具永不滋事甘結，從寬掌責一

百，以示薄懲。此係本府法外施仁，倘怙惡不悛，再行瀆控，斷不能復邀寬典也。一干省釋，取結候詳，並行縣知照。此判。

欠地價事 道光十年十二月十六日

審得洛陽縣博士關篤行控關得福藉約訛賴，及關篤慶等假冒祀生等情一案。緣嘉慶十五年，關篤行當給已故關得禄之妻周氏地十四畝，價銀一百兩，親筆立約爲據。關得福之子篤瑞爲得禄承嗣，以十餘年來，篤行總未交地，並將籽粒霸收，控追原價。該縣斷令照數退繳，籽粒免追完案。詎該博士詞稱：立約之後，關周氏並未付銀，有原中關杲可證，迭控於府。查關周氏業已改適，無從質訊。雖關杲所供無異，但典質田産，豈有立約之後，始行索價之理？既未交價，即應退約。如原約遺失，亦應向典主要一失約字據，以杜後日之争。該博士老於世故，豈竟慮不及此？今信物既存人手，雖百口烏能置辯。仍依縣斷，着於年内速將原價繳出，以便給領，籽粒從寬勿追。至牽控關篤慶兄弟假充祀生一節，篤慶等既未執有部照，本府又無案可稽，實屬贋冒。但關杲亦稱祀生，與篤慶等同一無據。該博士捨此攻彼，不無袒見，俱着革去頂戴，以昭平允。惟兩造以錢債細故互相詬詈，如有不共戴之仇。名家世族，何應如此，不慮堂上者齒冷耶。關得福並辱及篤行之子現襲世職關錦岐，穢言污衊，尤屬昏耄不檢。姑將其子關篤慶夏楚二十，以示悖出之戒。其餘牽控各情，從寬免究。一干省釋，取結附卷，即行該縣知照。此判。

欠房價事 道光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審得洛陽縣民馬天玉控李芳春捏約訛騙等情一案。緣道光七年，馬天玉在郡城買到房院一所，開設漿坊。因買價不足，託郭習武保揭李芳春錢七十千，一分四厘行息。芳春欲求押契，天玉即以該房作典，復賃回設肆，照息出租。每年給錢十一千七百六十文，立有典賃二約爲據。八年，天玉謀欲轉典，書立欠約一紙，託陳獻奇等向其關說，欲將典賃各約換回，芳春未允。嗣因拖欠賃價，芳春欲行收房，以致興訟。縣斷天玉繳錢七十千，賃價免追完案。詎天玉捏稱原借錢五十千，裝入利錢二十千，共成七十之數，外加一分四厘行息。七年借錢，八年立約，初無典賃房院之事，並牽砌差役索費各情，復控於府。查借貸錢財，豈有隔年立約之理。況芳春既避重利之名，以息爲本，必即時成券，方有把握，又豈肯遲至年餘，始索契據耶？如此捏誣，殊屬可笑。至典賃房院一節，不特郭習武口詞可據，即天玉所列中證陳獻奇等亦有抽換典約之供，事以對照而明。試問既未立約，當日何以得財，其以房爲質信矣。既已出典，後日何以復欲立約，其以借約更典約又信矣。然此姑不具論，該縣僅令還債，未令騰房。天玉既欠債屬實，但將欠項繳出已畢，乃事何滅竈更燃，復於典賃之有無斷斷置辯哉。非特無事作擾，實乃有意藉延。重責三十，以示懲儆。限一月繳還原價，如逾限不償，即將房院追交芳春管業。該原告既欲辨明真僞，倘稍事遷就，轉不免負其心矣。唐林山等訊無詐財情事，無庸置議。一干省釋，取結附卷，即行縣遵照。此判。

謀買田產事　道光十一年二月十九日

審得宜陽縣民牛法堯控史克拔盜買膳田等情一案。緣法堯次子顯華久故，其孫富分到十字路坡地一段、窰院一所，歲給法堯麥二石、穀一石二斗，以助養贍。載明分單，是此地實富分產，亦實法堯膳田也。地鄰史克拔，亦鄰趙士順。九年十一月，富商明其祖，賣田還債。爲除錢五十千，以抵穀麥之數。因士順出價廉，以三百三十千售之克拔，既成券矣，並交價數十千。士順乃增價以啗法堯，謂盜買膳田。唆其率人與史氏鬨爭。噫！使克拔盜買也，則富盜賣矣。聽奸人慫恿，誣己孫以不孝之名，非至愚，何以致此？克拔被毆成訟。該縣訊悉前情，聽富賣地之半，餘爲其祖留養，可稱明允。詎法堯欲賣其東，克拔欲買其西，相持未決。十年五月，士順竟增價錢三百八十五千，將地全買。克拔錢業兩空，復控於縣。斷令依士順所出之價，令史、趙各買其半，地段配圖拈取。以士順違斷，薄予掌責。既而趙拈頭分，史拈二分，克拔繳足半價，稅契管業。士順因未遂全買之私，唆法堯勿賣，己亦不買，姑完縣案，來控於府。並稱其地經士順於十年四月間，出價二百三十千，全行典當，若不售之士順，則典價尚須追償，以爲挾制，捏契呈案。若士順者，可爲狡詐之尤者矣。始而勒價以要其售，繼而增價以沮其成。其全買也，則明違縣斷。其不買也，則陰抗縣斷。總之，憑一龍鍾之叟，以障己身，而乃百方播弄，必欲使數畝膏腴全歸掌握而後止。迨至本府提訊，亦明知鬼蜮情形難逃燭照，復捏一典契，以逞如簧。使果典當屬實，彼在縣興訟經年，何未提及一語？且經該縣斷後，其地已半歸於史。彼竟倚恃多

財，擅求全璧。其視琴堂之判，曷若弁髦。豈不准全買，便准全當耶，若無此事，則僞契固犯刑章。若有此事，則抗斷又干法紀。重責三十，以示懲儆。如敢向牛姓訛索典價，便當提案嚴究，治其擅造僞契之罪。其地着史克拔再繳錢一百九十二千五百文，全行承買，限十日內繳領完案。牛法堯受人愚弄，毫不加刑。牛富賣田，曾向其祖關白，尚無不合，免其置議。餘屬無干，概行省釋，取結附卷，即行縣知照可也。此判。

誤娶有夫之婦事 道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

審得洛陽縣民何錦控宜陽縣廩生鎖錦堂拐窩髮妻等情一案。緣何錦於嘉慶十八年，娶妻任氏。次年閏二月，氏母任范氏以年荒，與其弟范顯周即范步雲謀，乘錦他出，令步雲夜至其家，領氏潛赴新安，憑中人張三省等媒合，賣與楊中立爲妾，得價銀五十五兩。氏兄任大即任永福，雖知其事，以母命莫敢發也。錦於失妻次日稟縣，該前縣飭錦與永福偕差緝訪。迄未就獲，從此伯勞飛燕，天各西東。錦雖不忘故劍，而琵琶別抱，蕭郎已是路人矣。道光二年，中立物故。七年，楊母憐氏幼孀，令永福領回擇配，不索聘財。適鎖錦堂喪耦，經中人張繼業等媒合，納爲繼室。但知爲楊氏之姬，不知爲何郎之婦。寸絲不費，白賺娉婷，窮措大何修得此。詎料藁砧無恙，羅敷尚有夫耶。十年，錦憑母舅馬和尚偵知其跡，與其母託言進香，瞰諸鎖氏之門，果故婦也。噫，據蒺藜而入宮，不見將歷廿年；採蘼蕪而山下，相逢僅窺半面。錦此際亦大難爲情矣。拐窩之控，固所宜有。然匹夫只有懷璧之愆，秀才焉有盜綃之

手。況春光早占，尚有先我着鞭者乎。錦堂據情申訴，該氏昵情新好，竟謂錦自棄糟糠，並以身契係范姓出名，牽到無干之范元和及送信之馬和尚，列爲媒證。彼婦之口，亦狡矣哉。惟永福與楊氏買契，未經提到，無從質究。本年集訊，得悉前情。查何錦未曾銜玉，例得還珠。因該氏已事二天，不願再收覆水，洵落落丈夫氣也。惟念年逾不惑，尚泣鰥魚，情殊可憫。鎖錦堂誤娶有夫之婦，本應離異，然破鏡既不重圓，則明珠何妨補聘。着幫給錦錢八十千，以便另娶。任氏仍歸錦堂完聚。如此權宜辦理，庶幾兩面俱全，並非趙璧秦城，强作這番交易也。任范氏、范步雲、楊中立、張三省等，均有不合，業已身故，免其置議。任永福知情不舉，咎有應得。俟結案時，再行發落。兩造保候，無干省釋，取結備查。此判。

假冒職官事　道光十一年三月初六日

審得宜陽縣民周西侯控監生趙雲祥等私充行户等情一案。緣周西侯於道光八年，頂伊故伯周文彰嘉慶二年舊帖，在韓城鎮開設轉脚牙行。以應換之桃符，重裝門户，幸儕輩不汝瑕疵足矣。乃貪狡性成，妄稱先世舊規。凡遇過載，令同行用伊發單，津貼牙用。均是行耳，彼豈加人一等乎？宜其嘿無一應也。慾壑未盈，訟端遂肇。一告無帖充行，而以舊易新，各執信物也；一告改帖亂行，而以彼易此，不紊成規也；一告紳衿、胥役之違例當行。而當行者，固紳衿之子，若侄也。即快役陳文淵開設棧房，代各行應差堆貨，誠有不合。然未嘗明領司帖，説牙抽税也。由縣而府而司，訟歷三年，牘高一尺。猜猜

猘犬，尚復狂吠不休。且自前府斷後，該原告舊帖，早經追繳，迄未請領新帖。是當日開行者，人皆新帖，彼獨舊帖。而今日開行者，人皆有帖，彼竟無帖矣。玩法逞刁，進退無據。滿杖以懲，嗣後永不准其開行。仰該縣另募妥人領充，以符牙額。更有奇者，其父周文理，因控門毆，牽連到案。煌煌乎三品頂戴也。問何職，曰：世襲輕車都尉。異哉！廕此職者何代？襲此職者何年？茫然無據，不知兆何妖夢。乃以一介細民，作此沐猴之狀。其視朝廷章服，竟如戲場紗帽耶。足爲負乘之羞，豈止繁纓之僭。着將頂戴革去，發該縣照例治罪。監生趙雲祥之侄趙三祝、監生黃乾先之子黃萬全、監生王樹德之子王全、監生魏天文之子魏振清、武生趙連升之子趙五魁及王文公、趙坦然，開設轉脚行店，均經驗有司帖，訊無朋充違礙等弊，准其照舊開行。惟千總周漢標供稱開行者，乃其孫周義和，而所領司帖，則謂寄存縣房，日久迷失。夫官牙着役，專以司帖爲一紙護符。若如所言，是農夫捨其耒耜矣，斷無是理。周義和是否無帖充行，抑該房實未給發，仰縣查覆，以憑究辦。陳文淵身爲差役，擅自開設棧房，致人挾控，杖責示儆。至周文理被毆一節，緣文理託人代抄呈稿，爲陳文淵邏獲，彼此忿爭，被陳維新、陳懷合、陳撈撈所毆。維新業經予杖，懷合等未經到案。行縣發落，周文理父子由洛陽縣押發，周漢標保候，餘俱取結釋回。此判。

控追本銀事 道光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審得洛陽縣民盧光華控蕭永亮等霸本不歸等情一案。緣永亮等故祖，於乾隆三十四年，當給光華故

伯等地五十畝，立有典約。四十四年，永亮故父珍領到盧姓本銀三百兩，開設糧坊。獲利照本分七分五厘，人分二分五厘公劈，載在領約。年餘歇業，領約迄未掣銷。嘉慶八年，永亮等叔祖贖回故產三分之一，餘地照原價更立新約。道光七年，永亮等備價贖地，光華兄光和等忽出領約，令其先歸本銀，再行贖地。永亮等謂早經清結，彼此爭執。經中人韓璽等調處未協，遂致成訟。縣斷將地放贖，本銀無賬可憑，不准着追。屢斷屢翻。去歲，光華復控於府。查地畝業經贖回，無庸置議。惟所控本銀，如全已歸楚，蕭姓當日斷無不掣原約之理。如全未歸楚，盧姓多年又無不索原銀之理。蓋賬款實有轇轕，或未歸而以別項作抵，或已歸而有尾欠未清，一時難以結算。又恃人皆現在，活口足憑。牽制因循，迄未將葛藤斬斷。迨蕭珍既歿，其子尚在孩提，而一紙信符，遂爲盧氏傳家之物，久藏塵篋，亦或悠忽忘之。嗣經查取典約，並將此紙檢出，五十畝既返鄭田，三百篇應歸趙璧。兄終弟及，遂爾瀆訟不休。揆之情理，大概如斯。至當年究竟若何，則故老無存，孰能起死者而問之？然而筆迹分明，正不得視爲廢紙。彼有據而可贖遠年之產，我有據而不能收遠年之債，亦何怪語若蜩螗呶呶置辨耶。善乎韓璽之言曰：蕭姓當日既分利四分之一，盧姓今日宜收銀四分之一。彼此情讓，便可權宜了事。語雖模棱，實爲得間。本府明斷，亦竟無以易之。着蕭永亮於一月內照原平繳元銀七十五兩給領完案。事已遠隔五十年，限故寬予三十日，從其類也。取結備查，行縣知照。此判。

重利盤剥事 道光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審得洛陽縣民嚴得禄控縣役袁純一等誘子匪蕩，重利盤剥等情一案。緣道光十年七月，袁純一等向嚴得禄子永祥逼索欠項，致滋口角。得禄查問，其子稱係賭債。自九年八月，輸錢五千，逼立十千之約。加一行息，換票五次，除還錢三十千外，至本年六月，疊算錢一百三十千，立有借約，係同賭人楊振德、張振清作中。又買縣役馬萬魁羊五只，作價二十千，一月不還，加利五千，立有欠約。係張振清、熊安作中，羊隻實未到手。仍萬魁售賣得價，得禄不甘，以前情由縣控府。問同賭尚有何人，則除袁純一等三人外，不能多指。事無左證，安知非自污圖賴。至純一所呈借券，利只三分。楊振德等亦供無滚利疊算之事。索閱所抽廢票，業經銷毁，又難根究。惟永祥年未弱冠，有父在堂，事難專制。純一即與通財，何不關白其父，以免後言。况永祥素業木工，本微利薄，又何所需而賒貸多貲。以所處之境，證之所控之情，固已瞭如指掌。特彌縫完固，令人無隙可乘耳。使竟勒限追償，將弱肉强食，愈長奸人之智。酌令三年帶還，不准算利，庶幾少得其平。若所欠馬萬魁之項，則月利五千，公然署券，實屬違禁。乃萬魁匿不到案，令其兄殿魁代質，蓋自知所爲不法。殿魁恃充府役，又非此案正身，希恩邀免，重杖三十，以懲奸蠹。永祥罪屬同科，且被人愚誘，貽累衰親，杖責示儆。欠項本應照例入官，但羊隻是否交納，兩造各執一詞。業已分別責懲，不值再加嚴訊，免追羊價可耳。取結附卷，一干釋回，即行縣知照。此判。

西席被毆自縊事　道光十一年六月初八日

審得嵩縣民吳春和控楊廷璽等毆師致命等情一案。緣吳春和兄春鳴，素性迂謬，失愛庭闈，爲其父元昇所逐。出外獵食，路經楊廷璽村，向其投宿。廷璽知爲文士，留課其孫楊明讀書。言定四月入學，七月解館，共奉修儀八千。以傾蓋之交，相延入幕，此亦窮途之美遇也。奈廷璽山野性成，不能虔設醴酒，致主賓多有齟齬。迨至解館之期，復涉口角。廷璽子二福竟將春鳴扭至通衢，勢將用武。幸有纓冠之救，雞肋未飽老拳。春鳴被辱不甘，遂以毆師控縣。廷璽悔懼，託朱八駿等議和。卑詞厚禮，敬謝先生。得此收場，亦足爲斯文吐氣矣。使從此割席分襟，萍水不能再合。既參辰之不見，庶蠻觸之無爭。詎料一波甫平，一波又起乎。蓋春鳴歸後，遺有書藉、衣被、錢文等物，約廷璽送還不果。十月，春鳴復經是村，寓王者祥舖內，託其致聲廷璽，俾踐前言。廷璽率子三福即持被一條，錢一千三百文，尋至前途，令春鳴攜歸不允。彼此忿爭，春鳴拳毆廷璽額顱成傷；廷璽推其合面倒地，磕傷顱門、額角等處。三福復拾石毆傷春鳴髮際，兩造遂破頭爛額而赴公庭。不以玉帛相見，而以兵戎。賢主嘉賓，蓋亦一時之僅見矣。該縣驗明傷痕，令俟醫痊即訊。詎春鳴出言抵觸，幾受杖責。哀哉吳生，既犯東君之怒，又干南面之威。此際所遭，實爲狼狽。然而咎由自取，夫復誰尤。何乃命比鴻毛，竟徇匹夫之諒耶。旋於東關元壇廟自縊身死。經該縣驗訊，議擬通詳，未經發落。詎屍弟吳春和由府而道而司，疊行上控，並牽砌楊二福、楊明助毆，及縣役楊松林等押原放被等情，批府提訊。查春鳴實係自萌短見，別

無威逼情形，自應就門毆本律問擬。楊三福仍照他物毆人成傷笞四十律，即予折責。楊廷璽雖有不合，姑念業已受傷，應與未經助毆之楊二福、楊明，及並未押索之楊松林等均予免議。吳春和控詞失實，念其痛兄情切，從寬勿論。被子錢文，在縣業經繳領。至書籍衣服，據楊三福等供稱，吳春鳴於未辭館之先，寄存李丑肉舖，仰該縣查追給領。一干省釋，取結候詳。此判。

縛毆斃命事 道光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審得澠池縣民王正邦毆傷王有魁越日身死一案。緣王有魁係正邦無服族孫，素行匪蕩，不務正業。致母子失屬毛之愛，夫妻多反目之嫌。道光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因前在新安民介萬倉博局失采，無力歸償，令萬倉冒伊岳家僱工拓小羣名，詭稱其岳買牛，虛出價錢十三千，騙到正邦牛一頭，以抵賭債。其價約於次日在伊僚婿李姓家兌交五千，餘俟月朔全楚，但濟燃眉之急。不虞尚口之窮，實屬愚詐。二十五日，正邦尋無李姓其人，漸悟其謊，轉赴有魁家，則方在室僵卧。遇其母武氏、妻徐氏於門，詰不知情。並切切然慮其被紿也。於是呼有魁出，與其同居堂弟有剛、義弟葉鐵錘公同詢問。有魁言語支吾，毫無指實。正邦謂有蹄迹在嶺，同有剛等拽令往尋。芻牧之地，往來者何止一牛，刻舟求劍，令人發笑。迨行至葫蘆丁地方，有魁却步不前，被正邦批其一掌。作勢投崖，經有剛挽其衣帶而止。正邦亦不敢相逼，同回舊路。遇族人辛酉於王老聾家，約嚮夕至有魁家，爲伊講處。但欲不失舊物，何意於毆，更何意於毆且死也。有剛、鐵錘先歸，有魁行至距其家一箭許山坡，蹲身少憩。坡上有栗樹三，粗僅盈

把，鼎立如品字形，距所蹲處不數武也。正邦踵至，復向窮詰，直以局騙責之，有魁亦抵觸不相下。正邦忿怒，至其家具述前狀。謂非細打，不能吐實。令有剛往告伊妻，謂：今日必得下落。蓋慴於閫威，急思有以報命耳一笑。正邦乃攜麻繩一條，木杆一根，先回原坡。武氏痛子不肖，亦持梃叫罵而往。鐵錘相隨解勸。比至山坡，有魁方與正邦撑拒。該氏歷聲喝禁，謂：逆子騙人財物，尚不聽尊長管束耶。正邦因將有魁兩手拱合縛住，兩腕故有繩痕。牽至栗樹下，結繩於幹，褪褲而楚其臀。鐵錘攔勸不止，見武氏亦有助毆之勢，拖令回家。詎有魁扭身樹間，其臀爲他樹所隔，不便加毆。正邦復至其家，取柴斧伐樹一株。因衷衣全行褪落，用餘繩自下兜縛，復加箠楚。有魁負痛，以頭撞樹。眉叢眼胞故有磕傷。正邦解其繫襖腰帶，長一丈二尺。拴於頂上樹枝。距地七尺高。令其左耳後貼樹，故有墊傷四點。用帶自右腮頰相連下唇吻，左旋連樹繞至腦後，隨自右耳後右頷頰下相連咽喉上左旋，連樹縛定。吃重在右頷頰，其深二分紫赤色。傷痕原不在咽喉上也，至咽喉則痕淺而色淡矣。下部既無所障蔽，上身又不能動搖，爲所欲爲。鬥毆案內，從無此從容下手者也。蓋其被毆也，由於兩手之束縛。其就縛也，實由於阿母之呵禁。不然兩雄相角，勢均力敵，何隨人輾轉如弄嬰孩若此。又毆數下，有魁始將真情吐露。不知何時，已受腰眼一傷矣。鐵錘歸後，欲復來勸。經武氏斥逐，謂：任其毆打，看是如何。一時負氣，誠不料若是楚毒也。迨徐氏往尋，則已毆罷。先解繩，後解帶，有魁已委頓於地。該氏問其狼狽若此，尚敢不從規勸否，置之而去。平日既乏同心之誼，此時猶出快意之言，伉儷之情，亦何太薄，宜爲兇犯所藉口也。適王辛酉來踐日前之約，欲即負回。有魁慮其母妻不容，辛酉先往講解，而後背負以歸。正邦隨往。則有剛及其族人有平

等咸在。時已曛暮，未及審諦傷痕，乘夜同往尋牛。武氏等燃火照看，其臀傷固不待言，而脣腮等處帶痕宛然。二十六日，其同居堂弟樹林、胞侄克昂亦曾見有帶傷。毆後死前，有人共睹，其爲正邦所縛何疑。二十七日傍晚，正邦牽牛回家，有魁已於是早身故。該犯率其子驢振往視，驢振入門，即向武氏長跪求情。該犯同族人王雙驗視屍身，猶以非其毆死之言强辯。會巡役綽號武霸頭之張法前來查問，而該犯即潛遁矣。該役慮其遠颺，令王雙瞷諸其家，經犯妻辭以未歸。二十八日，有剛承武氏命赴縣鳴冤。武霸頭欲往緝兇，恐難入室，偕屍妻往喚該犯至家，令其守屍。該犯饑餒，時葉鐵錘家請會，邀該役同往一餐，並願出錢二百，僱人看守。該役准令暫回，約於次日早至。二十九日，該犯未即赴約，武霸頭仍偕屍妻往喚。帶至半途，該署縣陳令已赴鄉勘驗矣。傳案訊悉前情，以腰眼爲致命重傷。錄供通報，移交現任高令覆審無異。將該犯擬絞，由府招解到司。原招於有魁縛手之時，未將其母喝禁一節叙入。其餘亦多疏漏，臬憲以死者方在壯年，何以任人縛毆毫不掙拒，葉鐵錘既至其側，恐有加功情事。適本府因公在省，委同署開封府王會鞫。訊明鐵錘實未加功。而帶痕一傷，該犯狡不承認。並供出有魁室家不睦，且揑稱武霸頭乃徐氏表兄，同往捕捉各情。覆檢招册咽喉上一傷，深二分，紫赤色，亦足致命，恐有意外致死別情。案關重大，請於臬憲將該犯發回。提集全案人證，並原驗刑仵，督同高、陳二令，隔別研訊。以上各情，供吐如繪。質之該犯，亦不能置辯。至帶痕一傷，亦經該犯比對相符，蓋左既貼樹喫重，在右所謂深二分紫赤色者，專在頷頦之下至咽喉上，則已輕微，原格欠晰，致滋疑竇。然則有魁之死，仍死於腰而不死於喉，死於毆而不死於勒。南山可移，此案必不可動。復詰該犯，何以認重傷

不認輕傷，孰輕孰重，彼亦茫然不辨也。狡而已矣。查徐氏與有魁不睦屬實，而臨時固無致死之心。武霸頭與徐氏同往屬實，而平日並無結交之迹。使或別有陰情，則綱常所係，亦孰能曲法貸之哉。王正邦一犯，仍擬絞候；介萬倉隨同局騙，予以重杖。餘屬無辜，概行免議。該犯解候臬憲審轉，刑仵隨往備質。本府仍恐該犯狡翻，故長言不殺，叙其情節如右，以待覆查。此讞。

私質弟產事 道光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審得山西曲沃縣民趙德隆控宜陽縣貢生杜清芳即杜子龍代兄霸產等情一案。緣趙德隆在宜邑韓城鎮開設永泰號錢店。杜子龍胞兄杜自芳即杜子南，自幼出繼堂伯爾宣爲嗣，與子龍降服小功，久經析產。道光五年，子南合夥趙成仁等開採煤窰，憑方書升作中，當給永泰號地一頃零七畝，得價八百五十千，以資窰費。七年，因煤窰賠累，陸續支借該號錢積至三千六百串，無力歸償。子南私將子龍地四段，計一頃九十畝，詭稱己業，憑原中說合，質與該號作抵，仍行稞回，以故子龍未覺。八年，又拖欠錢三千一百串，因將所當本身之地，覆價一千三百串；所當子龍之地，覆價一千八百串，以抵欠項。將地按段指交。時地內已種麥苗，並詐稱代包佃户籽種。但欲彌縫自固，不慮漫空之霧，見晛而消，實爲途窮計拙。九年，該商赴地收麥，則萬隴黃雲，渺無一穗。蓋子龍先已刈獲登場矣。德隆以搶收控縣。該前縣勒子南繳還典價。迨逾限未償，差押交地。子龍以業不由己抗辯。德隆則謂其本未析居，朋謀霸產，兩造互控到府。查杜氏兄弟，實已析居。本府前因甕客張有經控詞，業經質明在案。即如德隆所言，則祖

業貽留，理當共享，又何能以一人之私約而質兩人之公產耶。其非强霸可知。所有一頃九十畝之地，仍歸子龍管業。其典價、覆價，共錢五千四百千，候飭縣向子南勒限比追。至子南本身之地，准其抵兑，現已交地四十二畝。餘六十五畝，亦行縣飭差押交。惟子南負債累累，不思善爲補救，乃恃其狙詐，掉弄空拳，陽爲割地議和，實屬瞞天造謊。無論豪右受商於之誑，而欺及骨肉，行比穿窬，抑亦難爲兄矣。本應嚴懲，姑念愧悔交集，暫從寬宥。如延不交價，抗不交地，仰該縣加倍究處。趙德隆控出有因，與本未搶收之佃户楊二娃等，並未訛索之差役之宋戊子等，均免置議，一干省釋，取結附卷。此判。

誘拐孀婦事 道光十一年七月初八日

審得鞏縣孀婦陳李氏控陳保等圖財强嫁等情一案。緣氏青年早寡，不能自潔，時有桑濮之行。氏翁陳士禄以其撫養幼孫，未忍遣嫁。去年八月，爲所私陳法科誘逃。氏兄李黑漢偕士禄往尋。黑漢遇之於途，向前理論，被法科刃傷，因而訟縣。夫以至親投首，宜無可解免之辭。孰知移星換斗，以僞亂真，更有陳平奇計乎。氏在城候訊，寓代書武肅謀家，認肅謀母爲義母，肅謀因爲畫策。謂士禄乃其叔翁，而氏爲李姓抱養之女，黑漢並非胞兄。引一年已九十之丐婦崔郭氏冒稱爲氏生母。蓋士禄既非一脈之親，黑漢又無同懷之誼，其分較疏，則其詞不足深信矣。自是解鈴妙手，幸該縣未爲所惑。但從寬科斷，懲法科以杖，將氏交士禄領回。迨下堂後，又爲肅謀掠去。士禄喊禀，飭差押交，假兄妹欲作真夫

婦耶。楊花飄蕩，真所謂鴛鴦處處飛矣。士禄乃與黑漢商明，受聘財八十千，嫁與汜水縣民許學詩爲室。詎氏因未將其子帶去，且情戀舊好，仍欲以孀閨爲野合之場。乘間逃逸，遂以前詞控府。不敢斥言士禄，託詞於族人陳保。本府以該氏應否嫁賣，總以有無姦拐爲憑。士禄等果係其翁、其兄，斷無自行誣衊之理。提案親鞫，悉氏夫實士禄所生。而爲故伯過嗣，以本生父而目爲叔翁，已屬荒謬。至崔郭氏一説，毫無影響。乃核閱原卷，始稱夫翁。陳某未幾而變爲叔尊矣，始稱胞兄李某未幾而變爲異姓矣。前後矛盾，明露馬脚。此等伎倆，不能售之於該縣，而欲施之於本府乎。武肅謀玩法舞文，殊堪痛恨。本府欲證明法科誘拐之情，以便究肅謀架唆之罪。乃何日逃走，何處訪獲，及平日種種冶蕩情形，士禄等供吐鑿鑿。該氏狡不承認，械其十指，極口呼冤。如此頑皮，得未曾有。本府有事秋闈，即日進省，未及覆訊。着將一干人證發交洛陽縣嚴行究報。陳法科誘拐孀婦，拒捕傷人；武肅謀以代書粧點情節，架詞佐訟，均應重懲。務期水落石出，各科各罪，勿得稍事姑息也。全卷併發，此諭。

判語録存卷三

殺死一家二命事 道光十一年十月十四日

審得洛陽縣民楊正安控張二祥主使殺命等情一案。緣正安表侄賈遂娃年甫十三歲，其母董氏、兄仁元，爲馬毛旦所殺。正安攜遂娃控二祥主使。先經發縣訊究，正安等復隨詳具控。本府提案親鞫。悉董氏悍婦，適遇毛旦兇徒，以小嫌而逞大忿。二祥雖別有訟隙，於此絶不相蒙，不能捕風捉影，妄以主使坐之也。按該氏妹婿趙克成爲二祥市肆傭工，欠有錢項。克成身故，氏接妹同居。本年三月初四日，二祥曾往索欠。遲至四月初一日，氏忽控其前次調戲伊妹，經縣傳訊在案。設有其事，當時何不舉發？明係被討緊急，造穢言以箝其口耳，此一事也。馬毛旦者，打死人命赦犯也。氏欠錢五百五十文，屢討未償，反遭斥罵。雖忍而未較，其忿焰早已中燒。嗣後遇氏於塗，毛旦方醉，挾嫌索鬧，喝其冲伊道子。氏以死囚詈之，觸其所忌，而毛旦虎性發矣。戟手痛罵，遇勸未得加毆。氏合不死，自甘雌伏可也。乃水沸加薪，遽行喊控，於是殺機萌焉。七月初八日早，毛旦握刃叩門，先將氏子仁元砍倒，進而刺氏於房，並將氏妹趙董氏劃傷，鄰人覺而號救。該犯中餒，自投智井，被獲到官。氏母子於是夜先後身死。是其啓釁有由，挾嫌有據，匹夫懷怒，流血伏屍，豈必操縱由人而爲獵場鷹犬哉。況二祥亦不過睚眦之犯，性非兇狡，又何致處心積慮而成於殺也。然正安等屢審不服，殊難臆斷。本府提至當堂，問其親見

二祥囑託乎？抑有人見而汝聞之乎？或毛旦自行宣泄乎？皆曰無有。然則何據，蓋語出賈董氏未絕時呈稿。查該氏身被重傷，精神昏瞀，且爲時半晌，何暇細訪由來，不過挾忿藉誣，爲一網打盡計耳，詎足爲憑？又諭毛旦：果有主使，爾罪尚可輕減，必當實說。而該犯自認甚堅，蓋亦知浮雲難掩，不能妄事株連。觀其入於坎窞，尚有畏法之心，斷非任俠借軀，步趨荆、聶也。馬毛旦一犯，仍擬斬梟，斷付死者財產之半。雖親老丁單，不准留養，即行解司。楊正安懷疑妄控，重予掌責。與無知之賈遂娃一併逐釋。此判。

免造灘册事 道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

審得鞏縣民宋玉川等控監生張金明等抗造灘册；並張金明等控户書劉建酉等串謀索費等情一案。緣該縣地濱黄河，向有灘地四十一號，計一千一百五十餘頃。乾隆十七年，塌去海、鱗、潛、淡、翔五號，尚存天字等三十六號，計地一千零四十四頃。内分糧地五百二十六頃，租地四百十七頃，餘係河溝淤泥，不堪種植。經委員丈明，造具鱗册存案。自是塌漲靡常。至五十七年，租地全行塌没。次第報豁，糧地亦有冲塌者，議俟旁近漲出，先儘撥補。嗣於嘉慶七、九兩年，天、地、宇三號，漲出租地五十二頃四十八畝七分，報明升科。至道光九年，又經塌没，其租銀現經該縣請豁在案。於時區頭宋玉川等，因舊册歷年久遠，户名不符，請造時册，經縣批准。業户張金明等，以原契可據，不願更造。並稱灘地八百三十七頃，户書劉建酉等按畝派費，迭次由府控司。藩憲因歲報租册僅有地五十餘頃，數目懸

殊，恐有隱匿，批府查丈，並將時册應否更造議詳。本府按所控畝數，自非專指租地而言，若連糧地併算，則乾隆十七年丈明舊案實有地一千餘頃，數亦不符。即謂續有塌減，不過冒估八百餘頃，何以有三十七頃零數可稽？自應查丈明晰，以昭核實。當委候補縣陳前往會勘，因青苗在地，暫請緩期。宋玉川等遂以張金明等號內現有新漲地畝不聽勘丈等詞續控。復經藩憲檄催，本府移委分府孫親往勘訊。茲據牒覆到案。查張金明等所稱灘地八百三十七頃，係據乾隆三十七年鞏、孟兩縣控案。彼時僅就所爭之地丈有此數，非指全境而言，更與現在情形無涉，應毋庸議。至宋玉川等所稱新漲地畝，除海、鱗、潛、淡、翔五號糧租各地均經塌沒，及天字等二十一號租地塌沒外，惟餘、陽、雲、騰、致、雨、露、結、爲、霜、金十一號，實有新漲地三十一頃三十五畝九分九釐九毫。查該號內原額糧地二百四十四頃五十五畝五分四釐三毫，現存糧地一百八十八頃十四畝六分三釐一毫，計不敷地五十六頃四十畝四分一釐二毫。所有新漲地畝，着援照乾隆五十七年議定撥補之例，各歸各號，撥給業户領種，以免虛懸糧額。其不敷之地，俟續有漲出，再行撥補。若更造時册一事，區頭以户名更換，册契不符爲詞，似屬近理。不知該業户等展轉售賣，其原册户名遞於契內註明，不難核對。若就現存之地，另行編造，其舊經塌沒者，自所不載。設有漲出，其爲何人老業？轉無考據。若仍以原册爲憑，此番更造，豈非蛇足？且即此現存之地，不能不歲有塌漲，其將歲易新册乎？斷無是理。如照原載畝數而更以新收户名，則其地半在河身，多寡踦零，憑何查丈？隔壁猜枚、全無把握。即使建成，亦是一本糊塗賬耳，有何用處？此舉殊屬無謂，不過户書區頭假公濟私，巧作生財地步。本府前過鞏境，有業户數百人攀輿籲訴，其爲不便可

知。時册着即免造，以歸簡易，以順輿情。劉建酉等尚未得費，從寬免究。所有前後勘訊情由，速即加看轉詳。此諭。

過載行抽用事 道光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審得洛陽縣民鄭瑞麟等控仲元昇等霸行阻商等情一案。緣洛陽棗園渡口，向有過載行四家。遇洛河運糧船隻至此卸載，代客僱脚發運，抽用納稅，並幫南關同行差費。嘉慶十年，距棗園數里之象莊村民張家書自用車輛卸糧，運赴本莊售賣，被該行要截索用，致啓訟端。該前縣吳斷令：投行抽用，不投行不准抽用。各具遵依在案。本年二月，鄭瑞麟侄鄭元等，與該行仲元昇等亦如前興訟。縣斷僱車運糧，不准不投行過載。如糧係自食，車係自畜，裝載各任其便。瑞麟等不服，遂以前詞控府。象莊集首馮是式、斗行陳進財、吕家廟、斗行吕良棟等，亦各藉詞互相訐控。提訊得悉一切。查行用所以濟公需，糧販所以資民食，事原並重不容偏累。由前斷而論，則小民惜費，孰肯投行？雖以數十輛之多，運數百里之遠，亦聽其往來無禁。彼過載行竟成虛設，稅課何徵？由後斷而論，則單車匹馬，近在咫尺，苟出僱覓，皆將聽命於行。爲叢（毆爵）〔驅雀〕，必致該行户龍斷居奇。即自畜車馬，安知不指爲僱覓，借端訛索？恐將來窮商小販却步不前，實於民食有碍。本府酌中定斷：如在該縣境内，投行與否，悉聽其便。如運至境外，必由該行轉發。倘揑稱發短，實係發長，由該行自行稽查，報官究治。如此辦理，庶幾兩得其平。仰該縣照斷，出示曉諭，俾商民永遠遵守。惟該行郭復禮現已身故，何人承充，倪登科、

許自治俱執舊帖，應即更換。仲元昇所執之帖，稱已繳縣編審，是否屬實？將三人發縣收管，聽候查辦。鄭瑞麟等所控，尚無不實，免其置議。馮是式雖係幫訟，但所稱阻商一語，不爲無見，從寬免究。呂良棟執有本身牙帖，並呈出該前縣鄭告示一紙，准其與象莊斗行在棗園公同過斛。馮七、馮思順俱執舊帖，應即更換。馮孟、馮思道、鄭榜、陳進財隔行頂充，且係異姓遠年舊帖，應即革究。着鎖項同馮七、馮思順發縣收管，聽候究辦。牙帖八張並發，無干省釋。取結附卷。此判。

私嫁子妻事 道光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

審得洛陽縣民馬和尚控王長發等搶佔髮妻等情一案。緣馬和尚父馬煥繼娶王馬氏爲室，帶子營虎。惑於讒搆，將和尚及其兩兄永良、永升析出。溺牀第之私，薄庭闈之愛。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可爲痛恨。和尚經伊伯馬炳撫養成人，娶王發合女爲室。嗣於道光九年二月赴山西潞安府賣藥營生，其妻時寄母家。然雙魚有信，屢報平安，共知遊人無恙也。距老子昏悖，忽生奇計，揑稱和尚已故，並未謀之王發合，託胡禄爲媒，將王氏改醮王全貴爲室，得財禮錢四十五千。全貴亦知其情曖昧，特以主婚有人恃而不恐，遂於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夜，隨煥潛赴發合家，誘出該氏，負之而歸。一則情同略賣，貪財而賊父子之恩；一則跡類行强，慕色而蔑婚姻之禮。傷風敗俗，厥罪維均。發合於初四日稟縣，馬炳、馬永升則捨煥而專訟全貴。且以王長發率搶爲詞。爲親者諱，情有可原。該縣未及傳訊，而方外人已行脚歸矣。於是亦以前詞具控。案經本府提訊，復有族鄰三十餘人公詞爲和尚呼寃。乃庭訊之下，馬煥、王全

貴猶狡展不承。和尚等惟痛自怨艾，不置一詞。而馬炳勃發天良，以上各情，俱爲本府垂涕泣而道。子誠不可證父，兄何不可訐弟耶。馬煥、王全貴俱有應得之罪，徒以事關天性，不欲窮治其獄。但將王氏判歸原夫，免追財禮。既於馬煥曲從寬典，不得不於王全貴有恕辭矣。王長發等既未率搶，從寬勿論。和尚夫婦仍從馬炳過活，王營虎着即歸宗。如敢刻延，准馬氏族衆扭赴本府，從嚴究治。一干省釋，取結附卷，行縣知照。此判。

鬥毆事　道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審得洛陽縣生員李南枝控差役蔡讓仗差欺民等情一案。緣李南枝兄弟毓發、毓華，家居佃莊，開設錢舖及雜貨舖生理。道光十年，糧差蔡讓墊納該村錢糧，將糧票交李毓發代催。餘票數紙託毓發轉付地保賈文德。先令墊完自向花户催收，文德不允。嗣因事入城，該差將其看管，經班役閔士福保釋，如約墊完，多收錢五百文。本年四月，蔡讓復將該村錢糧墊納，欲李毓發仍照上届辦理。毓發未允。該差往覓賈文德協催。文德以其多收錢文，並挾看管之嫌，彼此争毆。蔡讓受有微傷，向李毓發舖中走避不納。該差回縣，遂以抗糧毆差等詞，將李毓發兄弟及賈文德稟控，並稱奪去糧票三十餘紙，該縣簽拘，時本府因公在省，毓發奔訴。回轅後，又經李南枝續控。因准提勘，堂訊得悉一切。查李毓發兄弟，並無不合。其去歲收票代催，反爲越俎，既往不咎，姑免置議。蔡讓原稟並無李南枝其人，該生恃符插訟，量予戒飭。賈文德身爲地保，不知以公事爲重，轉因私嫌争鬥，杖責示儆。蔡讓架詞聳聽，致啓訟

端，重予掌責。至所稱奪去糧票三十餘紙，賈文德堅不承認，彼此互執。惟該役既已墊完，如果捏控，即不能執票催收，致墊項竟付子虛，該役當不如是之愚。及查失去票單內有張士魁、張浩法二户，越日即經該役催完。一虛百虛，糧票似仍存該役之手。豈當日但圖聳准，未慮墊款無着耶？但念國課已完，於公項毫無所損，果係該役捏詞，則茹蘖自知，已足示罰。如竟係賈文德奪去，彼亦不敢執票催收，而三十重杖亦足蔽辜。留此些小便宜惠吾農民，豈非快事？如必欲質對明確，彼二人者勢必茹刑不吐，狼藉於庭，似不值如此嚴訊也。蔡讓所呈票單，着發縣存案備查，該差保日後如敢持票催收，不待花户稟究，彼二人早已互相訐控矣。以便嚴懲。又蔡讓控皂役張永合欠項，着自尋券保理處，勿庸涉訟。行縣知之。此判。

幫運石料事 道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審得鞏縣民張書會等控武舉常清泰等抗差朦斷等情一案。緣該縣遇有興作，需用石料，向係東南兩路地方分辦。張書會等所居南北山口兩村，是爲南路。因地瘠民貧，艱於輦運。自乾隆五十五、六等年，修理縣城東門，及縣堂甬道，及東城涵洞等工，均經附近之大小黃冶、蔡莊等村幫運。黃冶等村承辦十分之四；山口及蔡莊等村，各認其三。舊卷可查。五十八年，因修東站石坊，蔡莊地方宋其法具呈推諉，該前縣朱定以限制。如大石在十五方，小石在三十方外，令黃冶等村照舊幫運，否則不准妄扳。嘉慶十二年，修東門石橋；十八年，修北城涵洞，先後經蔡莊張其章等，黃冶劉復相等藉詞諉卸，均經

該前縣駁斥未准，亦各有舊卷可查。道光九年，因修理縣署，黃冶等村常清泰等又復違抗，與山口鄉約張廷林等互禀到縣。該前縣姚未查舊卷，輒行批免。迨控府飭審，仍照原批定斷，乃依違其詞，謂嗣後如有鉅工，酌派別村協濟。試思以數十年相沿舊案，伊輩尚欲狡翻，豈身居事外者反肯闌入局中乎？信而後勞，該前縣恐尚未能臻此。張書會等果以抗差朦斷等詞控轅，提問得悉原委。夫事有不便於民者，原在良有司察看情形隨時酌改，豈容墨守舊章？惟查黃冶等七村，蔡莊等六村，所支別項差徭，較山口兩村固屬繁重。然丁多户衆，其財力亦遠過之。即量爲助役，裒多益寡，尚得稱物之平。況遺轍可循，歷有年所哉。且事以對照而明，設黃冶等村亦有受人津貼之處，忽經裁革，彼又何堪？所有石差，仍着大小黃冶及蔡莊等村幫運。但山口爲應役正身，僅運十分之三，未爲公允。嗣後，如大石在十五方，小石在三十方外，着山口兩村自運十分之五，黃冶等村幫運三分，蔡莊等村幫運二分。如此持平立案，庶可永遠遵行，不致臨時涉訟，致誤工需。行縣知照。此判。

懷忿自縊事　道光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

審得宜陽縣孀婦任柳氏爲夫死不明上控一案。緣氏夫任滿籯僅有一女，道光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適王合印爲室。九年九月初四，生子。計期僅足八月。合印與其母張氏、兄王壘均疑非合印骨血，屢向任氏追問。並以其常回母家，慮有外遇，禁止歸省。滿籯夫婦思女情切，並怒其以中冀見疑，遂揑稱王壘調姦其女未從，造言誣衊，赴縣呈控。經鄰里講息。十年正月，合印以炊爨之事，責飭其妻。又未向

岳家賀年。滿籯陡觸舊忿，接回其女，復以前詞具控。該前縣鮑以八月生產，事所恒有，何遽有非種之疑？王壘身爲伯兄，不能理解，轉隨聲附和，以致受人反噬，薄予掌責。任滿籯從寬未究，飭將其女送回。乃託故遷延，迄未遵斷。王合印備禮往迓，反出惡聲，遂復控縣。迨十一月，始斷令合印當堂領回。詎滿籯夫婦，率人於水確村中途要阻，致將王壘毆傷。經縣役許清花等喝禁，始得完璧而歸。夫八月生兒，縱無他故，一年霸女，是又何心？乃翁固深舐犢之情，若女詎忘逐鷄之願，流言蜚語，何怪其然。此本府提訊之時，王合印所以有裴文標勸其休妻，而李五龍貪賄爲媒，楊體貞因奸謀娶之供也。王壘（彼）〔被〕毆控縣，任柳氏不候訊斷，由府控道。任滿籯復越控撫幬，批府提訊。本年七月，本府有事秋闈，未及審錄。滿籯自郡回家，復往逆女。引至半途，經合印兄弟奪回。因滿籯作勢投崖，恐致不測，將其綑縛。任柳氏踵至不依，併縛之而交鄉保。異哉，以外父母之尊，雖在危急，亦祇可力爲勸救，乃縶其手足，有如斬豕。竟以麻繩一條，曲盡半子之禮；而鴇原急難，更有難兄。如此奇聞，真堪絕倒。次日報縣，差役送回。詎任滿籯懷忿莫釋，於八月十九日，潛赴王合印地內樹上自縊身死。經該縣驗訊通詳，任柳氏遽以前詞控院。提訊得悉一切。查任滿籯實係氣忿輕生，並無別故。王壘、王合印犯上無禮，致釀人命，各予重責。酌令出資埋葬，以全戚誼。至先經所控各情，誠恐任柳氏果有閨門不謹，逼休謀賣等事。先以好言勸誘，僞作判離，以察詞色。不但王任氏實有戀夫之意，即任柳氏亦無棄婿之心。而合印所供，事涉影響，未便過事刑求。原其起釁之由，總緣鄉愚無知，不能善處，兩相挑激，幾成莫解之仇。玉潤冰清，可稱雙絕，固非一掌能鳴耳。王任氏仍着其夫領回，和好度日，亦不得

絶其往來。任柳氏如往看視，以禮相待。棄嫌修好，永息訟端。任柳氏飾詞瀆控，牽累多人。姑念婦女無知，且夫死非命，從寬免議。一干省釋，取結候詳。此判。

爭渠事

道光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

審得宜陽縣民唐初泰，即唐鵬飛等控僧人素喜朦斷霸渠；及杜兆魁控武生范春山等恃衿撞騙等情兩案。緣唐初泰等所居沙坡頭村，舊有均濟渠與通陽村之通陽渠輪用大崖溝水，以資灌田。溝東又有寺溝河一道，源出猴山文峰山間，經觀音寺僧鑿渠引水，澆灌寺田，下游入均濟渠。然來源微細，出山數武，即滲入沙際。非大雨時行，不能資其利也。道光元年，通陽、沙坡等村，以爭水搆訟。經前分府武，開軍分府蔡會勘。因通陽渠灌四村之地，均濟渠僅灌沙坡一村。又有寺溝河微源接濟，令於大崖溝水口設閘鑿孔，通陽用六孔之水；均濟用四孔之水。撰文勒碑，以垂永久。唐初泰臨渠無地，又因其故父唐斗寅阻撓渠務，褫革衣衿，亦不准其用水。乃於道光八年，在寺溝河下游迤北二里許，地名龍脖，另開渠道，引水灌田。又因河底多沙，不能暢注，挑通河畔寺田，使寺溝渠水直達龍脖。上借來源，下奪去路，因利乘便，可謂善自爲謀。其如人之不受何？控經前分府孫斷令，填平所毀廟地。於山下出水處，與寺僧間五日輪用其接濟均濟渠之水，諭其情讓。不究私開之渠，反得平分之水，原情定案，實屬格外施恩。乃唐初泰抗不遵斷，糾同樊興發等轉以前詞上控。經本府委永寧縣會同該縣覆勘，未及申覆。詎初泰挾其私忿，於十年十二月間，乘該寺已逐匪僧貞吉與住持貞全及其徒素喜等爭控之由，鳩集

監生杜永發、武生范朝陽等數十人擅將僧衆驅逐，佔據寺院。經前代理縣陳差役送回。復令婦女多人寓寺悍拒。嗣於窰洞中檢獲鳥鎗，及紅衾繡枕等物。該縣驗係防夜短鎗，並非軍器，寺僧亦承認不諱。至衾枕等物，設於逐僧之始，即行搜呈，彼緇流何能置喙？乃羣雌煽處，數歷朝昏，其褻物何所不有？焉知非遺留種禍？執此坐罪，何以折服其心？該署縣鄭抵任，訊悉各情。移取該生等入學年分，欲行詳革，旋經籲息，各予責懲完案。先是該前縣鮑倡修西門外石橋，及學署明倫堂等工，令董事拔貢胡玉柱、監生翟銓勸捐。本年正月，范朝陽憑翟銓捐學工錢一百六十千。三月杜永發等憑范春山轉憑胡玉柱捐橋工錢二百三十千。該縣擇在案有名之人，駁回錢一百千，餘錢貯庫。詎杜永發等被責不甘，指捐爲賄，遣子兆魁遽以前詞上控。提訊得悉一切。查鄭令果有受賕之事，則孔方入手，自當少霽霜威，何以朴責滿堂？轉攖赫怒。且於去任之時，何不貫入腰纏，自肥宦橐，乃貯之公所，持贈後人。豈以暮夜所投，留作去思之物耶？至學工捐款，其時尚在移學查辦之先，未露禍機，何須賄免，種種虛誣，不煩言而已解。若撞騙一節，范春山乃其腹黨，豈有疑其中飽之理？聲東擊西，故是項莊舞劍，杜兆魁等本應照例坐誣，姑念到案供明，從寬免議。其擅逐寺僧等情，業經鄭令嚴懲，罪不重科。唐初泰翻控渠案，重予掌責。惟既准其分用五日之水，若仍由山下分支，來路甚遠，沙石滲漉，實屬有名無實。茲斷於寺僧用水後，即由靈官殿側，引入所開龍脖渠內。少爲借徑，省一尺之路，或可霑一勺之恩。至寺溝渠，仍屬該寺。如有淤塞，着寺僧自行疏濬，不准該民人等干預。如竟殘廢，該民人即仍由山下引水，亦不得與寺僧控爭。總之，僧俗皆我赤子，斷無歧視，惟願安置各得其所耳。均濟渠監生范元祿等仍甘情

讓，尚屬可嘉。素喜當堂抗辯，其平日恃財强横，可想而知。掌責以儆。一干省釋，取結附卷。仰工刑兩房，將此會行該縣，再分案詳覆藩臬憲可也。此判。

争渠事 道光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審得嵩縣貢生張文灝等與職員蔣援等，爲争渠互控一案。緣張文灝等係該縣古城村人。蔣援等世居鳴皐。鳴皐等村，舊有永安渠，由大石橋引伊水灌種稻田。古城居其上游，有永泰渠一道，在永安渠身，開口一尺，用水十分之三，衹灌旱田，不准種稻，歷有斷案可查。夫一尺之口，何以知受水三分，誰爲稱量？敢信不差累黍。如此定誌，殊屬顢頇。况既准用水，種稻與否，應聽民便，何以又設厲禁？説者謂：種稻則水有停蓄，消納必多。是仍界限未清耳。不揣本而齊末，塵牘纍纍，不值一哂。道光九年，復涉争訟。該縣仍前定斷。張文灝等呈出水田文契三十八紙，謂該村地畝實係水糧。赴縣翻控，並稱伊渠口之上，亦係永泰渠身。經該縣勘虚，惟既有水田文契，聽其布種秧苗。兩造俱來府争辯，本府移前分府孫覆勘，不但上截渠身所争無據，即種稻一節，仍不准行，移覆在案。文灝等復來控訴。提訊之下，本府謂此案窾要不在防其種稻，而在均其用水。果能測定三分，儘所得之水養所種之苗，雖種稻，亦復何害。方令於分水之處，建閘鑿孔。永安用七孔之水，永泰用三孔之水。俾界畫分明，不能多沾涓滴，庶可永息争端。而文灝等則願開通渠道，自向河身取水，不由永安借徑。非但三分之水在所不需，即上截渠身，亦無所庸其争執，誠爲爽捷。詢其開渠之處，均屬該村地畝。如有他人之産，情願徵

補，事屬可行。乃蔣援謂聽其自引河水，地居上游，恐奪伊渠來路，呶呶抗辯，荒謬已極。無論滔滔東注，取不盡而用不竭，況屬通津，盡人利賴，私渠之水或可任用居奇，官河之水豈亦靳人分潤乎？且查乾隆年間舊案，因古城王經向永安渠借開渠口，被鳴皋、王崙源控告。該前縣即有令其自向河身另開渠口之斷。爾時鳴皋絕無異議，是於該處形勢並無不便可知。特近年來斷案頻仍，總以三七分水定讞，遂成不易之規。設此議非出該生等情願，本府亦難陡翻舊案，令其自出工本，捨三分之舊水，另開數里之新渠也。蔣援戒飭一百，以示薄懲。張文灝等所爭上截渠身，固有虛誣之咎，既已改圖，從寬勿論。即照所請辦理，從此各用各渠，各行各水，兩不相涉。鳴皋如有人阻撓，着來見本府面講。三尺具在，決不輕恕。張文灝所呈文契，四至坐落，不無影射。現已另開渠口，種稻在所不禁，無庸借證。惟蔣援攻其有地無糧，仰該縣按段查明。如有欺隱，立即升科，並照例治以應得之罪。原約發還。取結附卷。此判。

修墩堡事 道光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審得新安縣生員張金城等控工書張本善等朦蔽派工等情一案。緣張金城等係縣東尤彰牌民。該牌地當孔道，設有墩堡。乾隆二十六年重修，經金井、東二十里舖、河村溝三牌協助工料。五十四年，復派火蟲驛等二十餘牌幫修。舊卷及號簿可查。迨五十八年，及嘉慶二十四年、道光四年續修，則係該牌自行支辦，亦有舊卷可稽。十年，因官廳營房，日久傾圮，經該縣派修。張金城等謂每年彩畫之工，本牌

獨任，如遇拆修，應派別牌幫辦。援五十四年成案以請。該縣查無近案，督令自修。該生等仍復支推，地保懼干此責，略將官廳葺補，遽報工峻。該生等無可歸咎，遂以工書朦蔽等情，來府具控。火蟲驛牌民王延齡等亦來申訴。查各牌俱有應辦之差，勢難旁貸。乾隆年間，雖有兩次助修成案，當經各牌紛紛呈訴，該前縣即有後不爲例之批。窒碍難行，已可概見。況比年俱係獨修，更難捨近求遠，別尋案據。且易地皆然，爾牌之工，應借別牌之力。設別牌亦有興作，又誰爲將伯乎？吾恐畛域難捐，該縣即勉狥所請，亦必嘿無一應也。又查該縣墩堡有五，除北路倉頭一牌，地僻人稀，向係別牌助修外，臨大路者，東有磁澗，西有克昌鐵門，俱係自行修理。使尤彰控准，彼磁澗等三牌，亦必執此扳差，轉相效尤，訟端蠭起，尚復成何事體？嗣後，尤彰牌墩堡，斷令自行承修。所有此次未完各工，一屆春融，着即修蓋整齊，勿許草率了事。張本善等詢無弊端，毋庸置議。原被釋回，行縣遵照。並取結存案備查。此判。

爭農渡事 道光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審得鞏縣民張清泰與趙大存等爲爭渡互控一案。緣張清泰等係該縣塌坡村人，趙大存等係趙溝村人，中隔井溝一村。地濱黃河，其田半在河北。塌坡下臨陡崖，不能過渡。每值農忙，轉由趙溝渡口，與趙溝分備船隻，輪日渡河工作，謂之農渡，不准渡商。道光九年，因私載行客，奉縣查禁。彼此恐受波累，於是趙溝謂塌坡向無在伊村夥渡之事，令由本邨設渡。塌坡謂趙溝河北無田，該渡口專爲伊村而

設，直不容趙溝共渡。屢翻縣斷，互控到府。查塌坡果有設渡之處，斷不肯遠數里之遠，轉於別處問津。趙溝如河北無田，又何肯擊楫往來，日涉風濤之險？其爲兩村公設農渡，不問可知。況有舊牘可稽乎？揆其興訟之由，不過因渡商一層，懼一有違犯，共受牽累耳。夫渡商何以有禁？該縣之意，祇緣裴家峪、螞蟻溝二處，設有官渡，恐奪其利，故爲叢驅（爵）〔雀〕。俾堽頭水手多趨蠅頭，不知裴家峪等處不臨孔道，已非商旅所經。況趙溝僻壤，農渡扁舟詎有遠道輪蹄來茲喚渡耶？何庸設禁。至附近村莊，肩挑背負之流，登舟附載，何日無之。必使捨近求遠，別覓官津，恐耳目難周，空煩文告，又何能設禁。多此一節，適足爲胥役輩訛索地耳，殊屬無謂。其兩村公設農渡，間日輪渡之處，着仍其舊。至入冬後，農事已畢，不准開渡。其三時渡河工作，如有行人附載，悉聽其便。此禁既除，該民人等自不致各懷疑慮，妄起爭端。仰該縣照斷出示，以便永遠遵行。其餘牽控各節，從寬免究。取結備查。此判。

呈批 道光十二年二月十八日

塌坡如有過渡之處，何肯越五里之遥，必向爾村争渡？本府堂斷已明，毋庸强辯。兩村原係輪日分渡，伊等果有索價争毆等事，則計日挨查，自當有人任咎，亦不致貽害爾村。如伊等踐踏田苗，着赴縣呈訴，自爲究理。勿庸越控。

爭產事　道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審得宜陽縣貢生白西金控澠池縣監生王淮、永寧縣監生武秀架訟詐財等情一案。緣西金係白志樂之子，其母賈氏久故。有弟三人，西河、西江、西熒，俱庶母趙氏所出。西河少亡無嗣，其妻武氏守義。志樂爲西金納妾，約生子承繼次房。道光元年，志樂物故。瀕危又囑取西江一子並繼，蓋以遺產豐厚，欲兩門均得沾被。既慰死者之心，又塞生者之望。愛子之心，亦可謂無所不至矣。四年，西金與諸弟析居，謂並繼爲伊父亂命，僅取伊年甫三歲庶子樹屏爲西河嗣。又恐武氏女流，不善經理，代司出納。故與西江等析而爲四。又與武氏併而爲一。乃日用所需，過於箝制，致武氏有如寄養。不知者以爲行事之苛，知之者以爲居心之險。蓋陰計西河遺產終歸我有，故一粟一絲，預行尅減，爲將來燕翼之貽。然易地而觀，誰能堪此，家庭詬誶，有自來已。六年，武氏執欲析產，不允。其母武王氏與西金婦趙氏互相毆詈，遂致興訟。王淮者，武王氏之兄；武秀者，白武氏之弟也。閔然佐鬥，經親族理處，欲令西金歲給武氏糧八石，錢三十六千，以資養贍。公議祇此，前者可知。以數千金之產，而計日授食，仰人眉睫。且除所給之外，不知終歲所入作何銷算，僅以區區者聊供饘粥，身居富室，何異窮嫠？平情而論，宜武氏之不從也。該前縣鮑着西金交西江代管，西江不從。西金又謂西江鑽繼不遂，架孀滋訟。兄弟互毆，並擊落西江一齒。先人有命，何用貪緣，西江緘默不爭，尚屬能忍。乃反唇相稽，馴致手足成仇，鬩墻生變。推原其故，總緣阿堵物階之厲耳。死而有知，志樂其能瞑目乎？該前縣又令西熒代管，西熒

亦不敢承。夫不敢，誠是也。遵兄約束，必招孀嫂之嫌；聽嫂指揮，必觸伯兄之怒。況嗣續有人，早耽虎視。設不幸家遭中落，更坐以侵盜之名。故西熒之辭，與西江如出一口耳，乃西金卒未將賬目算明，無論交產。而武氏數年訟費，皆出武秀揭措，又向西金責償。此六年至十年，由縣控府，由府控司。該前縣歷訊數十堂，一任瀆詞引蔓，陳牘生毛，終未肯草草定斷者也。撿卷及此，忿氣填膺。十一年，該署縣鄭抵任，除分單外，始將餘產算明，飭差押交。西金逃案，遽以前詞控府。甫准提訊，白武氏又控司批府。堂訊之下，本府謂西金刻薄少恩，斷無令其撫孀之理，自應將遺產交割。然使其子承祧，而令西熒管業，一柄兩操，諸形掣肘，西熒必如前峻辭。查西金與武氏積有訟嫌，應不准其子承繼，令改繼西熒次子，以便照料。所有單開糧食器具等物，即日飭差押交。其分單所載房地，姑緩至明正，再爲交付。乃西熒諄諄以父命爲辭，不肯改繼，情願代武氏照管家務，並懇免差，如有漏交，代兄賠認。情詞懇切，似出於誠，是孝子而兼悌弟者矣。本府與人爲善，亟允所請，着回家即眼同交楚，如敢狥延，飛差拘案，立予重究。王淮因伊妹被毆，出而佐訟，尚屬可原。至武秀爲武氏借債，並作抱告，亦無可議。查武氏累年興訟，需費孔殷。除骨肉至戚，別無可告貸之處。白西金既不交產，則武秀借債必矣。至婦女具呈，無抱告者不准。捨武秀外，其令西熒抱呈控兄？抑使樹屏抱呈控父乎？若以爲架訟詐財之據，無此人情。惟恐其趨勢盤剝，婪索無已，據武氏所供，本資六百五十千文外，其利息着查照年月減半歸還，以示限制。武秀如敢不遵，或干預白姓家事，立即扭稟，以憑究辦。取結候詳。先行縣知照可也。此判。

武秀呈批　道光十二年三月初八日

去歲堂訊，據爾姊白武氏供明欠錢六百五十千。質之該監生，亦無異說。故本府斷令白武氏於收產後，照數清還，利息歸半，於爾毫無虧負。茲查閱粘單，忽稱欠本錢九百餘千，實屬狡詐。如此增長，伊於胡底？其謂本府斷案，可以任爾刁翻？抑謂本府不能記憶耶？着即照斷祇遵，並候傳案責飭。

武秀爲白武氏抱告呈批　道光十二年三月初八日

分產果未交清，着白武氏自行投訴。該氏去歲赴省上控，白西金不能相阻，豈今日即能監守耶？顯係武秀挑唆。業經責懲，該氏當與夫兄弟等，棄嫌安業，不得誤聽讒言，昧情飾控，致負本府撫恤孤寡之意。

冒認同宗事　道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審得宜陽縣監生郭克元控刑書李榮光朦斷寃離等情一案。緣克元，其先華陰人。自元世武略將軍郭特立、郭柔克父子佔籍宜陽，是爲郭氏始祖。碑文可據，以上世系無考。明代有郭軒者，嘉靖時人，爲王府姻親，鍾文可據，然官閥無考。其上下世次，亦無譜牒可稽。祠堂對聯有曰汾陽遺派，凡姓郭者，皆可作此頌句，不必果爲汾陽後也。永寧郭氏，自稱汾陽苗裔。元明間有郭周臣者，始由華州遷居永

寧。道光八年，克元父監生郭士道憑媒陳山等說合，用財禮錢三十一千，娶永寧郭乃成孀嫂王氏爲繼室。帶女梅女，夫叔郭盡忠主婚。初無異議，既而族長郭漢昌等，謂與宜陽郭氏同出汾陽，的係同宗。並稱士道爲乃成祖輩，遂以祖娶孫媳控縣。該前縣鮑斷令離異。以王氏延匿未到，並牽及永寧郭氏同姓爲婚別案，關提併訊，致漢昌等遣其族孫文貴歷控府司。案閱三年，迄未訊結。十一年，該署縣鄭核閱漢昌等所呈族譜，謂郭周臣身歷元明之交，而其叔郭軒反在有明中葉，世次紊亂，强爲牽合，斷爲同姓不宗，仍准完聚。而令梅女歸宗，又令士道重出財禮錢一百二十千，以饜漢昌等訛索之欲。並罰錢一百六十千修工，所斷不爲無見。但百二之數，出之無名，而罰項適爲刁徒藉口。士道控府，批交該縣施覆訊。依娶同宗無服親之妻律，斷令離異。飭士道給錢二百千，令王氏依母自活，並追還郭乃成所得財禮錢三十一千，亦給王氏以助養贍。復諭士道捐修工程，免其詳革。既不爲郭氏之妻，何復享郭氏之奉？而納鍰自贖，非所樂從，又足授人以柄。該縣英明，何竟慮不及此？郭克元果以前詞上控，奉批提訊。本府考其譜系，種種紕繆，不但如鄭令所指。如武略之銜，誤列郭軒名下。而譜中並無郭特立父子之名。果係同宗，豈能遺漏？況二世仕漢，三世已入隋朝；十世在唐，十二世即居明職。非有彭聃之壽，何能如是？且謂郭曖之孫，中式癸卯科舉人，原任河南府宜陽縣知縣，尤足噴飯。此三家村中，牧牛兒粗識丁字，東摹西扯，作此欺人語耳。執以爲據，豈非笑話。然則汾陽後裔之說，不但宜陽郭氏毫無來歷，即永寧郭氏，恐亦謬附華宗，不免諸狐帶鈴之誚。縱謂華州、華陰，古爲一郡，豈一郡之大除却汾陽別無此姓乎？代遠年湮，何足徵信？如必欲指爲同宗，何不云均爲虢叔之後？論者雖喙長三尺，不能

置辯矣。蓋推原受氏之人同姓者無非一族而斷之，始遷之祖異籍者即各爲一家。兩郭實同姓不宗，王氏判歸士道，所有財禮錢三十一千，仍着郭乃成收受，其續出錢一百二十千，酌給梅女備奩，亦着乃成代領。阿叔雖不可重收聘禮，後父豈不當薄贈嫁資。至前後罰項，均未呈繳，無庸置議。郭文貴等業經鄭令責懲，罪不重科。李榮光別無情弊，免其到案。郭克元恃符抗辯，夏楚示儆。一干省釋，取結候詳，行縣知照。此判。

包辦號草事 道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審得鞏縣監生張松林等控差役袁復生藉公勒訛等情一案。緣該縣額設驛馬三十匹，塘馬二匹，歲需號草十萬餘斤，每百斤向發價四十文。自道光元年，監生韓炳南等控訴，經前府張斷令，每百斤發價百文，着民間自行交納。雖照舊價少增，然每斤領價一文，民間尚賠數文。經費有常，實不能不借資民力。而小民急公奉上，亦復踴躍輸將。第以號草日日所需，恐窮鄉僻壤，間遇風雨，不免失期貽誤。其後，五路差局董事人等公議，除應領價外，每斤再貼數文，交班役代爲採買。每年之冬，預定來歲之價，公立合同爲據。張松林者，東路衿民也。該路則託皂班包納，通融辦理，亦已有年。九年，因草價昂貴，每斤幫貼九文，十年冬應行更議。皂役袁復生執要舊價，以致涉訟。查物價隨時長落，豈有一成不變之理？且每歲更立合同，原爲因時定議。若有常規，何須更立？袁復生實屬藉訛，重責示儆。其號草一項，應不准書役經手，仍歸該路差局領價採辦，以杜弊端。但不得玩延誤公，是爲至要。取結行

縣。並詳覆臬憲可也。此判。

官欠銀價事 道光十二年三月十一日

審得鞏縣商人張信成等控同行孫相林截吞銀價等情一案。緣張信成、王和順、馬三聚、張俊興、楊馥泰、張仲興、王公茂，及孫相林所開雙聚號，均係鞏縣錢舖。每半月輪充行首應官，按時估交易。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孫相林輪值。適前縣姚買銀解糧，相林等公繳銀二千六百兩，尚需銀八百兩，每家應繳銀一百兩。和順等五家藉故支推，相林等亦不願如數。商通門丁江曉亭，姑與信成、仲興兩家各繳銀一百兩，以爲之倡。迨和順等五家繳完，相林等旋各掣回銀五十兩。前後實共繳銀三千四百五十兩，計陸續發價錢四千零二十七千四百五十六文。每兩按時價一千三百八十五文扣算，短發價七百餘千。又江曉亭借相林寶銀五十兩。發行易錢，八家以銀色低潮，將其退還。按時價公繳錢六十九千二百五十文。曉亭發匠傾鎔，內有銅三十餘兩。相林易以足寶，算入伊所繳正款數內。該前縣以病去官，旋即物故。信成等無從得價，遂以相林截吞，及串使假銀等情上控。發審得悉各情。查該前縣身後一貧如洗，宦橐蕭然。官項尚無彌補之資，何論私欠？姑就所發之價均勻攤給。本府當堂算明，其繳銀四百五十兩者，應得價四百九十二千七百零五文；繳銀四百兩者，應得價四百三十七千九百六十文。多收者撥出，少收者撥入。先就現錢撥清，其期票俟取出分領。如歸烏有，則亦公同賠認。又和順等五家短領價內，有一百五十八千一款，係和順、三聚兩家墊出，未免偏枯。着俊興、馥泰、公茂三家，按數攤認，以昭平

允。至所控截吞一層，該前縣在任時，拮据萬狀，銀價實未發足，現有庫簿可憑，並非有人中飽。在張信成亦自曉然。特以一朝失望，遂巧爲傾陷，欲取償於經手之人。況當少交五十兩之時，則黨相林以賣同行；及短發七百千之後，則糾同行以誣相林，實屬狡詐。念係貢生，從寬戒飭，以示薄懲。孫相林雖無截吞情弊，但以包銅之銀，朦朧行使，貽累同行，亦屬可惡。乃身爲錢賈，諉爲不識銀色，豈非笑話？掌責以儆。其八家公繳錢六十九千二百五十文，本應向江曉亭着追，但該丁前以押追官項，遞解回藉。除孫相林本身應得不計外，其信成等七家，罰相林每家代還錢八千六百九十八文，以結懸款。限五日交清。又張信成以庫交李玉榮舖內期票，押借汜水縣民程天乙錢一百八十五千，如屆期無錢，責令信成歸還。程天乙勿庸到案。至江曉亭所借八家銀一千兩，現有票據，該丁前於到案時，諉稱本官所用，殊難憑信，仰該縣移知祥符，勒限追償。快役李忠，訊無需索等弊，免其深究。庫吏謝增錦登記清晰，着記功一次。行縣知照。並詳候藩憲批示。此判。

改繼事 道光十二年五月十八日

審得偃師縣民婦張郭氏控嗣子張自振孝養有缺，欲行改繼等情一案。緣氏夫張琬早亡乏嗣，兄琠僅有一子三聘，因取堂兄坤次子自振爲嗣。該氏有地四十畝，房一所。攜與嗣子，並其兄自新同居，初無閒言。道光十一年，該氏忽欲獨居，令嗣子按月資其食用，同族人立有議單。未幾，遂有斯控。並稱逼伊改醮。自振胞叔彥則謂議嫁屬實，委因該氏中年渝節，育有私胎。而三聘又謂彥等造言誣衊。接該氏

寄宿伊家，暗行佐訟。夫數載同居，何以一朝析爨？其爲避人耳目可知。況張彥等衣冠士族，非彼婦果有不端，又何肯以中冓之言，自甘唾面？則失節之事，固難保其必無。然使當敗露之時，立告母家，明正其罪。則真贓現在，正賊焉逃？乃隱忍不言，遲迴遣嫁，致三聘乘機攘臂，奇貨是居。迨至投牒公庭，始執此以藉口，則事無左證，固不得以「莫須有」三字污人名節矣。該氏既無失節實據，則猶是張氏之婦，自振之母。嗣子不得於所後之親，聽其告官別立。例有明文。查有張琬堂侄玉潤應繼，乃玉潤既未到案，而族長道深等僉稱其不願，代執甚堅。夫例在應繼，豈容自便？但該氏冒不韙之名，而賦性又極悍潑，人苟自好，孰願依其膝下哉？殊難勉强。捨此而外，則惟使三聘雙承，尚爲合例。查該氏所欲繼者三聘。而三聘以覬產之故，播弄是非，久耽虎視。竟爲取繼，豈不遂彼陰謀？然應繼者不願，而願繼者不准，事處兩難，則爲張琬一綫之祀，大費躊躕，豈非膠柱？況三聘爲該氏胞侄，即使稍參末議，亦與平人唆訟者有間。三聘斷爲張琬兼承禋祠，其次子廷立斷爲張琬之孫。其房產家具等物，着自新即交三聘承管。奉養該氏以終，不准私賣。如有虧孝道，經該氏再行控告，加等治罪。如此定斷，不戾於情，正復不悖於理。庶訟端瓦解，各相安於無事之天耳。至該氏又與自新因向火口角，三聘母谷氏復與地方蘇長法等詈毆成訟，均無重情。祇緣繼案未結，故爲是擾攘耳，一概免究。取結釋回，行縣知照，此判。

捏控工費事　道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審得洛陽縣民胡永法等控渠長王定國浮派工費等情一案。緣王定國充太平渠渠長。該渠共十一閘，每閘設一小甲分領渠務。第六閘小甲係劉統明承充。該閘灌溉六村地畝，則蕉寨、馬莊、西石壩、後石壩、南北兩千寨也。胡永法、石玉金，皆馬莊人。永法有枚六分，玉金無枚。道光十二年正月，馬莊無枚之户劉統均與枚户劉廣潤等，謂劉統明歷年放水不均，交渠長名單一紙，令於單開伊等九人內，酌保人以代。二月，胡永法子建仁，竟抗顏自薦。王定國見事不能已，擇單內有名之劉丙吉，欲行具保。劉統明聞知，遂赴分府辭役。分府以該小甲着役多年，向無過犯，不准告退。定國代陳前情，因以丙吉上請，分府批准傳驗。詎丙吉初不願充，而胡永法等亦不願保。事隔多日，分府以渠務緊要，諭劉統明照舊督工。乃永法等抗違不遵，復聯名具保徐印。經分府傳案，予以掌責。胡永法等遂來府控訴，但欲更置小甲，初未詞連定國。本府查分府批示，甚爲公允，未行准理。乃永法等遽以渠長浮派工費等詞，赴省翻控。發審得悉一切。查渠長領袖通渠，遇有工費，均勻攤派。就一渠而論，除該閘外，尚有十閘小甲。就一閘而論，除該村外，尚有五村枚户。果有浮派，何衆人默無一語？獨伊等嘖有煩言。且永法有枚六分，派至伊身，爲數已屬無幾。至玉金並無枚張，何有渠費？即派至盈千累萬之多，於彼何涉？豈非平空插訟。況派費不公，較之放水不均，受害尤劇。果有此弊，自必早爲控訴。何於不遂更換小甲之後，藉端發之。種種虛謬，原不值一訊。本府恐有屈抑，傳到十閘小甲楊天保等，詳加推鞫。據稱，該

渠長於每歲春秋二季，邀齊各閘小甲杖户，將經手賬目公同清算，共見共聞，毫無浮冒，代剖甚力。質之胡永法等，亦不能指實。胡永法藉詞刁控，本應重處，姑念年逾七旬，又當熱審，從寬將其子抱告胡建仁，掌責示儆。石玉金挺身幫訟，尤屬可惡。奈年老不堪受刑，曲從寬宥。劉統均並非杖户，倡議更換小甲，致釀訟端，實爲禍首，重予杖責，永不准干預渠務。劉廣潤等雖原案有名，尚未隨同誣告浮派，從寬免究。劉統明放水不均，詢無實據，但以親老多病，力求免役，姑允所請。是劉統明之不當小甲，由於辭非由於控也。所遺小甲，除在案有名人証，及馬莊一村不准認充外，着該渠長及六閘杖户，於蕉寨等五村内公保妥人，候本府點驗接充。取結附卷。即移知分府查照。並詳請藩憲批示可也。此判。

共毆致命事 道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審得登封縣監生王敬則控族兄革監王典則共毆致命，倖逃重典等情一案。緣典則本生胞弟革生東林，素識之汝州人宋書元，因嫡庶不和，於本年三月二十日，攜妾武氏，尋東林代覓娶主。適東林外出，典則爲借寓族弟林則家。迨東林歸，林則已給鄭天德媒合爲妻，財禮錢二十千。二十六日，已革營兵胡廣德、郜本和聞知，疑係興販，赴敬則胞弟貫三武學查訪。辭以不知，向林則詢悉前情。以賣休買休，付知鄉約，並喚書元同至武學，用言嚇詐。東林雖未爲媒，因事由己起，託郭永安許給廣德等錢十二千寢事。以在貫三處居停，疑其父宗勝主唆，在街謾罵。二十七日，宗勝往尋不依，先向典則撞頭。

東林拳毆其左後脇、右腰眼等處成傷。宗勝轉身撲毆，典則毆其左臂膊一拳，趁勢扳倒，將其脊脅墊傷。宗勝愈加辱詈，東林復毆其右耳根一拳，經郭永清等勸散。宗勝與其胞侄立則付知鄉約。歸坐門首，訴於路過之白宗德，乞爲證究。宗德勸慰而去。距宗勝傷重，即於是夜殞命。經該縣驗訊通詳，宗勝爲東林無服族叔，應同凡論。東林擬以絞候，典則照餘人律滿杖。詎敬則等堅執耳根一傷，爲典則所毆，來府申訴。經本府提犯親鞫，不但典則兄弟毫無異辭，即始終拉勸之郭永清，亦稱除臂膊一拳，典則再未下手。反覆研鞫，矢口不移。敬則兄弟是日均未在場，立則雖在門首，相距尚有數十步之遥，亦未切覩。何所據而藉詞翻控？查右腰眼、左後脇、右耳根三處，均爲致命。即耳根爲典則所毆，東林已有兩傷，亦應當其重罪，況耳根果受重傷，必致立時昏暈，死不旋踵。宗勝尚能徒步蹣跚，往付鄉約，歸尋干證，其非傷重可知。又查屍格所載：穀道糞出，是下部所受各傷或有內損之處，其爲傷重又可知。重者既屬東林，輕者更何足辨。而況供證確鑿，毫無疑義哉。王東林一犯，仍依原擬解勘；王典則着回縣管押，聽候發落；王敬則控詞失實，姑念痛親情切，懷疑具控，從寬免究。胡廣德、郜本和圖訛肇釁，實爲禍首，所得杖罪，先行決責。王立則坐視鬥毆，不行勸救，殊出情理之外，掌責示儆。餘俱照原擬轉詳。一干人證，取結交批差帶回。行縣知照。此判。

悔婚事 道光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審得孟津縣客民董凝邦控生員郭殿元唆使離婚、恃符插訟等情一案。緣董凝邦籍隸山西，久在孟津

陳家凹設肆生理，置有田廬。其子映斗，現年二十歲。郭殿元族兄同振，年逾七旬，子死媳嫁，遺有女孫，現年十八歲。道光十一年四月，同振託其族甥申振業代覓婿家。振業憶與董氏子年甲相當，囑同振暗行相攸。知其愜意，因與執柯。凝邦慫出聘財未就。八月，同振適耿氏女，託其戚王守身轉邀喬振向董姓復申前議。並言不索厚聘。凝邦嘉許。是董姓本無乘龍之願，冰言沓至，實郭翁先屬意東床耳。適喬振爲母延醫，囑其兄喬聲報命女家。同振因振業有議在先，令其堂侄從新於九月初二日邀至家中，浼其同作蹇修。於是議定財禮錢十五千，副以緞帕絲帶，及首飾四種，於初四日過庚，初九日通啓。同振以瓶口裝銀一錠爲答，媒證分明，禮儀周備。孔雀屏久諧妙選，玉鏡臺豈屬要盟。一諾如山，永結朱陳之好，息壤在彼，孰敢干之。十六日，凝邦柬請冰人，擬於二十一日通信，十月初五日迎娶。振業往商，時同振病臌，輾轉在牀。嫌婚期太促，託許文宗擇於十月初六日通信，明年三月迎娶。凝邦不允。詎振業未往覆商，遽與喬振攜帶娶帖禮物，仍於原期通信。凝邦亦備食物數種，隨往探病會親。同振未得覆音，意已改緩。一旦事出不意，未免惶急。遂與媒人互相爭論。振業復橫語相侵，迨凝邦親至病榻，仍懇緩期，亦未見允。蓋自念殘年衰朽，又抱沉疴，弱息伶仃，未忍遽違膝下。彼哉不諒，反出惡聲。於是傷感之餘，繼以忿恚，悔之一念固已怦怦，況物腐蟲生，更有族人之讒搆耶。瀕行邀喬振遲日見過。二十三日，喬振往探，仍前議改。二十四日復往，則命從新等將聘物送還。振業、喬振急辨。時郭殿元在坐，遂有攘臂之語。二十六日，揑稱原未允婚，舁赴縣署鳴寃。殿元並上堂代辨。該縣謂兒女婚姻，莫非天定。郭氏既已中乖，董姓何必堅守？遽將姻事判離，純任自然，非太上忘情，孰能及此？

財物當堂繳領，婚啓娶帖附卷。詎十五千已用其二，振業代爲賠出。食物折錢一千二百文。凝邦來府控訴，提訊獲悉各情。查婚禮專以通啓爲憑，果未允婚，何以繳自同振之手？若謂强行納幣，計自受聘，以至訂期，尚隔旬日，雖病叟龍鍾，何不號召宗人代爲返璧？其爲事後翻悔可知。夫使婿家果欠清白，或年齒相懸，身膺惡疾，一時受媒妁之愚，尚可追回成約，今董姓均無此事，徒以争冰泮之期，遽使退儷皮之禮。憲章具在，無此明條。查同振已歿，取繼堂侄郭寅之子爲孫，年僅五歲，所有聘禮，交原媒同到案之郭從新轉交郭寅收受。郭女現居其舅周正彦家，俟婚娶有期，送至郭寅家出閣。申振業等辦事不妥，各予掌責。墊錢二千，着董凝邦償還。郭殿元顯有架唆等事，同振身故，無從質訊，姑免深究。此係本府格外矜全，該生當深知儆惕，勿謂三尺可欺也。取結釋回，行縣知照。此判。

犯姦後因他故自縊事 道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審得永寧縣捐職千總張師舜控已革監生任有貴等朋謀揑誣等情一案。先據該縣詳稱，捐職州同張鳳翮，經武生金履有於十一年六月，誘與尚呼蘭妻趙氏，在氏父趙世順家通姦。十二月初九日，被街鄰田萬全等捉獲。經孟添林説合，給錢三十二千寢事。本年正月初十日，呼蘭得有風聞，向氏盤出姦情。詎該氏旋於十二日羞忿自縊身死。鳳翮託監生任國光即任有貴、許世順錢四十千求息。世順以事由夫家，不能擅主辭拒。呼蘭於十九日報官。經該縣驗訊通詳，下鳳翮於獄，聽候覆鞫成招，以履有誘姦，有貴賄和，一併詳革在案。張師舜係鳳翮胞叔，詞稱通姦屬實，但該氏之死，委因家庭口角。呼蘭曾託黄舉

等，屢向世順哀懇免究。有貴及吏書孟金陵、武生王萬清等，以詐財未遂，誣捏因姦致命等詞，教唆呼蘭具控。由府控司，奉批提訊。本府以鳳翩行賄有據，呼蘭盤出姦情，其妻旋即投繯，情事亦復宛合。果有家庭口角，及浼人處息等事，何以在縣均未供明？其爲事後捏詞，殊可概見。惟該氏於十二日身死，何以遲至十九日報官？不無可疑。或係賄說未明之故。當即提集案證，詳加推鞫。緣鳳翩財雄一鄉，多行不義。在城開設錢肆，有貴爲司會計。履有乃其同學友，近復借廡而居。若金陵、若萬清皆素所交遊者也。木工趙世順居東關，妻姚氏無子，有女嫁於王范村尚氏。翁智興、姑徐氏，呼蘭其婿也。家距東關八里，世業鍛，生計貧窘。氏因時寄母家。道光十一年三月，鳳翩偕履有往遊春社，瞥遇彼妹，詫爲絕豔。知履有與世順有舊，浼其通辭。因時召世順來操斤斧，稍稍貸以貲財，爲浸潤地。六月，履有風示氏母，因得入港。世順佯爲不知。於是帶月披星，野鴛鴦時而交頸矣。十二月初七日，氏復歸省。初九日，鳳翩往續舊好。諸無賴田萬全等窺破，託爲干揪，以執淫者。鳳翩遣召素識之轎夫頭孟添林來與關說，給錢三十二千而散。雖擾攘半宵，幸婿家相距較遠，漠然不知。即其舅徐甲太稍有所聞，亦不的切故。後於正月初二日，漫戒呼蘭禁氏歸省而已。十七日，氏回婿家，囑其父爲贖新衣過年。因不識當票，誤贖婿衣。氏於元日涕零，經智興勸慰。約過初五，仍質婿衣以贖。初七日，呼蘭質錢，爲債家索去。時村社演劇，氏無衣以出，日啼泣作交謫聲。呼蘭許俟工作得價，以踐前言。初十日侵曉，隨智興赴市，打鎖刀一口，抵暮方歸，亦未訖工。十一日，呼蘭接其姊妹來家，氏因借穿妹衣。於是晚及十二日午前，兩次同往觀劇。午後，妹攜衣回家，氏大忿泣。謂：借來之物，不由自主。被姑

喝斥。說：你爲件衣服，哭鬧這些日子，今日還是這樣，以後如何作人家生？是素日把你慣壞了等語。氏喃喃回辯，呼蘭將其揪毆一拳，經智興喝阻。父子同出，其姑獨往觀劇。該氏即於是晚在房自縊身死。當是時也，尚氏但知今日之角口，而不知前日之犯姦。故張皇失措，而乞情於趙；張氏但知當日之犯姦，而不知後日之角口，故亦張皇失措，而求計於任。兩家各喫虛驚。此有貴陰謀詭計所以乘機而入也。鳳翩於十三日邀有貴暨金陵、萬清商議。有貴言非四五百千不辦。回鋪喚到世順，詢知死非因姦，教以嚇詐得財。承許給錢四十千，世順允諾。先付三千而去。於是開喻義號錢票四百六十千，交金陵於十四日持付鳳翩驗訖，帶回收貯。蓋以四十千，聊爲釣餌。待事定後，再將多貲自飽貪囊。小往大來，洵屬得計。十五日，萬清父王建京以賄和人命等語，在街喝罵。萬清噤不敢出。鳳翩適於是日途遇世順，詢悉許錢甚少，心知其詐，旋於十六日將原票索回。食到口邊，忽成畫餅，有貴何能甘忍？設穽伏機，不得不再出奇計矣。呼蘭於十三日訃知岳家。世順夫婦往索厚殮，呼蘭無力營辦。十四日，與智興分尋黃舉、孫大用等五人，代爲情講。十五日，往說未協。十六日，世順赴馬店，約其弟世祿、世義，於十七日同至女家祭吊，要求如初。十八日早，黃舉等復帶呼蘭登門跪懇，始允添衣兩件，於十九日殯埋。世順又以痛女情切，自贖故衣兩件，持贈呼蘭，爲之助襚。呼蘭亦謂和議既成，喪儀可舉。詎料風波頃刻更發，大難之端絡繹。軍符召我者，已相屬於道耶。蓋有貴於十七日將犯姦一節告知尚戚黃金魁，令呼蘭告狀鳴寃，引孟添林爲證。十八日，金魁往喚呼蘭，智興恐有飾詞，未肯遽往。金魁見有世順所贈之衣，歸語有貴。有貴度係伊錢所贖，謂即藏據。令金魁轉使徐甲太喚智興父子持衣到鋪，教以

羞忿自盡具控。伊從中調楚，可得厚財。蓋自謂能發能收，一紙狀既入官衙，四百千終歸私橐。陷東人於囹圄，夫豈初心？又慮犯姦日久，何以始萌短見？於是以正月初十日盤出姦情等語入狀。國手奕棋，妙争先手。非此一着，早成敗局矣。抑知是日呼蘭固執業市塵，自朝至暮，方以見怒細君，欲乞靈於爐火也。扼要争奇，有貴洵稱狡獪。提訊之下，呼蘭執辯甚堅。然疑竇層層，隨攻隨破。迨提到智興隔別研訊，給以致死之由汝父業已供明，爾尚何能終諱？復臆度數語，適與暗合。呼蘭不能自持，於是自始至終和盤托出。質之有貴等，供亦相符。是鳳翩通姦屬實，該氏自縊屬實，惟羞忿二字，尚屬假借。然當初訊之時，黄舉等講説各情，即張氏亦未得有端倪。該縣雖甚明察，憑何推測？其致誤原自有因。乃謂呼蘭此時所供，恐有賄串等弊，則誠多此一疑。無論供情如繪，非可揑造。即有別故，豈有貴亦甘自賣。況辭聽、色聽，本府自有權衡，何物訟師能來煬蔽？該縣未免以自慮者慮人。張鳳翩雖冒不韙之名，然就事論事，應予昭雪。着提禁專科姦罪，發洛陽縣收管，聽候發落。尚呼蘭本應坐誣，念其年幼無知，受人愚誘，從寬免究。任有貴倒戈負義，非尋常架訟可比，重杖四十，以示懲儆。孟金陵雖未架訟，然隨同撞騙，亦予杖責。王萬清幸有義方之教，姑從寬宥，着其父王建京嚴加管束。金履有業已斥革，勿庸置議。田萬全等各予薄責省釋。趙世順縱女通姦，本應責懲，念其軟弱無能，暫行記打。徐甲太等均予開釋。黄金魁並免到案。取結候詳，行縣知照。此判。

情急自縊事　道光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審得登封縣民范顯叙以母寃未明，復控增生王允若一案。緣范顯叙與其父徵孟，開採煤窑，拖欠王允若錢五十餘千，經前府斷結有案，行縣追償，迄未清繳。屢經該縣差傳，避匿不到。道光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將其弟顯積傳案，杖責二十，勒限押追。其母閻氏痛子情切，十八日往尋允若，哀其赴縣求釋。允若外出，經街鄰韓都全、王凱奏勸走。晚告允若，期於二十日在潁陽集面議。詎該氏愁急莫解，旋赴村外仝生祥地内樹上自縊身死。報經該前縣曾勘驗，樹在溝邊，下有土塔，樹枝圍圓一尺五寸，距地六尺七寸，繩長兩丈，兩頭繫於樹枝，中段纏繞脖項六道。上一道斜入兩耳後，至髮際，寬三分，深三分，紫赤色，八字不交，下二道圍繞頸上，深二分，微赤色，餘三道微鬆，色白。一足立於塔上，股微屈；一足下垂溝邊。舌出齒，腹下墜，左頷頰下、左腮頰，俱有擦傷，委係自縊身死。惟樹枝頗高，非揚手可及，可以結扣。蓋將繩頭盤結成團，使有斤兩，力擲而過。迨其縋地，隨將繩頭理開，在繩身搭一活扣，倒拽而上。彼頭亦復如是，則兩股平懸，中成一兜，將首探入。繩長，故繞至六道，然後吃緊，再屈一股，伸一脚，全力下注，遂致殞命。細揣情形，不差毫髮。王允若訊無威逼情事，免其置議。所有欠項，從寬勿追。録供通報，經本府核明，詳結在案。詎顯叙以情節可疑，恐係勒死移屍，由府控司，奉批提訊。經本府當堂比對，口講指畫，申諭再三，並告以勒死之傷，與自縊迥別，爾母傷係自縊，情形又比對相符，尚有何疑？伊亦無可置辨。念其懷疑具控，薄予掌責完案。乃事隔一載，仍以

前詞上控，殊屬逞刁。復令原驗刑仵，詳加比對，與伊當日目覩情形，無不吻合。伊又無可置辨，轉稱欠項按窑分公攤，伊僅應認還三十餘千，允若係屬誣控。無論斷案分明，毫無舛錯。即如所供，豈竟不應歸楚？又稱事與伊弟無涉，縣役妄傳，致遭屈打。不思債爲伊父之債，父債子還，詎爲株累，且種種飾說，又與致死情形有何關涉？理屈詞窮，信口支吾，情殊可惡。但未執定勒死，未便坐誣。姑予枷杖，以示懲儆。本府案無大小，一經訊結，從無翻控。何積誠所感，獨不行於范顯叙耶？殊深憤懣，無干省釋。取結候詳，先行該縣知之。此判。

悔婚抗斷事 道光十二年七月初一日

審得新安縣民白魁與王金榜爲婚姻互控一案。緣白魁母王氏，係金榜之姑。嘉慶二十年，魁生女，金榜生男。九月爲金榜祖母稱壽，諸姻畢集，以其兒女同庚，慫合爲婚，兩家咸諾。王振德亦金榜姑子也，以冰人自任，於是即席易盞，並以包頭、耳環爲訂。本爲廬李之親，復結朱陳之好，固當敦睦有加。道光元年，金榜父死，白女曾往服衰。然荏苒數年，終未通啓。嗣以地畝等事，兩姓漸不和睦，致絶往來。十年冬，金榜託振德往訂婚期，白魁遂有寒盟之語。十一年二月初六日，金榜糾其族人，在社場與魁争論。時白女往省外家，魁於夜間自縛呼救，謂金榜率衆劫婚，赴縣喊控。夫女未在室，縛汝奚濟？所謂劫者何物？况經鄰人趨救，固未見有一人。所謂衆者爲誰？即使獸散，抑何若是速耶？揑詞可

笑。惟兩姓婚約，雖有寸絲之聘，究無隻字之盟。白女、王郎，未必遽稱連理。該縣以編户小民，囿於習俗，不得以六禮未備過事苛求，委曲從權，俾仍舊約，所斷亦不爲無見。夫以縣父母之尊，親爲月老，魁也固與有榮施。稍具天良，能不降心相就？即使不願，亦當上控黄堂，俟有定斷，然後别覓良緣。乃悍然不顧，甫於三月十四日斷結，遽憑井永法等爲媒，改許洛陽縣民張得中之侄張法爲妻，旋於四月十六日過啓。迨金榜得有風聞，控准關訊，張氏已於六月初四日畢姻。覆水難收，徒失聲於破甑。雖有公論，已屬無可如何。白魁早經覷破，故負嵎走險，爲先發制人之計。蜂蠆有毒，其情可惡。三家互控到府，提訊得悉前情。新邑斷案，張氏未必不知，然尚可以强辨。白魁雖百喙何辭？是其悔婚之過小，而抗斷之咎大也。掌責四十，以示薄懲。其女准與張法完聚。王金榜原未通啓，勿許争執。兩造各取遵依附卷，悉予開釋，行縣知照。此判。

不爲胞兄立嗣事 道光十二年七月初三日

審得新安縣貢生郭遐齡控族弟貢生郭珠生蕩産廢祀等情一案。緣珠生祖郭汴，有子二人。長粹善，娶妻何氏，少亡乏嗣。次盡善，有子二人，長禄合，次即珠生。禄合承嗣伊伯，夫婦雙亡，亦無子嗣。道光三年，何氏邀同族親，命珠生雙承兩門，竟未與禄合取繼。五年，何氏病殁。珠生同高祖兄遐齡，遂於六年具控。該前縣准其雙承，令俟珠生有子，再繼禄合。於是遐齡由府而道而司，歷控數年。節經

行縣覆訊，仍照原斷詳覆。前藩憲戴以所斷紕繆，批府提訊。珠生遠遊京師，幾及二載，今始集案，訊悉前情。查祿合爲伊胞伯承嗣，既經成丁授室，自應爲其取繼，以延大宗。如聽珠生雙承，則祿合之祀斬矣。若仍爲祿合立嗣，則雙承一事豈非蛇足？且祿合歿已二十餘年，鬼猶求食，久應苦餒，必仍待猶子之生，以延一脈，豈不河清難俟耶？所斷洵屬紕繆。查伊同曾祖兄弟，僅有一子，不能出嗣。其同高祖兄弟遐齡，雖有二子，積有訟嫌，例不取繼。惟柏齡生有三子，應將其季子賀春斷爲祿合承繼。其珠生雙承兩門之案，即行銷毀。惟賀春尚在髫年，家產着仍歸珠生料理，不准柏齡暨其二子干預。俟其成立，再按兩股均分，各取遵結完案。至珠生所控縣役王朝柱捏稟寃責一節，緣珠生久經延案，該縣執欲傳解，不准自投，被其族人郭登魁等私行引走。朝柱稟縣，將登魁等各予責飭，尚無不合，勿庸置議。珠生現欲赴京鄉試，一經延宕，又墮其術。着與遐齡俱交批差帶回，該縣俟其將賀春過房告廟諸事趕辦完竣，再聽自便可也。本府於初三日斷結，初四日即給回文，不爲不速。該生既有志功名，勿得自誤。此判。

呈批 道光十二年六月十八日

爾日前懇提王朝柱到案質訊，甫邀恩准，即求摘釋，明係藉詞延案，希圖拖累。此等狡猾伎倆，敢於本府嘗試，殊屬冒昧。現在人證將次到齊，即日示審，候結案後赴考不晚。如該貢生私行走脫，着原

差即將該店保鎖來回話。

塞井斷路事　道光十二年七月初七日

審得偃師縣民楊世魁等控孟津縣民呂安等塞井斷路等情一案。緣楊世魁等係堰境丁門口人，村在山巔，不能穿井。其東北五里許，山溝以外，爲呂安等所居呂家村，地屬津境。溝東有呂安坡地一段。嘉慶十六年，楊世魁故伯楊連向呂安故父呂澤言明：在地穿井兩眼，以供村人汲飲。給價二千，立有買契。在偃投稅，粘具司頒契尾，管業多年。又該村地畝，多在呂家村北，自井畔北出溝口，迤西有車路一條，爲該村耕獲所由。道光十年，呂安等開墾地畝，塞其一井，復以築塔防水，將路截斷。丁門口人王萬儒等，在偃控准關訊。呂安等亦在津呈訴，互關多次。後經偃師集訊未結。呂安復將北頭一井填塞。經本府委員會勘，呂家村人生員呂錫鶴等復率衆聯名投訴。楊世魁等又來府申辨，提訊獲悉各情。查呂安地內之井，楊世魁等既有價買紅契，自應准其管業。乃呂安稱係借用，其買契未經過糧，是爲假捏。查伊地乃墾種山坡，並無執業老契，何有糧銀？又稱有雍正年間印册可憑，安知伊名下無別項地畝，借端影射。既無印契，何以核對印册？且楊世魁等所執之契，紙色黯敝，實係多年舊物。當日既緣親情借用，何以知將來必涉訟端，預爲假捏。況牙戳縣印炳然分明伊又何能假捏乎？惟地隸孟津，乃在偃師投稅，則其小誤。蓋緣交界毗連，未能指認明晰，既於國課無虧，亦可存而不論。呂安又謂是淤非

塞。果係淤平，王萬儒等必先往淘挖，被伊攔阻，然後具控，何以遽行投狀？且成訟後何恰又淤一井耶？多方狡辯，掌責示儆。本應責令賠修，念其貧窘，着丁門口人自行疏浚，照契管業。如敢攔阻，即行拘究。至所争之路，本府核閱圖説，悉溝口以外，其通吕家村北者，共有車路三條：直北一條，楊世魁圖内所稱王氏風水濠者是也；迤東一條，由鐵爐繞路甚遠；迤西一條，取徑較捷，現經截斷者是也。吕錫鶴等謂築塔護墳，以遏水患，萬難復開。據委員候補縣嵩面禀，溝西原有土塔，如偃月形，嗣於塔上行車，日久成路。是塔在先，而路在後矣。且塔内俱係吕姓之田，自應准其堵合，以資保障。丁門口令其由迤東一路行走。乃楊世魁等因山徑窵遠，堅不情願。而吕錫鶴等謂直北係伊村公路，並非王氏所專，願具親筆切結，聽其由此行走，有人要阻，惟伊等是問。本府以該生年高輩長，人亦頗有擔當，故即照依定斷。倘以鄰爲壑，致啓争端，本府豈肯干休，恐一領青衿無福消受矣。案内人證，各取遵結存案。井契准其領回。此案事甚微細，不值一訊。以兩縣各子其民，不無畛域之見，故詳論如此。兩造既已心帖，但不知兩縣首肯否也。分别行知。此判。

呈批　道光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此案前據吕錫鶴、吕繩先、吕煥章等三人供稱，直北水濠爲伊村公路，並非專屬王氏，願具親筆甘結，聽丁門口人由此行走，有人攔阻，惟伊等是問。本府故照依定斷，行縣遵照在案。兹據呈稱王文

明、王孟蘭等扎牌阻守，不容行車，呂錫鶴等置之不問。如果該濠專屬王氏，呂錫鶴等飾詞朦混，殊屬可惡。本府前經堂訊，即慮該生等以鄰爲壑，爲搪塞一時之計。告以如有後患，即行提案重究，乃爲時無幾，遽有斯控，是該生等既經朦混於前，又復推諉於後，刁猾已極。本府言出法隨，從無寬假。該生等豈無聞知。何所恃而藐玩如此？仰孟津縣即將指控人證，火速傳解，立等訊究，切切勿延。

又斷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

該濠雖關王氏祖塋龍脈，而兩旁無王氏尺寸之地，何得指爲己有？其爲各地户公濠無疑。且各地户每歲築挑，以防水患，雖係公濠，正復無傷龍脈。乃因偶爾行車，輒行阻擋，殊屬無理。其意不過藉端訛占，欲多墾數畝田耳。宦裔式微，往往如此，可爲一慨。嗣後，仍准丁門口人在此行車，王氏子孫，固不得强阻。即各地户亦不得在濠内穿井墾田，致有傷損，則龍脈自龍脈，公濠自公濠，行車者亦自行車，各不相妨，亦各勿相争，作爲虞芮閒田可耳。呂錫鶴等所稱地契，着即具領，取結行縣。此判。

判語録存卷四

咆哮公堂事 道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審得嵩縣民何春來控張丙法等竊伐樹株，及于修珠昧使銀兩等情一案。緣何春來即何廣聞。其母王氏，帶來前夫子張永泰。丙法係永泰子，亦隨母改嫁者也。嘉慶十三年，春來用價一百千，買山坡地兩段，計有一頃。以年幼約載張永泰名。十四年，其弟根來恐永泰日久昧心，令立當約爲質。十五年，因欠永泰錢二十八千，將地抵與四分之一，其餘另立賣約，將當約抽回。經該前縣王斷明有案。道光元年，永泰侵種其地半分；八年，又伐車軸木數株。該前縣劉斷令退還侵地，並以竊樹予責。九年，永泰率子丙法等，又伐其地內桐樹四株。春來具控，並稱抗不交地。其實侵種之地，早已退還。春來冒指前斷，謂令其將地全交。該縣秦訊知其誣，僅按竊樹將永泰父子責懲完案。于修珠梟憲刑書也。嘉慶十九年，春來以何廣聞名，託爲取保充役，交規費銀四十五兩。二十年，修珠交伊師李儉，轉囑王三瑞保充，行縣知照在案。李儉旋即身故，廣聞赴省當差。查知爲三瑞所保，遂揑稱另出銀五兩，由同房温獻璧轉託三瑞辦成，修珠將伊原銀乾没，於二十一年訟縣。經獻璧講息。廣聞旋以誤差除卯，後改今名，投張天亮爲師，復充司書。道光十一年，又向修珠控索原銀，經該縣秦訊虛。春來遂遞呈挾制，有「按察司衙門，輕則丟官，重則治罪，恐禍及父母之身」等語。該縣將其嚴飭。本年復以竊樹昧銀等詞，迭

次控府，行縣覆訊。詎春來不服審訊，大肆咆哮。經該縣併錄原呈，詳蒙臬憲革役，批府提究。訊據獻璧堅供，無代春來過銀之事。三瑞實李儉所託。加以刑嚇，矢口不移。查獻璧既未過銀，三瑞豈有憑空代人辦事之理？其爲李儉所託無疑。李儉又豈有憑空代人託人之理？其爲收到修珠銀兩無疑。乃春來又謂出銀五兩，係後來託張天亮入卯之事。三瑞之項，至今懸欠，尤爲可笑。三瑞非伊親故，果有未完，何十餘年來不行追討？一口兩舌，實屬誣賴。至竊樹一事，某年某宗，歷有斷案可查。茲忽稱被竊五百餘株，若謂自九年斷結後，續有竊伐，並未另有控案。如謂原審未確，何不即時申辯？乃官更數任，事閱多年，始報一筆總賬？況人證現在，覆訊並無異詞。又稱皂役楊松林於八年興訟時，曾訛伊錢二十千，亦是死灰復燃，無從致詰。種種虛謬，殊出情理之外。然此姑置勿論。但其人語無倫次，信口妄言，幾如山精野怪，不可馴制，真乃鬼蜮其心，豺狼其性。此種人留於地方，豈非良民之害？覆閱在縣所遞呈詞說單等件，滿紙糊塗，一片狂吠。乃始則遞呈挾制，繼且咆哮公堂，玩法逞刁，莫此爲甚。掌責數十，着收禁聽候照例詳辦。雖其母年逾八旬，家有次丁，勿庸留養。一干取結省釋，行縣知照。此判。

領穀價事　道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審得澠池縣民鄧金南控縣役鄭金玉截吞穀價等情一案。緣該縣去歲奉文買補倉穀，按地糧均攤，每糧一石，買穀九斗。每穀一石，發價六錢八分。該滚頭等領銀易錢，散給花户，每穀一斗，合錢九十三

文。東五里應買穀一百三十五石零，滚頭劉藜光等領銀九十二兩零，扣給壯役鄭金玉及坐差李俊等飯食錢三千七百文。鄧金南以吞價具控。該縣飭金玉等將錢退還，並予掌責示懲。金南仍以前詞由府控司，發審獲悉各情。查該縣穀價俱係當堂發給紅封，由各滚頭領散，不經差役之手，何能截吞？至所用錢文，雖係向有陋規，究屬不合。業經該縣責飭，勿庸置議。錢文着照數退給滚頭，轉還各花户領受，如違提究。惟此項錢文，攤至該原告名下，僅得錢三十文。以三十文錢，而迭次上控，其往來盤費必應百倍於此，枉尋而不及直尺，是誠何心？設所争在數千以上，又當何如？澠邑民俗尚淳，何亦如此好訟？掌責十下，以示薄懲。取結候詳，行縣知照。此判。

領款無着事 道光十二年七月十七日

審得洛陽縣民李玉成、葉全成控李繼文挾嫌刁告，及羅如玉等交款不清等一案。緣該縣城南有解元渠一道，引伊水灌田，自府店起，經周村、董村，至羅村止。共澆地十一頃五十餘畝，渠册可憑。李玉成，府店人；李繼文，羅村人。同充渠長，積不相能。道光九年，玉成因枚户戴彦標抗工，在前分府德案下具禀。彦標欲行投訴，入城與繼文相遇。繼文唆使爲證，誣控玉成賣水私澆餘地八頃。嗣彦標畏訊脱逃。未經集案，分府德病故。繼文控府，移交署分府劉集訊。繼文續牽七十餘人，逐名傳案，質實玉成無賣水等弊。彦標並供出唆使情由，將繼文掌責，革退渠長，點葉全成充補在案。十年，繼文隱匿受責被革等情，僞稱延案未結，越控道轅。批發前分府孫覆訊，分府孫帶同全案人證，親往履勘。查明實

無餘地，繪有渠圖附卷。以繼文係已革渠長，永不准其干預渠務。嗣因羅村杖户羅如玉等抗工不做，私澆秧田十畝，旱田二百餘畝，經玉成等查明稟案，斷令補出渠費、工費錢二百七十八千。如玉等初次繳錢一百千，二次繳錢八十千，三次繳錢二十二千，所具繳狀，俱有分府孫親筆批示及花押足據，旋經提用。分府孫於十一年病故，署分府常抵任。玉成等呈領無着，揑稱伊在房查卷，僅見繳狀載錢一百千，後又添註一百零二千，謂係書役蕭文德等與如玉等同謀詭吞，迭次具控。李繼文改稱餘地五頃，亦以前詞翻控。分府常集訊未結。十二年，玉成等復上控藩轅。本府以延案日久，提府親訊。檢閱繳狀三紙，均無添註字樣。謂有抽換，而每紙又有分府孫筆跡可驗。查分府孫故後，宦橐蕭然，累如山重，其爲生前提用無疑。事與書役無涉，當即開釋。並諭該渠長等：前分憲既已身故，無可着追。後任又不能代賠，且係罰項，並非爾等血産，應即情讓，勿許固争。其在分府常處續繳錢三十七千四百文，着即赴領。餘錢三十八千六百文，限半月在府繳領完案。兩造俱輸服無辭。至李繼文所控，查該渠僅灌田十一頃，何至有餘地八頃之多？乃始稱八頃，後稱五頃，已屬自相矛盾。且賣水澆私，數村均被其害，何自始至終無一人聯名具訴，獨繼文屢瀆不休？其受唆誣證之戴彦標，一經到案，便已吐實。種種虛妄，固不待勘驗而後知也。況已勘明有案哉。李繼文飾詞瀆控，拖累多人，殊屬刁健，掌責三十，着鎖項發縣收管，俟秋凉後補枷。至該渠偶值天旱，下游或有缺水之時，着該渠長查照渠規，秉公給放。如有偏枯，即行提究。其渠費、工費等項，十年以前，俱已清結。至十一、十二等年，着羅村隨衆攤認。前項係減半斷罰，不得援以爲例。至此次因繳項不清，與羅如玉等搆訟，所有盤費，羅村斷無攤認之理。如

因抗工偷水等事成訟，即被控者，亦應遵照舊規，認出訟費，以示懲戒。一干省釋，取結附卷。羅如玉等保候，將餘項繳清，再行釋回。移知分府備案，並詳覆藩憲、道憲可也。此判。

已賣復訛事 道光十二年八月初八日

審得盧氏縣民劉海德控嵩縣民齊明韶等霸妻逼約等情一案。緣劉海德娶妻閻氏，因負欠戴有、白驢、馬四等錢文，屢被兇討，約出外鬻妻以償。戴有等隨往收債。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行抵嵩縣董家村，詭稱該氏係伊孀居弟婦，託店東董興代覓售主。乃陰與氏約，俟過門後，乘便偕逃。適鄰村齊明韶與柴文潮路過該店，董興因與文潮給明韶媒合爲妻，交財禮錢一百千。戴有、白驢挾其賣休，連還欠共使錢五十千；馬四使錢五千；兩媒人各使錢五千，海德僅得錢三十五千。以嫁孀未曾立契，遽於初八日迎娶以歸。十六日，海德尋赴明韶村中，欲行誘逃之計。明韶察其情詞閃爍，恐有後患，邀同原媒，令其補立賣約一紙，給盤費錢四千，遣之而去。夫孀婦再醮，或可不立婚書，若係價買，焉有不寫文約之理？況以隔縣之人，逆旅相逢，又非夙知根柢者可比。乃人價兩交，並無隻字爲憑，如此顢頇，殊出情理之外，迨經悔悟，始令補立文約。彼方以此爲得計，豈肯順從？抑勒自所不免。乃價載原價，期寫後期，又屬岐誤。種種不合，皆足授人以柄。本年正月，海德果以前詞具控，經該縣訊虛予杖，復迭次控府。提訊之下，揑稱伊自到董興店後，該氏即被匿無踪。經伊尋訪，始知賣於齊明韶爲妻。詎明韶給錢四千，將伊吊打，逼立文約等語。夫既被窩藏，何以不向店主控索，而肯自行尋訪？且齊明韶既係價

買，忽有本夫來訪，何以不向賣主追究，而肯混行吊打？語語支離，其誣自不待辨。乃海德堅不吐實，提問閻氏，始將原情供吐。質之該原告，猶狡展不承，長跪竟日，始行招認，殊屬刁健。本應照賣休律折責，念已受杖，姑免重科，掌責數十，以示薄懲。齊明韶雖非知情買休，然誤娶有夫之婦，亦應離異歸宗。但劉海德赤貧無藉，斷不能追還財禮，未免向隅。且該氏情戀後夫，再三哀懇，姑從權仍准完聚。酌令幫給劉海德錢二十千，以資生理。即日繳領完案。此斷未免屈法，不可爲訓，聊以息事安人而已。董興等所受謝媒錢十千，免其着追。戴有等爲此案禍首，既已從寬科斷，又係隔境異民，亦免關提。取結釋回，行縣知照。此判。

繳農器事　道光十二年八月十二日

審得繩池縣革生李榮堂率衆鬨堂，公繳農器等情一案。緣李榮堂係該縣河西村人，因月課不到，褫革衣衿。本年充當滚頭，糧項俱經催完。惟李成林、李占鰲兩户，欠有馬儀工加價銀數錢。八月初四日，該縣將糧差李小中鎖項，飭催別村玩户，便道收此尾欠。詎該差因榮堂外出，在伊門首潑鬧，口出穢言。榮堂查知，心生氣忿，先赴縣將欠項繳完，回家後用言挑激村衆，謂國課已完，横被差擾，何以安業？不如將農器繳還，遠適樂土。遂於初五日率衆三十餘人，裝載農器十六車，赴縣繳納。衆口嘈雜，肆行喧鬧。該縣升堂查問，榮堂猶咆哮不服。該縣將其鐐銬，及從犯李林堂、盧玉蘭、范體河、李長興、李朝元，並差役李小中，押帶來郡，稟請究辦。餘犯在縣押候。本府詳加訊問，據供前情不諱。

惟盧玉蘭、李長興僅稱隨衆往觀，並未助勢。使非厮鬧，有何可觀？雖係遁詞，亦足爲鬨堂之證。若范體河、李朝元，則係輦運農器之人，車輛若干，俱從伊二人口内供出。供證確鑿，毫無疑義。查李小中奉差不慎，致滋事端，重杖以懲，並即革役。李榮堂身爲滚頭，催科是其專責，糧賦絲毫爲重。既有蒂欠，難免追呼。設該役等三五爲羣，恣行兇暴，以致倉皇激變，衆怒難回，昧死而逞一朝之忿，情猶可原。本府再三研詰，不特李小中堅供別無餘黨，即到案各犯，亦稱實祇該役一人。則衆寡不敵，彼又何所施其伎倆？縱極無狀，但當扭赴公堂，禀官究治，何至捨其耒耜，動以輟業爲詞，聚衆逞刁，鬨堂塞署？此與罷市、罷考者何異？依律問擬，李榮堂當得何罪？本府哀矜折獄，未忍不教而誅。念其愚昧無知，姑從寬典。李榮堂一犯，仍着發回監禁，從輕定擬。餘衆概予開釋，從寬勿問。此本府赦過宥罪，大施解網之仁。該犯等感恩之餘，尤當畏法，洗心革面，勉爲盛世良民。國法森嚴，勿得輕試，凛之！此判。

阻葬事 道光十二年八月十四日

審得洛陽縣臬書馬待聘控監生馬澤榮阻葬率搶等情一案。緣馬待聘曾祖馬驥，爲胞叔馬明德過繼，後明德又生二子：馬禄、馬勛。馬禄祔葬先塋，馬勛故後，其子澤榮以地無吉穴，改葬新塋。馬驥與其妻浮厝先塋之旁，其子浮厝澤榮新塋之旁，其繼妻又寄埋他處。其再繼妻，與其子婦，暨其孫均停柩在家。纍纍多棺，久經暴露，蓋不但無穴可葬，抑且無地可容。道光十一年十一月，其曾孫馬命甲，與弟

馬錫甲，即馬待聘等，營建新阡，謀欲合葬。先期以告族親，馬澤榮初無異詞，繼而索地三十畝，爲先塋祭田。命甲不許，澤榮遂倡言子應從父，已葬不可復遷。屆期啓攢率衆兇阻，復赴命甲家滋鬧。謂所享之業，皆係伊家繼產。指揮男婦十餘人，牽去轅騾一頭，擡去白花四簍，並砸毀什物多件。命甲告官，該縣命將騾頭、棉花送還。其曾祖仍令祔葬先塋，餘聽其便。命甲不服，由府迭控司院。該縣未及覆訊，待聘遽以覆訊仍枉等詞，復叩院憲，批府提訊。查子孫擇地葬親，原欲選建佳城，以安靈魄。其先塋如無吉穴，即當聽其改卜，更不在有無隙地。若謂子應從父，則伊古以來一姓衹有一塋，何改建新阡者比比皆是？其所葬豈果無父之人？且馬勛亦明德之子，何以改葬？如謂少子可移，而長子必不可遷。此種例文出於何代？至爲祖宗公除祭田，原無不可。然必二門、三門，照數均撥，方爲平允。乃澤榮謂慮其薄於所後，一經遷葬，便不肯祭掃先塋。夫嗣子之於嗣父，或者中年取繼，隔膜不親。若曾元之於高曾，日久相習，早已視同一脈，安能於所後所生尚分厚薄？且何不待其不行祭掃而後，以大義責之，乃作此臆度之詞，預爲挾制，其爲假公濟私，又可概見。馬命甲等，應聽其將伊曾祖以下各柩，另行改葬。馬澤榮量予戒飭，再敢要阻，定行提案重究。至騾頭、棉花等物，雖已送還，其隨同搶鬧之馬景等，均有不合，念馬命甲等再三哀懇，姑免深究，以全族誼。馬待聘捏詞瀆控，亦予戒飭。無干省釋，取結附卷，行縣知照。並詳覆撫憲暨臬藩憲可也。此判。

賣繼產事 道光十二年八月十四日

審得澠池縣民馬應隆與馬士寬、馬林子、馬升等互控一案。緣馬林子係馬中義義子，自幼撫養成人。中義與其元配張氏，皆林子服孝送終。其繼配祝氏，因生子本林，給林子地二十畝，錢二十千，將其逐出。本林幼殤，祝氏取堂侄應隆爲嗣，旋即病故。應隆承受房一所，地一頃六十畝。林子將地費盡，於道光十一年七月，以圖產鑽繼等詞，控應隆於縣。該前代理縣張斷給林子住窑三孔，錢五十千。當付二十千，其餘延宕未繳。九月，應隆將地九段，憑產行張煥說合，買給馬雲雁爲業，得價二千零六十四千。而以錢一千五百千，買雲雁宜邑羅村地一頃三十畝，因往羅村就耕。馬士寬亦充產行，妒未得用，於十一月，以應隆私賣雲雁謀買等詞控縣。該縣將應隆管押，並追繳雲雁買契五紙。應隆私逃，差役往拘，經馬中海及芮保等毆傷。芮保被獲枷示。應隆控府，馬雲雁、馬中海及馬林子等亦各據情陳訴，當准提訊。馬連升曾買應隆地八畝，因種有麥苗，約與賣主分收。本年麥秋，以應隆在郡，無人收獲。連升先割二畝，被應隆本生母攔阻成訟。經縣役調處，仍以分收寢事。應隆在案，捏稱被搶四十畝，續行呈控。提案併究，獲悉各情。查馬應隆以產換產，並非蕩費。且伊嗣父母已歿，身爲業主，並經官牙說合，何爲私賣？羅村雖屬隔境，距所居不過八里，又非遠離邱墓輕去其鄉，亦難律以忘親之罪。馬雲雁出錢置產，契明價足，何爲謀買？計自成交以至被控，爲期未及三月，又難科以漏稅之條。馬士寬飾詞妄控，殊屬不合，姑以年老免究。原契當堂發還，着馬雲雁投稅管業。馬應隆既經該縣收

管，曲直應候覆訊，遽行逃匿，亦屬玩法，杖責示懲。芮保已被枷責，免其重科。馬中海年已衰邁，姑予掌責完案。馬林子雖爲義子，而生養死葬，克盡事親之道。前衹分地二十畝，後僅斷錢五十千，未免過少。但其人亦非安分之徒，既已輸服無詞，再爲改斷，轉啓爭心。所有錢三十千，着即行繳領。林子又稱老宅後有地一畝九分，經該縣斷給與伊，未曾交付。查卷內並無此語，事極瑣屑，無論有無斷案，着應隆回縣後，即將此地交林子管業，以示體卹。至應隆誣控馬連升搶麥一節，既經杖責，足以蔽辜。原被均取結釋回，行縣知照。此判。

威逼致死事

道光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審得洛陽縣民常甲寅控喬根謀害伊叔常暹身死等情一案。緣喬根前因爭路，扎死喬治問絞，遇赦免罪。嗣充布行經紀，常向聚錦號錢舖代客賣銀買布。因布販袁蛟長支錢二十千，開條兌取，鈐用聚錦圖書。於道光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帶赴偃境大口鎮，憑牙紀張全說合，用價三十九千，買常暹騾一頭。先將錢條兌付，餘約二十八日清交。嗣因袁蛟無力應付，届期常暹邀張全往討。路遇喬根，同赴宋克甲合盛花店講處。張全索錢，喬根告緩。張全言無錢即應還騾。喬根以張全舖東張清平亦欠聚錦號錢文，稱欲兌楚，張全不允。常暹亦言誰買騾，即誰還錢，不能轉兌。喬根又以識牙不識主之言向抵，彼此鬨爭。宋克甲等從旁講說，令於次日付錢二十千，餘俟初五日再楚。常暹不依，將張全拉至街東飯舖，謂其朋謀誆騙，揚言控理，滋鬧不休。時天已曛暮，又值大雨，飯舖楊姓尋喬根前往解紛。喬根因邀張全

歸宿伊家。常暹隨至門首，阻未得入，在外喧嚷。喬根弟喬三，託言張全已去，常暹不信，愈行叫罵。喬根出而回罵，常暹嚇言無錢即欲尋死。喬根指門外槐樹一株，答言：汝欲尋死，即在此樹上吊，亦無不可。摔脫而入。常暹仍行潑鬧，喬根跳出，捽其倒地，拉腿曳至溝邊，經張全等勸回，並將常暹送走。未及旋踵，常暹又來喝罵，喬根閉户不理。良久無聲，持燈出視，已於樹上自縊。當偕鄰人喬老虎等卸救，奄有微息。因牙關緊閉，用烟袋銅嘴撬落下牙一個。喬根父喬裕令其扶入室中，救治不效，延至初一日氣絶身死。先於二十九日，令喬老虎告諸其家。常甲寅暨其堂伯堂昭、胞叔常根等，先後往視，至是報縣。該縣驗係自縊，其脊背、腰眼、左膝等處，各有擦傷，實係自縊前推曳所致。喬根一犯，照因事用强毆打威逼人致死，致命而非重傷律擬以滿徒，並追埋葬銀十兩。因係赦犯，加等擬流，先行收禁，録供通報在案。常甲寅遽以假票詎騙，謀害弊脫等詞，由司控院。提訊之下，喬根等將起釁情由，全行隱昧。但稱入門後，伊即自縊。人即輕生，何至於此，豈非欲蓋彌彰？乃堅不吐露，隔別研鞫，始悉前情。供證確鑿，已屬毫無疑義。而常甲寅仍以傷痕不符，再三抗辨。問究竟因何致死，伊又不能指實。倚恃屍親，一味狡展，殊屬刁健。勢非開檢，不足以折服其心，亦不足以明正其罪。執欲取結，而常昭及其堂叔祖常進明自行投案，供明實係自縊，伊侄懷疑具控，現已不敢誣執，質之常甲寅，亦俯首無詞，哀懇免檢。既已悔罪，本府不爲已甚，姑准完案。常甲寅掌責示懲，着常昭等領回管束。如再滋事，惟伊等是問。喬根仍發縣監禁，聽候按擬招解。無干省釋，取結候詳，行縣知照。此判。

捏控强搶事　道光十二年九月初一日

審得孟津縣民韓立控孫其田等强搶孀婦等情一案。緣韓立妹嫁於楊永固爲室，生子鐵毛，年甫數齡，永固於道光十一年二月物故。該氏不安於室，其姑楊高氏稱其與乾親梁元、佃户姬遂林等往來無忌，並將前室子楊德逐出，於六月具詞控縣。該氏旋將衣箱及糧石牛具等物，分寄姬遂林及伊兄韓立家中。韓立亦以受唆逼嫁等詞申辨。經監生韓崑玉等講息，衣箱等物，如數退還。十月，楊高氏又以不孝送氏，謂擲碗磕傷伊面，私歸母家，流連忘反。該氏謂因家庭口角，其侄楊春魁持刀欲劈其舌，緣是遁歸。春魁託人向伊兄關說，欲將該氏改醮湘流村孫姓。該氏不從，因而架控等語，具訴到縣。該縣命向伊姑當堂賠禮，勸諭領回。詎楊高氏於本年三月二十七日斷結後，載赴湘流，遣嫁孫其田爲室。韓立訟縣。楊高氏呈稱該氏必不相安，故歸路揚言：如有向伊叩頭盡禮者，即將該氏相贈。其田如言辦理，並無得受財禮之事。該氏亦如姑狀自陳，並稱不願再歸楊氏。該縣未及傳訊，韓立遽以前詞控府。提訊之下，查楊高氏龍鍾衰媪，滿面兹祥，斷無虐遇寡媳之理。雖所稱與姬遂林等來往一節，是否聽言誣衊，事涉曖昧，無憑質究。而該氏蜂目豺聲，望而知爲悍婦。蓋自其子在日，家庭詬誶，久成附骨之疽，一旦孀居，鴟張益甚，故去之惟恐不速。逼嫁之說，自屬難免。然斷未有立談之頃，無媒無證，以一拜而遽訂姻盟。況該氏去歲十月，詞内已有議嫁湘流孫姓之語，謂無成約，其誰信之？第使該氏果具貞操，以死自誓，孫其田亦何敢相犯？乃金夫一見，業已不有其躬。投牒公庭，甘心偕老。是不特强搶一層，

毫無左證。即逼嫁一説，抑亦毋庸强辨矣。韓立捏詞越控，本應責懲，姑念事出有因，從寬免議。孫其田是否曾出財禮，均於韓立無分，無庸深究。既係其姑主婚，仍准與該氏完聚。惟獅吼堪虞，恐非夫已氏所能馴致耳。帶子鐵毛，着回家後即交楊高氏領回撫養。差役李榮等，既無勒索情事，應勿庸議。一干省釋，取結行縣。此判。

爭窰地事 道光十二年九月初三日

審得澠池縣民董秉禮爲窰務與米振世等互控一案。緣米振世合夥李如秀等，於道光七年在董村開採煤窰，與上官申地毗連。八年四月，經張繩武説合，用價一百千，典到爲業。計地六十畝，契載三年爲滿，自窰底横穿取煤。十月，董秉禮涎其得利，糾申分居胞兄上官略，徑在所典地内另開窰口。振世訟縣，該前縣王訊非上官申重典，將其封禁。略等備價請贖，以未滿年限不准。秉禮等揭封私採，其地已爲振世等鑿空。再加攻打，遂致崩裂。爰以損窰虧本等詞控縣。並稱振世等所採之煤，係屬竊藏，呈請入官。該前縣不准，暫將兩窰封閉。勘明振世等實無不合，仍准開採。嗣因舊窰進水，在所典地内，另打新窰。十年，董秉禮以前詞控府，行該署縣陳覆訊。斷令幫給窰費錢一百千。秉禮仍不遵依，來府瀆控。提訊獲悉各情。查上官申既將地畝出典，自應聽典主管業。董秉禮勾串伊兄，恃强佔用，已屬豪霸。乃當官斷之後，不候年限，遽往回贖，不遵封禁，擅行開採，尤爲藐玩。迨經窰口塌陷，雖有賠累，實屬自取。乃以人所得者指爲侵盜，而以己所失者令人包賠，無情無理，荒唐背謬。該署縣所斷之

一百千，雖云有限，究屬無名。豈容以此飽奸傖乎？若謂打窰損地，以後不便耕種，上官申既無一言，即其兄已不必干預。董秉禮何人，代抱杞憂，豈非多出一鼻孔氣耶？本應重懲，姑念年已衰邁，其子董小元隨同妄爲，着枷號兩個月。與其父均交洛陽縣收管，俟滿日再行發落。米振世等釋回安業，典契着即具領，取結存案。行縣知之。此判。

誤毒斃命事　道光十二年九月初六日

審得永寧縣孀婦郭何氏控郭添松等謀毒斃命等情一案。緣郭何氏生子武昌，其嫡妻郭馬氏生子武功、武義，分居各爨。有公地九畝六分，憑中人郭鳳彩、牙紀張平西，議價一百三十七千，賣給堂叔郭添松爲業。道光十一年三月初五日，武功、武昌赴添松舖內，同添松、平西等丈地成契。添松瀕行，囑舖夥衛恒順蒸肉待客。恒順赴屠户郭武贊舖內買肉。武贊先於初四日宰猪一口，餘肉二十餘觔存放地窖，以防味變。於是割取四觔。恒順嫌係陳肉，未肯攜歸，在別村割肉八觔。武贊以肉已割下，亦與送來。恒順用厨房簷下缸積雨水洗净，切成肉片，置於盆內，使飯碗調麪成糊，陸續攙拌，加以鹽醬，入籠蒸熟。添松等自地回舖，又有牙紀王連中説賣祁小須僱主祁家娃子地一段，亦於是日到舖清價。於是郭添松、郭武功、郭武昌、祁家娃子、祁小須、張平西、王連中及添松親誼李國凝八人，用籠內鐵籠掇肉，同桌共食。無飯無饍，外僅蒜汁四碟，柿酒數杯而已。餘肉一籠，恒順與郭鳳彩及添松子長興、鴻興，並閑遊之郭景清、舖夥何相公即何清洛五人，在院共食。詎武昌食罷腹痛回家，嘔吐不止，大便下

黑血碗餘，救治無效，中夜而卒。唇黑指青，狀係中毒身死。武功及添松等十二人，亦各腹痛嘔吐，以綠豆汁救解，遍體發泡，數日方癒。郭何氏欲行告官，族親郭武太、王耀宗等十餘人，以添松父子亦曾同食，斷無毒害情弊，勸令棺殮。武昌妻張氏暗約其侄張元昇，赴縣喊稟。族親復勸郭武義同元昇以病故具結攔驗。詎郭何氏懷疑莫釋，延至十三日復令武義控究。該縣訊明添松與武昌等素無仇隙，知非謀害。但毒自何來，窮究無據。以肉經薺水淘洗，引洗寃録所載「茅舍漏滴肉上，食之殺人」之語，附會定獄，取供通詳。嗣經委員宜陽縣施勘，係新修瓦舍，情形不符。又以肉從地窖取出，引本草綱目所載「凡肉密器蓋過夜者，爲鬱肉有毒」之語核訊覆詳在案。夫時當春令，中土尚有餘寒，蛇虺等物伏而未動，何至蘊毒如此之烈？且餘肉尚多，何未聞他人買食者亦有中毒事乎？亦非信讞。嗣因屍親迭次上控，本府提集全案人證，督同候補縣嵩隔別研鞫，始獲真情。寃哉武昌，詎料爲鼠子抵命耶。蓋添松嘗苦鼠耗，知族人郭鳳池家有種地用剩砒霜，三月初五日早，值恒順出外討賬，添松索取一塊，研成細末，攙麪半碗，意欲調糊藥鼠。會張平西等到舖，邀往丈地，隨手置於居室木架之上。時恒順方回，匆遽之間，但囑令蒸肉，未將毒麪告知。恒順往尋器具，見碗內餘麪，未忍拋灑，一併調人肉內，以致食畢毒發。迨添松甦後，查尋麪碗不見，追問恒順，始悉前情。於是相戒勿言，此誤食中毒之實在情形也。詢之鳳池，尚有餘砒二兩四錢呈案。查添松但知合藥，而不料其誤入食中，恒順但知調麪，而不料其暗藏毒物，兩不相謀，遂致同歸於誤，實屬思慮所不及也。姑以罪坐所由，將郭添松照過失殺擬絞，依律收贖。衛恒順以餘人予杖。郭鳳池率給毒物，致釀人命，亦照不應重律予杖。郭何氏以誤爲謀，所

控亦有不實。念係痛子情切，免其置議。至攔勸之族親人等，訊非知情容隱，亦免深究。其地尚未交價，着仍歸郭武功等管業，原契追還。一干發縣保候，取結附卷。此判。

爭產事　道光十二年九月初七日

審得嵩縣民郭恩普控堂兄郭恩廣私吞公產等情一案。緣郭恩普父煥成，與兄自治、自正、自修均已即世。自治子恩廣，自正子恩衢，自修無子，恩普雙承。去歲析居，三門遺產，亦恩普承受。同族親立有分單。外有地十六畝，及陳世福、李朝陽錢會兩道。恩廣謂係伊母私蓄，恩普稱係公產，互爭不決。又族親公議爲恩衢除錢十千，以助婚費。恩普不願攤認，並將恩廣等地契霸存己手，爭控到縣。地畝錢會，斷歸恩廣，仍令遵議爲恩衢公除婚費，地契飭還。恩普不遵，並添入店户秦魁元勾通差役詐財逼約等情，控府准提。堂訊之下，因恩普自稱童生，問於何年應試，供稱十年十月曾應院試。問分產何以爾得兩股？供稱爲伊三伯母趙氏承繼。問趙氏何年身故？供稱十年四月二十八日。鞫訊至此，不禁發笑。該童生既已過繼，何不丁憂？既不丁憂，何以承業？是所據已屬非分，乃得隴望蜀，更生覬覦，何無饜足至此？恐未遂圖產之私，已先蹈匿喪之咎。如此童生，豈不辱沒斯文。所爭是否恩廣私蓄，無從查考，但地約會歷，俱載伊名，自應執據管業。即有改竄隱匿等弊，該童生既安享兩門遺產，已足相抵，尚有何說？至婚費十千，區區者亦靳而不予，慳吝已極。況將地契揹留，尤屬無賴。當鎖押聽候治罪。嗣經其母郭崔氏再三哀懇，並將地契呈出。既已知罪，姑寬一線。所有分產等事，俱着遵縣斷完結。如

再抗違，該原告供招具在，定追出三門遺產，另行取繼，並治其匿喪之罪。其舅崔世太顯有架唆情弊，掌責示警。地契七紙，當堂發郭恩廣等領回。秦魁元僅賒給伊飯錢七千，並無逼立借約、串索錢文等事。既已質實，着回家自行清理可也。取結附卷。行縣知照。此判。

以地抵債事 道光十二年九月初九日

審得洛陽縣民府役劉振清控孀婦申陳氏等搶收麥禾等情一案。緣申陳氏歷年借給監生韓呈祥錢文，本利牽算，款目轇轕，屢被兇討。呈祥又爲他債所逼，夫婦潛匿。該氏私至其家，取去衣物及零碎紬片數十件。嗣經呈祥庶母劉氏給伊地三十五畝，彌補欠項。呈祥托其族長韓廷舉議給該氏地二十畝抵債，扣留一畝，以抵衣物等價。又恐各債家聞風逼討，不自出名，將地寫給廷舉，由廷舉立契，賣於該氏爲業。計地兩段，共十九畝，作價二百零三千。廷舉偕牙中張文明等，領該氏赴地丈交，呈祥並未同往。陽作畏避之狀，實陰伏圖賴之機。不知地可冒指，契可捏造，其家藏老約一紙，非有羽翼，何以飛入他人手耶？實屬愚詐。嗣因賬未抵清，遂以盜賣誣控廷舉。該縣未及集訊，復憑縣役郝振宗說合，將地一段，計十五畝九分，典於劉振清管業。振清交原佃户張興邦布種麥苗。旋經該縣將地斷歸該氏，其債作爲前後清結。如韓呈祥備有原價，准其回贖完案。該氏又憑牙中李景等說合，將地十九畝，照原價統典於振清胞兄縣役劉振興管業。夫當呈祥興訟之時，振清身爲官役，豈有不知之理？乃不候訊問，將地私典。迨振清既典之後，振興身爲家長，又豈有不知之理？乃不相關會，將地重典。此等行爲，非公門中

人，何敢出此？殊屬可惡。本年李景等前往收地，旋又刈取麥禾。振清迭次具控，提訊得悉各情。查申陳氏固不應以私債准折田產，但所存韓呈祥自出錢票一百八十五千，無從支取，如同局騙。其成契時，即將錢票退交，亦非虛價實契可比，情有可原。其地自應歸該氏管業，各債一筆勾銷。雖屬重利，但以二百零三千概行抵結，尚不敷本，呈祥已屬便宜。外有摺欠六千八百文一款，該氏不甘情讓，仍聽理討可也。至錢到許贖之說，亦不可漫無限制。着以十日爲期，如韓呈祥備足原價，該氏即同劉振興具領，將地放贖，歸劉振清管業。逾期仍歸劉振興管業。再限十日，着韓呈祥將劉振清典價一百七十千繳楚。韓呈祥已賣復典，肇起訟端，夏楚示懲。劉振清等亦有應得之咎，俟結案時再行發落。其麥石自應歸劉振清收用，如肯讓兄，亦聽其便。無干省釋，取結附卷。申陳氏、韓呈祥、劉振興、劉振清仍取店保，俟到限作何辦理，再行縣知照可也。此判。

又　道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現已到限，韓呈祥既未繳價，其地斷歸申陳氏管業，契紙發還，着即赴縣投稅。本府前斷，謂呈祥以二百零三千，將賬抵結，未免便宜。故摺欠之項，仍着申陳氏自行理討。該氏現已得地，所值斷不止二百餘千，是便宜又在該氏。摺欠亦予塗銷，俾兩清無欠，永絕葛藤。劉振興所收麥子兩石五斗，限三日內退交其弟振清。劉振清典價一百七十千，再限十日，着韓呈祥繳案，如違嚴比。劉振清雖有私典之咎，亦斷不能使之錢地兩空也。連前斷一併行縣。又諭。

侵吞册費事 道光十二年九月十三日

審得洛陽縣民周夢公控趙永和等扳差遺累，及周登甲盜典公產等情各一案。緣周夢公世居田村，道光初年，因伊、洛交漲，該村地畝被水冲塌。前縣劉按段查報，請豁糧銀、灘派部費及司房册費等項錢一百六十餘千。經公直趙永和、周之瑞及保正周居士催收。七年，總局董事人博士邵啓運以册費不齊，呈請追繳。該縣查無欠户，究係何人侵蝕，趙永和等與周居士互相推諉。永和並稱原派公直，尚有周登山、張致和二人。嗣與周之瑞各繳錢四十千，呈准摘免。八、九等年，票催周居士及周登山等完繳，登山胞叔周夢公遂以前詞具控。並稱趙永和名下捏報塌地二十畝，縣斷不服，由府控司，提訊獲悉前情。查周登山、張致和是否原派公直，該縣並無花名可稽。詢之邵啓運及花户周鵬九等，亦未見伊二人收交册費。即七年在縣興訟，趙永和雖曾牽入其名，而侵吞之弊，則惟與周居士互推。是周登山等縱充公直，其未經手錢文，已可概見。下欠册費錢八十餘千，該縣自應向周居士着追。當即吊卷，將票稿更正，以絶訟根。惟周登山現在壯年，非不能自行出控。周夢公挺身插訟，已屬不合。至趙永和捏報塌地一層，勿論屢勘無異。即有虛冒，又與周夢公何涉？藉端訛告，尤屬刁健。又所控周登甲盜典公產一案，緣登甲故父周庠，斂費興訟，争到灘地三十二畝。其地北至河心，嗣經陸續淤寬。道光八年，將地六十畝，兩契典於生員王德太等承種，得價一百七十千。查周庠争地在乾隆五十六年，其與周夢公析居，在嘉慶元年，果係公產，何不載入分單？且當出典之時，凡先年曾出訟費者，皆得分用典價，若蕭

若王，其姓名均附契尾，豈不吝於外姓，而反欺其本家乎？況周夢公於控趙永和案內，自呈有地九畝，是除此別無遺產，尤爲鐵據。其地着歸周登甲管業，典契發王德太收執。兩案人證，均取結省釋。周夢公刁控數年，本應重懲，姑念年已就衰，且一杖之後，轉覺脫然。伊既好訟，着仍取店保，俟本府升堂，即來隨同聽審。彼既快牽累之心，我亦用拖延之計。所謂即以其道還治其身者是也。行縣詳司。此判。

捐修廟工事　道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審得鞏縣職員康應魁等控已革守備張崧崙借工訛控等情一案。緣康應魁與堂兄弟應午、應宿，均係該縣富户，納粟入監。道光六年，各捐銀三千九百餘兩，請修文廟工程。除大成殿尚未傾圮，量加粘補外，戟門、櫺星門、泮池、兩廡、拜台、月台、堂階、甬道、照壁、牌坊、圍墻，以及省牲所、更衣所、厨房、庫房、鄉賢祠、名宦祠、明倫堂，均係落地重修。經該縣暨委員偃師縣屢勘無異，詳請咨部議叙，各予州判職銜在案。十一年，張崧崙稱其將啓聖祠及忠義祠、節孝祠三處工程遺漏，在縣訐告。前署縣清批准覆勘。應魁等遂以前詞控府。提案親鞫，查核咨部底册，並無此三處工程。原未報修，何爲遺漏？崧崙又稱將該處舊料私行移用。無論隨同勘驗之工書董雲祥堅供舊料久已散失，實無片瓦寸椽可資添補，代剖甚力。設有其事，該縣又豈甘狥隱？該革員以不干己事，挺身出控，總緣圖訛未遂，故欲借劍殺人，以爲公門魚肉。雖應魁等爲此善舉，亦因官事督迫，未必真心好義，然畢竟大破慳囊，重

新廟貌。地方官善善欲長，又何能遇事生風，助桀爲虐乎？張崧嵩念係革員，姑免責處，再犯决不寬宥。戒之。兩造均取結釋回，行縣知照。此判。

定過載行抽用章程事 道光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審得洛陽縣監生張廷相、曹龍章、孫耀南控職員胡占元、監生王金榜串訛朦斷等情一案。緣張廷相，字號存誠；曹龍章，字號永和；孫耀南，字號合義；與廣盛號路春、西盛號孫化洽、萬合號曹德廣、廣順號孫鳴鳳、全德號尤輔清、萬德號孫世鏍，暨隆盛號胡占元，興盛號王金榜，均係該縣過載行。王金榜兼開車行，又有騾行五家，係劉泰來充當行首。凡有客貨發運，過載行代爲僱脚，抽用納稅。並津貼車騾兩行，支應過往官差。惟向來客商脚户，不能面議價值，過載行借抽用之名，從中朦蔽，擡價分肥，以致客商却步。道光十一年，胡占元以張廷相故兄張廷魁與曹龍章於十年八月間，借伊麥子七十一石，糶錢五百七十千，交方振國所開三錫號錢舖存貯，添補公用。除收息錢八十千外，尚欠本息六百七十千，在縣控追。王金榜又以衆行店抽用過濫，阻客累行，及伊前於六年開騾行時，代墊差錢二百七十千，至今未償，亦行呈控。該縣查明孫世鏍行内，於十月間發運駝行，每貨一擔，向客商索價銀一兩二錢五分。除脚户得銀七錢外，餘銀五錢五分，俱爲行用，實屬冒濫。念其相沿成習，非該行獨得之咎，未予重究。復剴切曉諭，謂與其浮收而阻客，莫如薄取以招商。商貨集則行用厚，析取之似覺其少，統計之自見其多。旨哉斯言，洵爲探本之論。於是查照向規，每貨一擔，准其抽用二錢，除幫

車行八分，騾行二分外，該行實得銀一錢。並令於僱脚時，該行與客商、脚户，三面公議，俾脚價用銀不致兩相牽混。既欲撙多爲少，必須易暗爲明。俗有「暗馬頭」、「明馬頭」之説。惠行通商，又稱善舉。惟於該行所得一錢，令其除出五分，設立總店，公議妥人收貯，俟積有成數，屯糧備荒。復令脚户納用一分，以爲總店雜費。此説迂矣！夫社義各倉，尚不能行之無弊，乃以裕民善計，責之市井積猾之徒，豈非摶沙爲飯，必致互相吞噬，訟獄繁興。名雖正，而實不可行也。至胡占元、王金榜欠項，經訊屬實。占元自請捐修關陵，金榜自請捐修東門外官廳。金榜之項，九家各繳錢三十千，業已收訖。占元之項，孫耀南呈稱既係公用，亦應九家同繳，已與張廷相、曹龍章又各繳錢七十四千四百五十文，縣卷内俱有繳狀可查。延至今春，張廷相等以派充總店，畏事歇業，遂以串訛朦斷，並砌入差役押索等詞上控。奉批提訊。又方振國控胡占元欠錢二百千，占元行夥劉登奇控振國欠錢三百千。併案提訊，獲悉各情。查胡占元等果係捏欠訛索，則志在得財，豈肯充公？張廷相等又豈肯遵斷措繳？自係負欠屬實，除廷相等三家業已繳清外，限孫世鏍等六家，各於五日内繳錢七十四千四百五十文，以備工需。其設立總店，除用屯糧一事，滯礙難行，着即停止。用銀五分，亦歸該行等領受。該行等務各遵照縣斷，取與公平，招徠商旅。如蹈前轍，定當弔帖革究。至脚户原有車行及騾駝等行抽用。現在總店既不設立，用銀一分亦免重科。差役孫德明等既無勒索重情，免其置議。又方振國與劉登奇欠項，各有歷賬，互争不决。蓋伊等多年交易，款項轇轕，彼此昧心，便無從究其底裏。但着減半歸還，除抵兑外，振國净還登奇錢五十千，亦限五日繳領完案。擊碎連環，姑以不解解之耳。一干仍取店保，俟繳清後再行釋回。取結存查，

行縣知照。此判。

退婚事 道光十二年閏九月初八日

審得洛陽縣民張永昇控郭堆誆斷訛婚等情一案。緣張永昇有女文姐，現年十三歲。道光三年，憑郭書明等媒合，許字郭堆次子郭喜朝。即席易盞，先換庚帖。繼知喜朝病啞，將事寢擱，未通婚啓。五年，郭堆强欲納聘，永昇遂以訛婚具控。該前縣鳴以既未通啓，批准離異。八年，永昇仍憑郭書明爲媒，另與郭登科聯姻，受聘通啓。十一年，郭堆隱昧前斷，但以一女兩許等詞，在縣翻控。將當日同席飲酒之郭二虎等，引爲媒證。二虎捏稱曾以耳環爲聘。夫使果有聘物，當五年興訟之時，郭堆豈甘緘默？明係袒供。詎該縣未查原卷，仍予判合。永昇不服，由府迭控兩司，奉批提訊。查三年議姻之時，郭喜朝年甫四齡，尚未能言，烏知其啞？永昇自願結婚，原非受人朦蔽。迨少長而知其殘廢，幸未通啓，猶可渝盟。故訟牒一投，該前縣遂准其改字。揆之情理，的的無疑。乃永昇謂相婿之時，郭堆暗令長子喜林替代，查喜林彼時年已六歲，身材長短當必有異，何以能售其欺？永昇又稱原議即其長子，後經移易。詢之郭書明等，原議之子，年甲究係若干，僉供未悉。世有不知其年，而遽執斧柯者乎？飾詞可笑。總緣張永昇懼招啞婿，爲此曲捏瞽說。不知此事專以婚啓爲憑，其原未通啓之語，既從郭堆口內招出，則一言鑄鐵，不虞衆口鑠金。縱使爲能言之鳥，已不得爲比翼之禽。況籧篨戚施，天生缺陷，何足副燕婉之求耶？太不自量。張永昇仍准與郭登科聯姻，婚啓當堂發還，郭二虎捏詞幫訟，掌責示儆。

郭堆從寬免究，取結釋回，行縣知照。並詳覆藩臬憲可也。此判。

鑽充地方事

道光十二年閏九月十四日

審得洛陽縣民王保全控地方楊萬榮鑽充弊害等情一案。緣王保全所居尚家莊，與劉家凹等大小八村，共爲一保。楊萬榮於嘉慶二十一年，充膺地方。自是屢次改名鑽充，曰楊安榮，曰楊萬年，曰楊萬瑞，皆其詭名。道光二年，王保全控其浮派差費，經縣訊結。八九等年，牌民楊錫汝、劉尚德、王際盛爲糧差等事，各與互控有案。未經縣訊，十一年九月，地方劉文明役滿。保正王燦等舉其弟劉文德接充。牌民郭建明等又將萬榮冒保，先後批准。旋將萬榮核除。十月，建明及新保正楊松寅執請未允。十一月，萬榮復行自陳，經册書陳寶策稟覆，謂本年糧項，均係萬榮催完，著有勞績，批候傳驗。嗣因甲長楊玉貴與松寅等，各存袒見，互相攻訐，命另保妥人充役。本年三月，玉貴等保准王保全在案，經松寅等訐退。楊萬榮遂改名楊春顯詎准，又經玉貴等訐退，楊萬榮復改名楊太詎准，玉貴再行訐發。王保全業以前情控府，提訊得悉一切。查惡地爲害鄉里，魚肉小民。其藉端脅制，不曰抗糧，即曰避差。官府據一面之詞，難辨虛實，不得不姑爲准理。一經株累，解脫何時？即使訊屬無辜，已不免流離失所。故蚩蚩者，無不仰其鼻息，畏若虎狼。向例地方一役，一年一換，原慮其久經盤踞，爲害滋深。今楊萬榮陸續鑽充十有餘年，訟案纍纍，肆行羅織，其平日之指公誣陷，不問可知。尤其甚者，此次保充，始終並未邀准，乃夤緣鑽刺，志在必得，以駑馬之戀，而爲狡兔之營。移步換形，幾至化身千億，刁猾孰

甚。至今歲糧銀經伊收，已屬專擅，乃去歲糧銀，該册書亦稱經伊催完。查伊自九月朦准，旋即删除，數日之間，詎能完一年之課？初疑册書捏飾，欲予掌責，再三嚴詰，始知歷年來縱有他人應役，一切公務，俱萬榮暗中把持，根深蒂固，幾於滋蔓難除，豈非巨蠹？着先行枷號兩個月，再行發落。其本年差務，係保正楊松寅代辦，隨派隨收，並無欠户。自六月楊萬榮改名楊太之後，經伊接辦，縱有賠墊，亦不准向牌户取償，以示薄罰。現當更換地方之期，着衆牌户赴縣公保妥人着役。不但楊萬榮永遠革除，即王保全、劉文明、劉文德等，亦不准其再充，以昭公允。王保全於一保之事，單身出控，且妄牽已結舊案，亦屬健訟，掌責示儆。楊錫汝、劉尚備、王際盛等控案，延宕日久，伊等亦不願再求伸理，併行縣查銷，取結釋回。此判。

隔里行糧事 道光十二年十月初五日

審得繩池縣民上官棟梁控監生陳士興架訟詐財等情一案。緣棟梁居該縣之北四里仁村，與其叔民魁等，有祖遺地四頃七十畝，坐落南四里地方，在北四里行糧。凡有差務，隨糧支應，由來已久。詎有南四里牌民米振世，以民魁等不在伊里支差，控其有地無糧，經該縣查明原委，斷結在案。事隔數月，棟梁忽稱刑書許天保勒伊指房揭錢七百千，經陳士興過付分肥。振世之控，俱士興架唆所致。由府上控，奉批提訊。旋經生員張平情等，合詞請息。本府恐有捏飾，集訊獲悉各情。查地在某里，自應在某里完糧，隔里過割，未免越畔，然事閱百有餘年，無從追究。況經該縣查照徵册，逐段丈量，並無絲毫欺

隱。既於國課無虧，且差隨糧派，向例最屬公平。其糧既在北四里行徵，則糧重而差亦重。南四里無此糧名，自亦無此差務，有何偏枯？若僅以地糧異處，遽行查改，恐類此者十有二三。紛紛訐控，豈不大擾？米振世無端搆訟，是何居心？乃張平情等曲爲之解，謂恐有倒斃貧民，在其地內，振世等未免代人受累。設有其事，上官氏何能推諉？是又在地而不在糧矣，尚非平情之論。姑以到案悔罪，出具永不滋事甘結，從寬免責。許天保所收錢項，陳士興供係民魁等先人舊債，天保曾爲居間，因其在案候詞，乘便討結，有掣回原約可據。質之該原告，亦無異說，是未可必。第思民魁等被人誣控，理順詞直，何所懼而納賄如此其多？縱有些須，自必已吞復吐。事經處息，姑免窮究可耳。士興架訟，更屬無據，取結釋回。詳司行縣。此判。

以貨抵債事　道光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審得偃師縣客民崔明控監生馬青山强搶貨物等情一案。緣崔明籍隸山西，在該縣開雜貨舖生理，欠青山貨錢十餘千。嗣於道光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歇業。青山欠項，自向理討可也，否即控追亦可也。乃恃其强梁，將所有餘貨，於二十七日擡付地方收存，待其還賬取贖。是何官項，乃欲查封備抵耶？殊屬武斷。迨至成訟，青山謂其自願作抵，因議價不合，暫貯公所。既未定價，仍是崔姓之物，貯公何爲？至所開貨單，青山謂出伊手，崔明自鈐圖記。崔明則稱圖章亦被盜去，貨單係青山謊開，尚多遺漏。青山又稱，二十八日，伊舖尚出錢票，印有圖章，證其未盜。試思時已閉門，豈能出票？況質之得票之王

和順，稱係初十日先期所開。既爲期票，則圖章難保不在青山之手，而貨單不可憑矣。乃該縣仍令照單還貨，其欠項減數歸償。屢斷屢翻，遂控至省。提訊得悉各情。查青山原呈之單，與崔明後開之單，數目懸殊，無憑核定。本府詳察案情，當擡貨之時，崔明既非情願，焉有公單？明係興訟後，青山補開。瞞心昧己，安得不以多爲少？而崔明受人挾制，以暴易暴，又安得不以少爲多？事隔年餘，更復難尋踪跡。酌中定斷，只好從權。青山雖非强搶，亦係霸留，自有應得之咎。與其責處，莫若罰賠。據崔明在縣自估貨價一百八十千，折去半謊，亦值錢九十千。除單內應還之貨，姑算錢五十千，着青山再包四十千，限一月在縣連貨繳領完案。欠項無多，免其坐扣。惟崔明初控藩垣，恐難邀准，冒稱曾遞兩詞，所叙月日，乃係控府之期，實屬朦混。且抄批亦多失實，本應按律究治，姑以鄉愚寬免，再犯併究不貸。取結候詳，馬青山交批差帶回，餘俱開釋。此判。

越訴受責事 道光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審得白雲祥之訟父寃也。以白金受責十五板也，其受責奈何？越訴也。訴者何？金爲李大林、聶黑妮、姚希鰲三人毆傷也。傷重乎？曰不重。揪落辮髮一縷，額顱有抓傷二，左肋有擦傷一爾。其被毆奈何？大林等在社場與娼女戲，而金禁之也。不多口歟？曰：娼女在良婦隊也。與娼女戲則可；在良婦隊與娼女戲則不可。金禁之宜也。被毆而訴亦宜也。何爲越控府也？未控縣歟？曰：控縣在正月二十四日，控府在二月初三日，未及訊而上控，惡其太汲汲焉爾故。曰：越也越之，斯責之爾，烏乎寃？是必

責金而未責毆金者矣。曰：大林等各杖三十，黑妮又以揪髮掌責二十也。重責門毆，薄責越訴，輕與重皆宜也。此而呼寃，該縣不誠寃哉？曰：無傷也，如此寃斷，上臺定加稱賞。嗣後，凡遇此等，該縣總照此寃案斷之。用此斷法，寃之可也。不然幾何而不爲寃斷也。然則何不責雲祥？曰：代父受過，姑以其悔罪而捨之爾，非慮其善呼寃也。娼女者誰？金鳳、喜鳳、張女小翠也。事發而逸，勿任其事定而歸爾。地曰白阜鎮，屬澠池。蓋道光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事也。取結候詳，原被釋回可也。此判。

割掉莖物事　道光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審得宜陽縣民婦張張氏割掉王文耀莖物等情一案。據該縣詳稱：氏夫久故，與王幅保通姦，幅保又通其女。本年正月，女嫁王秋爲室。六月回家，與幅保在房續舊，被王文耀窺破，向人揚說。王張氏恐聞於夫家，謀諸其母，糾幅保毆之泄忿。七月，文耀經過其門，王張氏邀伊進院乘凉。張張氏攜帶屠刀，同幅保捽其仆地。氏先用石塊將伊右臀毆傷，文耀滾落中衣。王張氏以麻繩縛其兩手，文耀轉身辱罵，張張氏即用刀將伊莖物、腎囊全行閹割。文耀喊說要告，張張氏復鉤出其舌，剪去一角。幅保亦用灰將其兩目擦傷，負置所居廟内而逃。詎文耀竟未身死，各傷逐漸平復。經該縣緝獲案犯，驗訊議擬成招。申解到府，本府核其情節，諸多疑竇。夫王張氏之與幅保續姦，斷無啓户宣淫之理，何以使人窺見？文耀既爲鑽穴之謀，焉知不有踰墻之行？況後之延客納凉，固以氏爲釣餌耶？可疑者一。窺破之後，王張氏既憎兹多口，應思有以防之，乃徒以一打泄忿，是欲止沸而加薪也。顯預已極，可疑者二。

只云毆打，何以遽帶屠刀？既帶屠刀，何以又用石塊？豈一手握刃，一手掇石耶？累煞，累煞。且屠刀自何處來？可疑者三。中衣既褪，胯下物自必翹然，被其羞辱，所以計出於割。王張氏以繩縛手，是當仰面時也，一轉身則向下矣。背水之陣，何以奏刀者然？若云轉身向上，豈縛手乃背剪耶？可疑者四。王幅保既允幫毆，且扭結之會，業已攘臂而前，乃半晌間爲此寂寂，僅以點睛之筆，烘作餘波，然乎？否乎？可疑者五。總之，人非有積怨深怒，斷不致狠心辣手，橫加殘酷。且事與下體無干，又何致絶其人道，而施以蠶室之刑哉？然則此案根由，非文耀亦與有姦，而幅保妒之，即窺破之後，文耀挾以求姦，而氏等拒之耳。乃提集人犯，反覆推鞫，由妒姦而問，微特幅保不承，文耀先自白其無桑中之約。由拒姦而問，微特文耀不承，即氏等亦代白其無李下之嫌。異哉此獄！雖使皋陶聽之，不能入其罪矣。隨詰以種種可疑，則稱續姦之頃，因爲時甚暫，僅將房門虚掩，故文耀排闥而入。其毆打原欲虚張聲勢，嚇使勿言。要盟不可，故成於毆。張張氏初未帶刀，迨文耀下體裸露，仰面辱罵，始欲宫之以泄忿。故其女一面縛手，該氏一面取刀。氏夫曾在屠肆傭工，因有此物。幅保原不過勉强助勢，故除擦眼之外，别未動手。剖辨層層，尚屬近理。祇緣招語鶻突，致勞擬議。既有説以處此，本府亦斷不苛以深文。非因文耀未死，案無應抵罪名，姑以葫蘆提了事也。着將原招改正，一干罪名仍依縣擬解勘。此判。

橋船應歸一事　道光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審得洛陽縣民馬輇控宋大韶等朦斷奪地等情一案。緣該縣棘針莊，地濱伊河，設船濟渡，冬則改建浮橋。舊有董宦所捐善地，以備營造之需。康莊地八十五畝，馬輇佃種，歲出租十千。城角村地十八畝，丁臣佃種，歲出租十四千四百。本莊灘地一區，四至臨河，不計畝數，係衆小户零星佃種。置董事一人，總理橋船事務，馬輇先充是役。自道光二年涉訟，改派王學。五年，因船壞不修，該縣復派馬輇經理，橋務仍委之王學。自是橋船分爲兩事，而丁臣地租應歸何用，又未斷明。修船者曰：應歸我也。修橋者亦曰：應歸我也。累年滋訟，批斷兩岐。厥後，橋廢不修，遂專歸馬輇收用。十年冬，宋大韶等募錢三百餘千，將橋重建，並收用丁臣地租。馬輇争之，遂致興訟。夫夏渡以船，冬渡以橋，正加裘葛之代更，不容刻緩。一柄兩操，事多觀望。必致用船而船不具，用橋而橋未成。自應仍歸畫一，以專職守。該縣以馬輇年老不敢承當。而大韶等好義急公，克成善舉，將船橋俱交大韶經管。馬輇新造渡船一隻，着包給價錢一百千。其灘地十塌八九，每年只收租三千餘文，實不敷歲修之用。馬輇租價太廉，念其墾種多年，撥給腴田十畝，永遠爲業。餘俱退出，另行招佃。本年所種秋禾，亦准其收獲十畝。酌理准情，處處周匝，可稱明斷。詎馬輇戀種情深，遽以前詞控府，並將秋禾一概收割，殊屬違抗。一切俱如縣斷完結。至秋禾雖其所種，原斷不甘，自應候本府核示，何得擅專？所有船價一百千，着減去二十千，以示罰賠。馬輇及其孫馬鋪等，俱發縣押交原地。宋大韶等應交之八十千，限半月繳領完案。取結

行縣。此判。

舅告甥事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審得嵩縣民鄭元臣以姊死不明，惡甥毆舅等情上控一案。緣元臣姊嫁於郝元貴爲妻。生子南枝，娶妻陳氏，育有子女。道光八年，南枝因患傷寒，得有痰迷之症。其母憂鬱，亦得胃痛之症，病劇時輒萌短見。本年六月初八日，元貴外出，鄭氏舊病復發，恨說不如早死，經陳氏勸慰稍安，因赴厨下執炊。鄭氏即於房内投繯殞命。元臣投地報官。元貴以因病自縊，具結攔驗。元臣亦無異詞，定於二十四日殯埋。元臣旋赴元貴舖中，冒稱元貴允借錢十五千，舖夥陳九齡如數付給。後經元貴查知，曾向理斥。二十三日，南枝赴塋開壙，元臣嗔其不在靈前守孝，尋往喝責。南枝用言抵觸，元臣向撲。因南枝走避，跌地磕傷偏左。元臣即以被毆訟縣。驗係自磕，將南枝責飭完案。詎元臣竊乘元貴驟頭，由府控省，詞稱伊姊因與陳氏口角，抱忿自盡。陳氏恐其控理，唆南枝持梃將伊毒毆，意欲致死滅口，撫憲因事關倫紀，批發本府提訊。本府以鄭氏夫婦齊眉，兒孫滿眼，家庭之樂，正可娛此暮年。縱有痼疾，何能割捨愛緣，自尋冥路？其致死容有別情。訊之鄰里人等，則稱氏此疾愈發愈重，實有痛不欲生之勢。衆供僉同，問其口角之由，據元臣供：陳氏把持家務，因伊姊爲孫男女買布做鞋，惡其市恩，遷怒子女，痛加責打。伊姊理論，陳氏出言頂撞，伊姊氣忿，曾於五月二十八日哭訴於伊。陳氏則稱買布情真，委無口角之事。再三嚇誘，極口不承，無論事涉疑似，果使屬實，鄭氏既經抱忿，早已輕生，何以又遲旬日？

此旬日中，元臣既未開續有觸忤等情，曩日微嫌，焉知不復歸於好耶？何能據此坐罪。況因病致死，據元貴供吐甚堅。忘其偕老之妻，而庇其不孝之媳，有是情乎？又不待鄰里之代爲剖說也。鄭氏既非抱忿自盡，且當攔驗之後，元臣亦情甘息訟。陳氏復何疑懼，而欲假手於夫，甘心於舅耶？可謂善作截搭文矣。至南枝爲母開壙，並無不合。元臣明係因謊借被責，藉端尋釁。觀其後竊騾赴省，亦復得價自肥。知始終無非因財起見，乃南枝愚戇性成，出言無狀，致以毆尊爲刁告之資，是不特見證孫榮富等曾目擊撲跌情形，豈毆傷之與磕傷，該縣竟懵然不辨哉？元臣誣告重情，合應反坐。然平情而論，鄭氏雖不死於氣，而陳氏失於堤防，則咎無可逭也。元臣雖非傷於毆，而南枝敢於冒犯，則罪無可辭也。本應重究，業經該縣責懲，姑免重科。嚴加訓飭，以儆將來。元臣控出有因，免其置議。騾價十六千，與前借十五千，均免追還，以全戚誼。兩造釋回，取結候詳。此判。

爭灘地事　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審得嵩縣關玉清、關炳南控爭灘地一區，西南、西北兩面臨河，東面至路，三尖如人字形。玉清父關得祿所呈文契，四至不符，固不足據。即關炳南所呈文契，四至雖符，但此段係附於別段契尾，另行提寫，未蓋印信，焉知非事後添註？設此時另有控爭處所，儘可再添一段，是豈可以爲據耶？況契首註明坡地，此係水田，尤不相涉。該縣照此屢行勘丈，不特無事自擾，適足爲炳南藉口之資。自應斷爲官荒，招佃徵租。該縣以得祿自嘉慶二十一年墾種至今，費有工本，准其領種。每畝徵租二百，計地十五

畝，每年徵租三千。惟有累年應追花利，除繳過八千外，尚欠三十四千，疊奉藩憲飭追。得禄無力完納，自請退佃。該縣另招佃户閻祥等領種。查舊租既不能豁免，得禄無地可種，更難措繳。雖日事敲朴，公項仍歸無着。着仍交得禄父子領種，每畝增租三百，每年計增租四千五百，帶還舊欠，攤至七年以外，可以全完。嗣後，仍照每畝二百起租，以符常價。至該地南鄰炳南所買魏姓之地，據稱河向南徙，將地坍入北岸數畝，現與該地毗連。查所買魏姓之地，並無畝數，憑何丈撥？着於河心栽立界石，以免日久再行侵越可也。其所呈坡地原契，載有榆樹園地一段，應收執管業，着先行發回，由縣給領。取結候詳。此判。

失火事 道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審得嵩縣民何聚控張振東等放火慘燒等情一案。緣何聚與其妻及子女三人，同住草房一間，四無居鄰。本年正月十七日夜，因竈火未燼，災及居廬，並燒傷伊幼子，越日身死。其當夜聞呼往救者，張磨子、張根子也。隔日聞報往勘者，范顯林也。俱未聞有放火之事，詎何聚在縣，忽以此指控黃十。夫十與聚素無仇隙，而聚一貧澈骨，又無可圖之財，何所利而爲此？且十先於十六日出外探親，某日見某人，某日宿某家，歷歷有據。聚以誣告，僅予杖枷，幸已。乃事隔數月，又以前詞控張振東等於府。謂振東見伊賣猪一口，得錢數千，日間訛借未遂，糾伊素有訟嫌之張自太，塗面執械，乘夜縱火。屢於本府出入時，攀輿哀訴，似有奇寃。姑提訊以察虛實，及閱縣卷，始駭其先有黃十一狀也。夫放火何事，

豈容屢易其人？核其情節，亦與府詞互異，不待訊而已知其虛。姑問賊既塗面，何以知爲振東？則稱辨其聲音，識其服色，並有如不給錢，定行放火之語，是其爲振東確矣。然則何以告黃十？則稱誤聽張自太弟張自樂之言。夫既有所見，何致惑於所聞？其爲本無所見可知，其爲並無所聞又可知。況張磨子等俱伊詞證，據供毫無影響，是其藉端訛賴，執途人而告之，姑打一求財卦耳。欲焰燔燒，亦大有燎原之勢。使竟如其所願，是祝融、回禄利市，轉勝於財星，理法何在？且據自太供稱，伊妻夙性昏惰，不能持家，數年間屢致焚如之禍。其前次失火，曾於劉前縣案下將伊誣告。此係何等罪名，乃信口開合，竟以誣告爲慣技耶？殊屬可惡。何聚着鎖項發批差帶回，交該縣照例治以應得之罪。否則，嚴行管束，勿聽再出滋事。其妻子一併解回，餘俱開釋。取結行縣。此判。

收管軍犯事　道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審得永寧縣民金廷瑤等控差役孫謙德朦斷壞規等情一案。緣該縣到配軍犯，舊規交河南、宏農兩衛收管。衛户貼軍頭錢七千二百文，半爲看管之費，半爲軍犯飯食之資。因派軍頭代領，現在軍頭魯吉名下，實收管軍犯六人可據。本年八月間，軍犯欒兆奎到配，傳兩衛屯長金廷瑤等八人具領。廷瑤等給軍頭錢如額，旋飭魯吉具領。嗣因差役得費，屯長李大田不願認攤，同衆索退，而回稟未晰，混爲津貼軍頭之項。該縣惡其反覆，令魯吉退錢三千六百文，將軍犯仍發該屯長等承領。金廷瑤等遂以前詞控府，提訊得悉一切。查衛户身居農畝，而軍犯名隸官司。既不便使衛户常寓城中，更不可將軍犯領歸里下。

況軍犯率皆不法之徒，又豈鄉愚所能管束？觀欒兆魁自該屯長等收領之後，未踰兩月，即已免脫，是其明證。舊規衛户出資，軍頭領犯，實爲公私兩益。嗣後，着永遠遵行，不得擅改。孫謙德業將差費全行退還，尚知畏法，姑免責革，以觀後效。金廷瑶、劉忠漢在府守詞，其疎脫軍犯之咎，於彼無涉，該縣自向別屯長查究可也。原被開釋，取結行縣。此判。

爭灘地事 道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審得孟津縣民任錦芳等控王邦安等强佔灘地等情一案。緣任錦芳等所居邢院村，其西北爲堡子村，即王邦安等所居。中隔大河，各有臨河灘地。屬堡子村者，名堡子灘；屬邢院村者，名邢院灘。邢院村西，舊又有河心灘地一區，於乾隆五十三年報塌豁租。道光十一年，堡子村南陸續淤出新灘一段，亦在河心，經王邦安等開墾成地，計三頃七十餘畝，名小南灘。任錦芳等謂係伊村舊塌之地，率人認種，以致成訟。該縣訊無確據，令王邦安等各就所墾畝數，領地認租。任錦芳、任時中、丁世忠三户，亦各墾地十三畝，如數撥給完案。詎任錦芳等心懷不甘，迭以前詞由府控省。並稱所報灘租，借堡子灘暗滋影射，請一併丈量。如地浮於租，則此灘應歸伊有。經本府遵批委員丈明，提案親鞫。查伊村所没舊灘，四面臨河，茫無定誌。現在新漲之灘，既在堡子村南，即在邢院村西，其方向雖不甚相遠。然河面寬闊，迤左迤右，動逾數里之遥，安保其即爲原處滄桑小變？殊難問諸水濱也。自應照官灘之例，何人開墾，即給何人耕種。乃任錦芳等謂東坍西漲，理應撥補。此指未豁租者而言。既寬其徵，何以復償其

地？至堡子灘，現已丈明，地租相符，與此灘毫無牽混。即有其弊，亦不過照例升租。物各有主，何以便屬他人。設此灘爲任姓開墾，而王邦安等妄起爭端，亦當將伊邢院灘逐加勘丈，以憑予奪乎？執此爲詞，尤屬無理取鬧。任錦芳等逞刁瀆控，本應嚴懲，姑以節近新年，宜布履端之慶。從寬各予掌責釋回，一切均依原斷完結。詳司行縣。此判。

跋

夫世之言治者，亦曰勤政愛民矣。不知摻切以爲勤，則政盛；政盛者，治難。姑息以爲愛，則民玩；民玩者，治愈難。案牘日勞，獄訟不息。猶治絲而益棼其緒，摻刀而自挫其刃也。然則如何而可？曰：傳有之，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若是者，其惟吾師夢韶先生之治東都乎？先生以名翰林，來守斯郡，表正率屬，察吏安民，風氣蒸蒸於茲四年矣。而於折獄，尤兢兢焉。夫獄之積也，患於察識之不真、判決之不當，而又無至誠不欺之德以格之，愷悌慈祥之氣以聯之。以故民不威服，而訟日滋。先生則斷之以精心，辨其情僞，灼其是非。或數任之案，折以片言。或數年之寃，雪於一旦。其明察有如此者。且布之以實心，開其肫誠，消其虛誕。或素黠之徒，忽吐其實；或難白之隱，亦輸其真。其忠信有如此者。至若虛心以鞫其訟之由，平心以定其法之允。或權以可矜，薄其罰而不爲寬；或予以自新，赦其罪而不爲縱。其慈惠有如此者。蓋先生以是爲勤政愛民之本，而折獄特其分見者也。故能案無留牘，庭可張羅。神君父母之稱，翕然四境。四年中，所結之案，不可數計。然每案必有判，積以成帙，同門争録甚煩，爰請付諸剞劂，而命懿書於後。懿不敏，日親承提命，不能步趨萬一，又何敢贊一辭！雖然，謹述懿之所受教，與所親炙者，知勤政愛民一本於明察忠信慈惠。固大異於摻切姑息之爲之也。至於斷制謹嚴，議論精卓，則出於三傳，而參以遷史，馳驟乎韓柳歐蘇。雖官閣燈餘，信筆所至，無體不備，是又以經濟爲文章，而相傳於不朽者也。有心吏治者，人奉一編也可；有志讀書者，即家置一編也可。壬辰孟冬受業門人平遥馬懿謹跋

跋

判之始，見唐選舉志，試身言書判是也。唐人集中多載之，其體駢四儷六，雕斲對偶，鮮有散體者。伏讀是册，散整悉賅，有邁於古。辨疑析理，則層出如剖籜。決獄定讞，則簡括如截鐵。仁言之，則春風一座；法言之，則秋霜滿林。可爲無枉不伸，無微不燭。能使讀者畏威懷德，而咸頌神明。不特治譜所資，實亦經濟文章中鉅筆也。奉爲金鑑，冀從事於斯，而竊愧莫逮焉爾。受業施熙謹跋

跋

太史公夢韶先生守洛之四年，政平訟理，民用和樂。所屬之以吏事學者，請刊判語爲津逮。先生志無訟之訓，雅弗以聽訟自賢而辭之，又重違嗜學者之志也，乃命就牘鈔付梓人。既竣事，中因得請而觀之，用敢綴言簡末。夫明刑者所以弼教也。拘墟之士，僅能以無廢事爲職，而武健者，又或恃其擊斷，喜於得情。刑之未平，教於何有？先生以名翰林直史館者十餘年。高文典册，一時稱大手筆。吏治民生，久於載籍間得其要領。故爲治絜古宜今，無不推行而盡利。即一訟之細，亦必精心研究，期無枉縱。獄既具，則必惻然述其致罪之由，毅然示以弊罪之故。又復瞿然悚以罹罪之苦，欣然誘以遠罪之樂。故一獄之讞，無慮數千百言剖決焉，誥誡焉。諄諄乎，若父兄之訓子弟者。然是寓教於刑之中，其刑也，皆其教也。下車迄今，四閱寒暑矣。民之譸張爲幻者，視昔宜什之二三焉。史稱趙延壽、張栻之治郡民，不願終訟。蓋濡染之深，古今一致耳。中以書生，參記室名。法非所習，特於伏誦之餘，有以識先生用心之深且厚也。略抒鄙見，以誌嚮往之忱。世之覽者，用以覘先生之吏治可也。藉以讀先生之文章，亦無不可也。癸巳孟夏荆南晴皐胡致中謹跋

跋

余與夢韶少共筆硯。夢韶早掇巍科，由翰林出守大郡。而余尚赴公車，升沈顯晦固由數之不齊，抑亦學之不逮也。夢韶天姿超軼，自揔角時，摻筆爲文，踔厲風發，已具不可一世之概。每一茢出，同舍生莫不斂手讓之。迨通藉後，涂之以涵養，參之以閱歷。故其識愈進，而其文亦愈工。癸己余訪之於洛陽官舍，適所屬諸君子刊其判獄之詞，將以問世。余借而讀之，其斷制平允固已，而叙次井井，則以事之原委，爲文之波折，因方成圭，遇圓成璧，所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者歟。嗟乎！夢韶之所造如此，而余尚抱帖括以求合於有司之尺度，而未知入格否也。撫今追昔，能勿慨然。癸巳榴月外兄邊珏書後